笠泽文丛
li ze wen cong

zuo kan yun qi

坐看云起

陈林春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笠泽文丛
li ze wen cong

坐看云起

zuo kan
yun qi

陈林春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坐看云起 / 陈林春著. -- 济南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10
（笠泽文丛）
ISBN 978-7-5474-0509-3

Ⅰ. ①坐… Ⅱ. ①陈…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0274 号

责任编辑 吴 兵 郭珊珊
装帧设计 刘中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東畫報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
网 址 http://www.hbs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吴江市同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0×210 毫米
53.5 印张 12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0 元（全十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质量室联系调换。

总序

范小青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按年龄划分，会有许多不同的阶段，比如从少年到青年的这个阶段，那肯定是人生比较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更是一个成人的过程，是一个质变的飞跃的过程。一个于世事懵懂浑然的孩童，渐渐地打开了心灵的门窗，开始了人生之旅。

我很有幸，我的这个阶段，是在吴江渡过的。

几十年过去了，吴江始终在我心里最柔弱、最敏感、最深切的那个地方存在着，吴江又始终是我最为骄傲的故乡。

吴江是一个润的地方，滋润，湿润，丰润；吴江又是一个厚的地方，厚德，厚文，厚道。润的氛围，厚的环境，对于每一个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着的孩子来说，那是多么的可贵和重要。

有了润，有了厚，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柔软而持重。一个内心柔软的人，就像海绵，易于吸水，不易枯竭；一个精神持重的人，不易随波逐流，不易东张西望，不易轻言放弃。

这是文人必具的品格。

这片润而且厚的土地上，曾经生活和孕育了无数的文人名人，他们就在吴江的每一个古镇，每一条小街，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角落，酝酿出无数的篇章。于是，千百年来，吴江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道德文章滋养，都被名人气质浸透，文化的养料，又薰陶着这里的每一方蓝天。与此同时的千百年，吴江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方天空，又将它们吸纳的这些气息经久不衰地散发开来，弥漫开来，让它们布满在吴江的土壤和空气中。这样的生生不息，吴江，便成为处处燎原的发源地了。在史册的每一页，我们都能看见有浓浓的文化烟火从这里升腾起来，在过往的每一天，我们都能感觉故人的精神气在这里行走，给我们这些后来人，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吴江就是我们今天的精神家园，就是我们心灵翱翔的自由天空，就是我们心愿中的最好的去处。

于是，作为文化和文学的沃土，吴江有着足够的阳光、养料和水，又有着像勤劳的农夫一样的写作者，一年又一年，一代接一代，写作，写作。今天，他们又奉出笠泽文丛十本散文集到我们面前，这是他们辛勤耕耘的硕果，是他们承传和光大的答卷，是他们为吴江这幅润而厚的画卷增添的全新的一笔。

曾经的大片的桑地，曾经的纵横交错的河流，曾经的油菜花、紫云英，曾经的老宅深院和古井石桥，不知今日安在否？

它们一定还在的。如果它们不再存在在那片土地上，它们一定在笠泽文丛中。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

代序

简 雄

散文一脉，上下数千年，蔚为大观。

无论抒发性灵或议论风生，也无论慷慨激昂或闲云野鹤，虽形似信马由缰，却总不脱发乎情，止乎理，神不散。但要做到神不散，需要的是“气”，气脉贯通，神思就如行云流水，有张有弛，笔端真情，见诸文字，必好文无疑。所以刘勰要鼓吹他的所谓“文之枢纽”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

其实在我看来，文论虽作文高深，却和写文章好像是两码事。世道多变，圣人有时也不被当回事儿。至于天地经纬，文采风骚，则与写作者的个人阅历和性格大有关系。所谓“人生就是修行”，大到宇宙洪荒，小到柴米油盐，要说清楚还真不容易。所以王韬要感慨：“从来理有不能知，事有不必然，情有不容已。”说白了就是，作文的最高境界固然是表达真情，但除非纯粹属于“自娱自乐”，否则“卖文为生”或是“规定动作”多了去，就得时时顾忌“社会角色”可能造成的影响，下笔如有“绳”，真情就大打折扣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抒发真情当作写作追求的境界，写自己所见、所思、所经历、所感悟，确实应该成为所有写作者的“修行”

之道。

与林春兄相识至少有二十年了。虽在同一个城市，但毕竟相距要二十多公里，平日里各自为生计奔忙，见面不多。也就是出了书互相寄赠一本，逢到年节互相短信问候一声而已。1994年他赠我杂文集《酸菜集》，2002年后又连续赠我散文集《草庐煮梦》《草庐铸剑》。2010年末，他将近年所作取名《坐看云起》，压缩文本“妹儿”过来，命我一读并为之序。

林春的人生经历和我大相径庭。他出生在农村，当过兵，又在企业经过商，从过“政”，现在还是媒体同行，差不多把“士农工商”一网打尽。这样的人生阅历，仅就写作题材而言，已是吾辈所无法企及的。当年做报纸编辑读他的杂文时，就感受了他敏锐犀利的文风和析义辨理的能力。后来，他在江南温山软水中开始“煮梦”，但仍不忘“铸剑”，文字中透露出无法改变的军人气质，且看这“五山之精，六气之英”、“断金切玉，威动三军”的气势，是所谓“苏州才子”身体里缺少的经络。

不过，林春的文字中同样流露出传统士子“立言”的本份，只是这种感情蕴藏在“仗剑行吟”的军人气势里。这本《坐看云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想从云中看到一种美丽，看到一种悠闲，看到一种自由。”名似淡定，说宇宙五行，说人生命运，甚至还有了点禅意。但“赋”的形式，本身给人一种排山倒海式的华丽，尤其是他选择的行走“写意”题材，秉承了《草庐铸剑》中在黄河壶口听到“吼吼之声”时的状态，《为中原诸地题跋》《重回大别山》《烟雨骋怀大峡谷》，节奏声律中仿佛仍然激荡着三尺剑的光影。

或许和他早过知天命的年纪有关吧，“坐看云起时”，更多了许多儿女情长。读《清明约定》我才知道，1979年发生在中国南部边境的那场战争，他的战友“三天”长眠在那里。年年清明，活着的都要大醉一会、痛哭一场。这是经历过生死与共的人才有的感情啊！

林春的儿子从事特殊行业工作，2007年林春夫妇一同和儿子在异国度过了春节。这组日记体的《文莱的风情与感念》，让我对这个有点陌生的国家充满好奇。《野菊亦能寿》是儿子给父亲祝寿互相唱和的随记，这应该是盛唐时的普通人家才有的雅趣。当时远在北京的子诗云："家尊今日寿，儿在幽州台。台下生春草，江南尽腊梅。四时岂知老，两地且衔杯。都是陈家子，咸非郭子隗。古人今已矣，来者何愁哉。岁岁香雪海，有无仙鹤来？"父亲和韵而歌："野菊亦能寿，何必饮高台？一窗耀春阳，三弄听疏梅。日行中天际，水斟葡萄杯。生命留屐痕，平凡仰郭隗。岁月无已矣，子孙可壮哉。河上飞白鹭，胜是仙鹤来。"

可见林春的旧学功底也是了得。

以上是我读林春新书《坐看云起》时的零碎感言，权充为序，求教于方家。

2011年元旦于苏州

（简雄，本名张建雄，现任《苏州日报》总编辑）

自序

八年没出书，现在有机会，再弄一本，就叫《坐看云起》。友人说，这书名有意境。本是随便一说，既如此也不改了。

八年没出书，大多时间在忙新闻。忙新闻中也写了一些东西，不怎么好，只是数量还不少。出一本出不光，出多了，没钱。（这让人揣测名家出的“全集”可能也并不全）。

其实并不看中出书，因为不是名人，作品也不是名作。

忙新闻的时候的确很忙，但忙的时候反而写了不少东西。现在不忙新闻了，也不忙了，却写得少了。人是有惰性的，并没压力就不出油。不出油，干什么呢？坐看云起啊！（现在高楼林立，真的能看到云的天空也少了几大片，还得有闲，还得会些情调，还得有些耐心屁股坐得住，众缘合和才能产生出一个“坐看云起”，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这厮千年前没事，“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在终南山里瞎转悠，转得水穷山尽，还看云！他哪能想到，他这一转悠，一看云，千年前便为我起了一个好书名，还“有意境”来着。我也不谢他，因为谢了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要版权，因为他“中岁颇好道”，好道者不好版权。（维摩说了一部经，是为在家居士讲的一部大经，叫《维摩诘所说经》，维摩居士是坐在

家里讲的，人家也并没有天天到山中瞎转悠，可见道这个东西并不是走着走着才碰巧遇到的，坐着也有。也不是非得名维字摩诘才可以得到的，名字叫得很俗气的如龙女、善财什么的，也可以得道。）

终南山是个好地方，可是我至今没去过。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水穷，什么时候云起，云是怎样起来的，云起来又是怎样的，与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区别，又怎样看那云，看了那云又怎样？王维没说，他反而“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好像不看云了，与林中一个老头子谈笑了，还“无还期”，可能至今还在终南山里谈笑哪！（现在终南山还有很多的修密法的、修苦行的，他们与林叟不一样，躲着人不愿意说话，好像一开口道就跑了似的。）

他不看云我在看，虽然不在终南山，看的也不是大唐风云，而是现代风云。（现在的云与大唐的云无几多不同？僧肇写了“物不迁论”，认为物相这东西的变化都是假相，表面上周流不停，而真相却是没有动过，当然他说的动和不动的参照物是指的明心见性的那个心，我们凡人的心不可以当作参照物的。）

云，好像有13种意思。但它的第一义，还是《说文》上说的山川气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上说的地气上为云之云也。可我看的云，一时说不清是什么云，或者说什么云都看的。

按照科学的说法，云，是停留在大气层上的水滴或冰晶胶体的集合体，是地球上庞大的水循环的有形的结果。太阳照在地球的表面，水蒸发形成水蒸气，一旦水汽饱和，水分子就会聚集在空气中的微尘（凝结核）周围，由此产生的水滴或冰晶将阳光散射到各个方向，这就产生了云的外观。（云，不管是阴云密布，还是片云点苍，其实质都是水蒸汽，冰也好、水也好、雨也好、雪也好、汽也好，他们的基本单元是一致的，就是H_2O。）

这是自然界的云。我很喜欢这种云。它除了能够呼风唤雨、黑云压城之外，还能够弄出彩虹，弄出海市蜃楼，更能够给人一个美好、

清爽的心境，给人一种美好而广阔的想象空间。天人合一，能合起来，那么就是享受。（观景伤情，听涛亢奋，可见“心随物转”，心物本是一元，大乘中人有的能做到心能转物，不随境迁，多难。）

晴天丽日，乘坐飞机，从云层上部看云，那可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云了。棉山朵朵，洁白无暇，晶莹剔透，如山峰浮沉，似骏马扬鬃，悬而不坠，寂而不孤，阳光照射在上面，泛起的是金光、银光抑或佛光，不得而知！似实而虚，亦仙亦幻，让人无法形容它的美丽与自在！直想从机舱里跳出，随便站到一朵白云上，更想就此化作一朵白云，随风而飘，随气而浮，随光而灿，遨游八极，俯瞰山川，感受三界冷暖，享受五行清风，腾云驾雾，当一回神仙！可是，遗憾的是，云间千里穿行，白云千片万朵，始终没有见到一个神仙站在云头！白云千载空悠悠，真是一个空悠悠！不空而又能悠悠的却是我的心境，随云而清，见云而美，一场心灵与白云的对话，竟然不著一字，不出一声！吾心安处即吾家，白云真的能成为我心灵的家；禅心禅意，胜却与林叟谈笑！王维一辈子没有坐过飞机，我真替他遗憾，他没能看到数千米高空的云彩，他只看到没水处的云！（同是一片云，在其中穿行时你觉得那是迷雾，在顶位上朝下看时你觉得那是莲花，从下面往上看云彩的底时你觉得那是棉絮。观察，总是取决于角度。做神仙看事物，大概是要全方位的。）

人不能生活在半空中，机翼下的云总是不能天天看到，而天天看到的还是我们眼前的云，有时清朗，有时流彩，有时浑恶，有时惨淡，偶尔雅，大多俗（熟能生巧，也能生厌）。

能在浑恶时心地清朗，能在惨淡处心地流彩，能在俗时心地雅洁，禅心禅意时时焕发，便是没有辜负坐一回飞机，没有辜负机翼下那片片白云，人也便能生出一种境界（看来坐飞机比坐禅强）。

喜欢看云的，其实不止王维，也不止我。上百度一勾，有无数古诗词为证，那都是古人看云时写的。云之形，云之貌，云之骨，

云之神，云之韵，云之善，云之恶，云之翻天覆地，云之深得人心，云之纵横舒卷，云之缱绻缠绵，云之高古清雅，云之怙恶不俊……几乎都给写遍了，任尔今人，才高八斗，奇思妙想，也难写得出其右也。虽然如此，我还是喜欢看云，因为我之看云不是为了写诗填词作赋，我看的是云中之云，云外之云，常常把时事风云、人生风云看作自然风云，也有极尽变幻、时卷时舒之状，而且怀着禅心，看出禅意（禅，不立文字。有说皆妄。佛祖拈花，迦叶微笑，无有一字可说，印心之法。能说得，皆未得）。

至今我没有去研究王维和那些古人是带着什么心境去坐看云起的，难道就是为了写诗？我却知道，现在很多人看云是为了指点江山，挥洒风云，咤叱风云，是想伟大一回，是想英雄一回，至少也是想在自己的仕途经济中弄出个不同凡响，惊世不俗。但是，我看云，却不是为了这些。我看云，就是想从云中看到一种美丽，看到一种悠闲，看到一种自由。除此之外，我就是想看清云，看懂云，能够感知云的脉动和云带给人们的希望。

改革开放后，包括这八年，我们的天空云开日出，我们的山川云蒸霞蔚，我们的社会云蒸潮涌，我们的经济云龙风虎，我们的事业云程发轫，我们的生活云布雨施，我们的人才云起龙骧……这一切，对比以前，仿佛云树遥隔，有着云泥之别；这一切，都激发出对未来月地云阶般的美好憧憬和云霓之望；这一切，都让我坐看云起时看出一种爽朗心境和云奔之涌般的人生激情。这一切，我都看清了，看懂了：这是时代的造化，岁月的恩赐，人性的复苏，正道的回归。

可惜的是，我还有看不清的云，看不懂的云。比如，改革改得到处生虫，买房把百姓口袋掏空，上学把六老逼疯，看病把自己提前送终——我真的看不清，看不懂这是什么云，下的什么雨了？（出世、入世之法本无分别，有分别者皆妄心。逻辑学告诉我们，以二元论的眼光看事物，总是对立而有的，比如好与坏、强与弱、大与小，

如果拿掉任何一面，另一面都不能单独成立，知道这就是原本的样子，心里会好受些。）

看不清、看不懂的事实在多了去了。经常有人给我传来一些半云半雨的文字，我觉得可以证实关于我的看不清、看不懂的观点的无比正确，本来真想引用一些，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不是因为有什么担忧，而是因为不愿意让那些固然反映世情却又带点“愤青”色彩、痛快于一时却无济于一事的网络讽刺与幽默，占去我有限的页面，把序弄成“絮”。但是，如果不昧着良心，不人云亦云于主流意识，十三亿人不肯去怀“同一个梦想”，还敢在私底下悄悄哼唧出第二个声音、第三个声音，相信看到那样的文字，有时也会像看到机翼下的白云一样，神清气朗的同时，会发一声会心的笑。（现实是用来感受的，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搞懂的对象，只怕再活上个八万四千“劫”都难！）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看不清、看不懂，其实不要紧，就像云一样，时而佳，时而画，时而晦，时而明，时而高，时而下，没有一点眼力与智慧，要想看清、看懂，不容易。看不清、看不懂，说明眼力与智慧还有相当的差距，关键是要想得通。想得通的意思就是，看不清、看不懂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现象，要怪就怪自己眼力不济、智慧不大；要怪就怪云的变化太多。云，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生现象。“聚散虚空去复还，野人闲处倚筇看。不知身是无根物，蔽月遮星作万端。”云，不是简单的从雨从云，不是简单的山川之气抑或地气，云，里面充满玄机与哲学，就像参禅，禅意高深艰涩，随随便便就参透了，那就不是真正的禅了。（即心即物，心物一元，这句话可以不可以用在世事上这么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呢？禅不离事事不离禅，禅不离物物不离禅，禅就是普遍的随意的，天天与我们在一起，天天与云卷云舒在一起。哪有一个不依赖事理而独立

存在的禅呢？老子那么高深的人都说道那个东西“持之不得”，说明道那个东西不是像夜总会的小姐一样可以排队指着点的！）

终于，我从云中云外，看到了云中白鹤，看到了一种豁达，一种通变，一种权宜，更看到了一种禅意，一种天地大智慧，心里出来一种淡定。“舒卷意何穷，萦流复带空。有形不累物，无迹去随风。莫怪长相逐，飘然与我同。”忽然觉得我也化作了云，看看有形，摸摸无迹，随意舒卷，飘飘忽忽，空而实在，空而自在，无比自由。“有物谓浮云，世人皆逐之。”浮云是高洁的，世人竟那么可鄙！此时的我，连陆机的《浮云赋》都不要读了！（有而若虚，无而现形，最高深的道就在这个里面，是为不可思、不可议，虽知其妄而权且说之。）

2010年12月15日

（文中括号内文字为朱根华先生的点评）

目　录

1　总序 / 范小青
3　代序 / 简　雄
6　自序

第一辑　入云深处亦沾衣

003　乙酉冬日杂感
007　“多”“少”咏叹调
032　木命杂说及其养生
045　岁月赋
048　窗台上的生命之歌
051　清明约定
054　血地情怀
056　我们家的天然蔬菜园
059　野菊亦能寿，何必饮高台？
062　油菜花黄了
065　也听西江月
068　一路见佛
070　走进一回舟舟的心灵

074 “能有鱼就不错了”
077 今朝有酒我不醉
079 阳台虽小梦境长
083 “喜儿“走了

第二辑 带雨云埋一半山
089 为中原诸地诸景题跋
095 重回大别山
108 武侯祠里海棠春
112 十里酒城千里香
115 无垠竹海无垠天
119 雁荡山萦情
122 烟雨骋怀大峡谷
124 溪口小镇
127 想起了普陀山
131 近望金门

第三辑 云散天边落照和
135 文莱的风情与感念

168 后记

第一辑
入云深处亦沾衣

乙酉冬日杂感

A 这个冬日的脚步来得太迟了，出门的时候一片黄叶飘到脚下，抬头一看，原本应当早就掉光的树叶还是一树的鹅黄，懵懂中以为还是秋！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现在的时序好像不似从前。气候变暖，千万年不化的南极冰山都已化了一座。北方的冷空气千呼万唤总是来也不来，许多不该开的花卉还在不减争奇斗艳的风采……让人好生歆羡得紧：人生之冬也是脚步迟迟，一直滞留在秋，多好啊！

进得办公室来，偌大空旷；打开电脑，敲击键盘，虽然壶中茶香氤氲，却冷不防时有寒意来袭，于是想起天气预报曾说今天有强冷空气下得江南——冬还是来了。

这天是周六。

B 键盘敲击出一点韵律，韵律中生出山水的意象。

平生好山好水，虽然算不得仁者智者。山的不老，水的不竭，总是在心中巍峨、在心中流转。

山爱天都，亦爱东岳、西岳。曾经问险，褰衣奋裳，拄杖攀援之间，人也变得坚毅挺拔。独立孤峰峭壁之上，轻风习习，云翳豁开，

天地极目，一览皆小，顿觉胸无块垒，沙尘尽去，生命似乎也融入到了山岩里面，再也不会消失。

水喜黄淮，亦喜壶口。曾驾一叶小舟，徜徉于淮水之上，仿佛苏子纵一苇之所如，虽无酒肴，魂魄不禁与苏子同在，化入河水之中，并从此常有月出于东山之上的期冀。面对壶口，直感到一种生命的气势，汹涌澎湃中有着无限的生命如同雷鸣电闪的合唱；这种气势从壶口带回，从“壶口”灌注到人生的躯体，曾经渺小的灵魂便有了不竭的涌动。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智者，乐山乐水者何也？

青山不老，江河不尽，而人生易老，生命易枯。将自己的灵魂埋入大山的怀抱、融入江河的肚腹，用澄彻的灵魂面对山水抚弄心曲，人生庶几可以不老不竭矣！

C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天命是什么？

十年弹指一挥。如果去翻开十年前的像册，我们就会发现这十年已在我们的生命履程里留下风霜印记，或深或浅。当年三十、四十的风华正茂，已经被岁月进行了有棱有角的打磨雕刻，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发问“天命到底是什么？”或许这个答案尚未找到，又行色匆匆地启动了“奔六”“奔七”的脚步。

中国有着很多的哲学，吾独独有情于老庄。“道可道，非常道。”生命是一种道，天命亦何尝不是一种道。老子骑青牛入函谷关，而著五千言，洞彻天地万象；庄周化蝶，飞舞于宇宙表里，妙解人生真谛。人生天地宇宙之间，其实也只是万象的一种，生生死死，得得失失，升升降降，进进退退，轰轰烈烈，平平淡淡，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今日高官马蹄生风，明日致仕门庭冷落，都是“自然”之道，就像朝明夕晦，花开花落，潮涨潮落，任何意志、包括天地

都不能违拗“自然”的法则。

于是，天命，其实就是一种奔向老境的驿站。在这个驿站里，盘点一下天命的过去，预期一下天命以后的里程；掸一下身上的征尘，洗一下衣上的酒痕，换一口吸了五十年的氧气，加一点油，向老境进发。

D 再过十年二十年，当我们还在猜测与理解天命为何物之时，年龄的老境便在我们并不期待中而至了，我们又要启动自己的智慧，来琢磨老境到底是为何物了。这个时候，有人会戚戚于一生无为，有人会惨惨于当年没有厚德载物，用两指之力助人为乐，有人会凄凄于运交华盖所求不果，有人会忌恨别人有眼无珠埋灭明珠……所思所想，庶几皆可从天命前的所作所为中找到琐碎的佐证。于是，天命是人生的转折点，天命前的岁月往往忘乎所以，天命后的岁月往往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后悔。然而，自然的法则早已确定，一维的定势容不得后悔，后悔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欲使老境来临之时，没有后悔的产生，必得在天命之前把易致后悔的行为全部打住。这样，老境才能从容、才能雅致。

卢梭是可爱的，但他的忏悔是无奈的。

E 以前，我对老境的想念是简单的，只是想在鸟语花香、流水淙淙的山林之中，结上一个草庐，垒上一只火炉，煮煮茶，煮煮药，煮煮梦，在茶香药香梦香袅袅之中，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听梅花三弄、春江月夜，打打拳，舞舞剑，拂拭红尘，流连人生。后来，我找到这个梦中的实地，那就是滕兄的生态科技园，竹舍茅棚，曲水萦绕，苍翠生风，俨然就是为我所构，虽然没有山，但顺着那“成立、成功、成长、成熟、成就”五座桥梁杂沓而行，移步换景之间

便是一种人生老境的叠现。那一次同学相聚于斯，实在就是一次向天命的集体告别，就是一次人生老境的实际预演。或许人们还没有体悟到这一点，但我相信这种体悟迟早会叩击心灵。当人们激流勇退赋闲在家之后，当人们失去天命前后的既有之后，当人们不断梳理稀疏的华发之时，一句话，当人们开始猜测老境到底为何物之时，就会想到这里的竹棚、桔园、钓池……

澄彻的老境是空旷的，是充满绿意的，是经过过滤的，复姓“自然”。

F 十年易过，人生易过。真正不老的东西只有天地日月、青山绿水，而存在于人们意象世界的不老就是精神臻于化境的人生老境。值此同学毕业十周年之际，本人衔命写篇纪念文章，虽为有幸，但也不易。同学中的“老字号”大忠对我说，同学一场是不易的，什么都可以失去，同学的友谊不能失去。我听了，有点感动，诚哉斯言啊！但是，我得补充一句，除了友谊不能失去或云老去外，同学们的精神同样不能老去！于是，有了以上两千言的杂感，算是献给29位同学的珍言，起一个纪念的作用。

2005年12月3日星期六，本文为93届中央党校吴江函授班同学十周年纪念册《书窗记忆》序。

“多”“少”咏叹调

多与少，庶几为一个数字概念，但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数字概念。

多，能见世相，少，能证变迁。30年改革开放，又有多少的“多”与“少”可作咏叹？

大至社会，这种情况，不啻千万；小到家室，这种多少，亦是触目可见。

人生三梦圆2.5

本来是一句闲言，现在想来也挺恰当。

说到家庭的发展，人生的梦幻，内人说我有三梦，一是用上电脑，二是开上车子，三是住上别墅。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三梦原算不得什么。电脑现在哪里没有？办公都无纸化了，许多人都得了电脑职业病，我也有了“颈椎病”，2.0的眼睛变得昏花不清，还经常疼痛；开上轿车，现在已是车多为患，道路不够用，人行道都挤掉了，有人常嫌领导没眼光，没规划好，停车的地方也没有，还不断让人划，撬牌照；别墅更是不用说了，动作快的，早些年买了地，造得那叫堂皇，一片一片又一片，新开发的连排也是山门重叠次第开。电脑多，车多，别墅多，多得不成

风景而成“患”，那还称什么梦？

想不通是吧，那只怪你太年轻，少年不识愁滋味，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多年前的岁月没有轮到你过，你缺乏理解，说这个问题，你天生没了发言权！呜呼！

从18岁进入行伍，就练得一手据说很好的字。文革中部队风水电的教材没有，都是我一字一字写出来晒出来的；那叫累，现在想想，那时要有电脑，敲敲打打多省力。后来转业到地方，说起来也90年代了，电脑是有了，但那是“大家闺秀”，王谢堂前燕是不会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单位曾买一台，IBM，竟然三万多！后来企业财务上用上了，同事建议我学，我说我这一辈子还是以“书法”为主吧。现在想来也应了一句话，眼睛人人都有，眼光不是人人都有的，我也忒无眼光了！到了报社，那是鸭子上架，一上便下不来了，天天得侍候电脑，工作的每一步也离不开这劳什子。网络通了，家里有了，买了换，换了买；台式的，手提的；普通的，液晶的。人已老大，想小小不了，但一天不上电脑，心里便像少了什么。坏处也有，多了电脑，少了“眼力”，也少了书法水平。多惨不稀稀的！

车，是要感谢车改政策好，内人当车主，本人当车夫，总算过了自驾瘾。车，从春秋战国就有了，现在从土中扒拉出来一台，可要价值连城的。但可能是有值无市也无“使”，谁能去开啊？告别僻壤前，看到一辆自行车，那是垂涎的。为了学车，曾经冲到沟里，骑到河里，翻到桥下，至今腿上还有伤疤可证。那时的梦想只想有辆脚踏的。后来实现了，在1986年，老丈人走门子弄了辆凤凰，骑了10多年，小偷拿走连声招呼也没打。后来，汽车开进有钱有权有地位的人家了，梦做也不行，不做也不行。看着枰花买菜，讨着价格点钱，还想买车？憋了很久，被学车潮泡了很久，2004年，没有车终于还是学了车。真是天遂人愿，2005年吴江竟然车改了，我当

上了名副其实的车夫。自行车少了（收藏两辆）、电动车没了（一偷一废），家里多了辆汽车，烦恼多了（无处停放）；腿上力少了，身上肉多了！逼得无可如何，想办法买新房——要有停车的地方！

说买房，其实更想买别墅。虽然枰花看得少了，票子点得多了，但还在看，点，点得也很小心，少却一掷千金的勇气。有眼睛没眼光啊，要是早几年，别墅那么便宜放现在，买一幢两幢绝对面不改色心不跳。可是，虞兮虞兮时不济，便宜时没钱，昂贵时还是缺钱。那就省省心吧，买到楼上去，坐坐电梯，多个上上下下的享受，少个显眼别墅常被偷的烦恼！高层商品房，再不抵也能值半个别墅吧？所以，那个2.5便这么有了来历。如果还不够0.5，那就加上城郊丈母娘那里的农家小楼，独门独院。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充充也能算蹩脚“别墅”了。如果还不够，还有人家付不出钱烂在我手里的店面房，虽然顶上漏水，修来修去修不好，但也能让人常常想起“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造得别墅千万间，让它去大庇天下寒士吧！我算什么？工薪一族，还当不起这样的“贵冠”！

2008年7月1日

家有粮票300斤

现在说粮票，相信很多人没有这种概念。因为现在是多了粮食，少了粮票。粮票早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但是，它确确实实存在过，而且是新中国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见证。至今我家里至少还有300斤。不过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收藏的。说收藏，我其实不是收藏家，之所以还压在箱底，一是舍不得扔了，二是为了记住那一段历史，以教子孙。

在这300斤粮票中，大部分是全国通用粮票，那是我转业时部

队发的；有一部分是江苏粮票，表明我是正宗的江苏人，错了包换；还有几两是上海粮票。

粮票的重要，直接关系到肚皮问题甚至活命问题。偶尔我会在整理物件时，看到它们的存在。我的肚皮，就会阵阵发饿，庆幸我没有饿死，命还活着。虽然出生在乡下，乡下是没有粮票的。但那漫天遍野的粮食却总是不够吃。人活一天天，饥饿也伴随一天天。现在上桌来让人兴奋与叫好的野菜、豆腐渣、山芋这些东西，其实是要充半年粮的，哪有那么好吃，还兴奋！叫好、兴奋本身就有点忘本啊！乡下人最担心的是进城，那得把腰间草绳紧上几紧，赶回乡下才能吃饭的！

吃粮票，曾是乡下人的一种追求，因为只有城里人才吃粮票。但是，当了城里人，也有粮票不够吃的时候，我有亲戚是上海的，到乡下来一趟，给他背点大米回去比给老母鸡还高兴。

粮票有全国与地方之别，没有全国粮票是不能出省的，出去就要带着饥饿同行。有一次到上海，我只能饿着肚皮乘火车赶到江苏地界，在站台买了点什么充饥。所以，粮票是粮食的别种身份，同时又是饥饿的同义词。它的存在说明泱泱中华当时粮食是多么匮乏，温饱问题多么可怖。小岗村后来 18 条汉子签订秘密协议，直接的冲动其实就是为了肚皮！

计划经济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过了不起的贡献，但有许多不好，有多少无奈在其间。实行粮票制度，不能直接说出来的意思，就是中国人太多、嘴太多、肚皮太多，而粮食太少太少！过去时常听到老外说中国养不活国人，把世界上的粮食都吃了，引起世界粮荒。这话有点莫须有。但吃粮票的客观效果，是不放开肚皮吃饭，让人们吃得定量后，吃出“节约”，吃成“瘦肉型”，吃出动物的第一本能：果腹！那时的人们绝少大腹便便，不像现在说三高就三高，三高不够，

还追加出其他的高来。

1955年是本人出生的年份，可怜哪，一生下来，就与布票、油票、粮票等有缘，也就是从1955年，这票那票先后走进人们的生活，一进竟达38年之多，直到1993年4月1日，才寿终正寝。也就是说，我“吃”了20年粮票（前18年在乡下，农村户口没有粮票），现在有谁吃过这么多？23年完全由粮票主宰肚皮，改革开放前15年，被局部主宰（因为粮食及其他食品多了），后15年肚皮才从粮票中彻底解放出来。

老天爷能够清楚地纪录下一切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的物事的痕迹，不管它漫长如同光年，还是短暂如同流星。看到那些粮票，阵阵发饿后，在我的耳边和眼前，也常有挨饿的呻吟声，和用草绳勒紧裤带的消瘦，甚至人为饿孚，人相食的惨烈；更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古训，和“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哭泣。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让那粮食从泥土中解放出来，粮食多了，肉类多了，附加食品多了，有用没用的营养品多了，“三高”“四高”“五高”也多了，人们确实少了再为一日三餐发愁，多了对这高那高的发愁！面对少量人食、大部喂猪的桌桌盛宴，人们少有过去吃一顿饱饭产生的快乐，也少了三月不知肉味、哪一天能碰到一条可以烹食的死狗的凄惶，更少了会有饿死人的肚皮担忧！饕餮起美食来，暴殄起天物来，一点也不觉得心痛。那些古训，也少有人能够想起，只让它呆在书本里去哄下一代了！而下一代呢，也是食不厌美，脍不厌精，被那营养品喂成一批又一批小胖子！我敢说，他们长大了，没有一个人会去汗滴禾下土，会去思考什么来之不易！于是，当我抚摸那300斤粮票时，就会瞎想，现在再实行一下粮票制度多好！好端端的再实行一次是不可能了，就怕哪一天发生什么可怕的情况，粮票真的回来，那我这300斤又够我吃10个月的了！

收藏可以产生警示。300 斤粮票除了有史料和艺术欣赏价值外，还可以让人忆苦思甜，颇类警示牌的！

2008 年 7 月 8 日

“红灯”亮到哪去了？

家用电器这个词，不知有没有人考证过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敢肯定地说，中国人熟稔这个词汇肯定是改革开放以后。

既然有了家室，总有家用电器的问题。但像出身与陈涉一样的我们，说家电，是非常汗颜的。陈涉后来当王，虽然没家电，但嫔妃想来不少；我没当王，嫔妃更没有，但他没有的我有，那就是家用电器！虽然档次不高，总算不少什么！

我的第一台家电是什么？你是想不到的，那是一台红灯收音机。你不要以为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红灯没有照耀到市场上，没有来路买是买不到的。那是我装的，我亲自装的。不相信是吧：你写两篇文章还行，还能装收音机？

存疑是可以，但事实是铁做的，它的确是我一个原件一个原件拼上的，一个焊点一个焊点焊上的。

那时还在部队。部队有个参谋很懂无线电，他自己装了“红灯”，我看得眼馋，便萌生了也装一台的想法，得到了他的支持和帮助。

当时在南京。红灯是电子管的。零件可以买到，机壳可以买到。大部分都买自夫子庙。那时的夫子庙，既不是过去的粉墨秦淮，也不是现在的吃喝中心。反正有几家店专做这种生意。

拼，焊，调试。红灯亮了，响了。那个兴奋不用说，因为它足证我还有无线电方面的天才，是可以写进人生历史的，这不今天就写了！

红灯是箱式的，不似现在的收音机那么精致。因为变压器买不到，改了一个，大了点，因而整个有点超重。虽然有这点遗憾，但它成为我家里的第一台家电，是不争的事实！特别重要的是，它毕竟象征着家庭电器时代的开始。

成为我家家电的首页，意义是不一般的。因为那是我结婚时带进家门的。神圣的时间是1981年。在只有家具的新房内，多了一个唯一的电器。

收音机的功能，除了听听新闻，就是听听音乐。那时我还在部队，欣赏它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电子管的就是音质浑厚，听得舒耳，让人陶醉。

随着红灯的照耀，我家接踵又多了电扇，多了空调，多了冰箱，多了电脑，多了应当多的一切家电！并且，这些年不少已作了更换。虽然档次不高，不是全进口，但好歹还是品牌。

值得再说的是第二台红灯进入家庭。老红灯没有录音功能，而那时的“燕舞燕舞，一片歌来一片情”，让媒体点票子点得累弯了腰。紫金山山头上，总有一批青年，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狂放音乐。我要录音功能不是为了跳舞，而是为了音乐和学习气功。所以上海产的双卡的正宗红灯照耀我家，确实为我作出了不少贡献。

因为有了新红灯，老红灯便留在了乡下。虽然留在乡下，我还是一直惦念着它，有时还要去看看它。时间久了，发现它有了一些毛病，但我一直没有为它延医用药。许多年前，忽然发现它不在了，说是被收旧货的收走了。当时我真有点负罪感，怎么能有了新人忘旧人哪，毕竟它具有首发意义啊，而且它的身上沾满了我的汗水和心血啊！自责了许久，无可奈何让它去，也渐渐淡忘了。而新红灯的命运也不怎样，开始内人一直拎着它每天早上放“木兰拳”，但因它超长超重，趁我一个不注意，她竟送给了看门人，去买了一只小

型的今天买明天坏的后起之秀，等我知道了，虽然每天可见看门人，毕竟不好意思往回讨要。所以抱憾至今，内人也吃了我不少责备。现在，我每天晨练，仍有听听新闻的习惯，收音机换了几个，总觉得不清楚，因而不断勾起我对新老红灯的怀念。不过，值得安慰的是，家电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红灯”到底照耀到哪里了呢？我直觉，它照耀进了历史深层，照耀进了人的记忆深层；而有照耀便有光环，那总是美好的！

2008 年 7 月 16 日

“大块文章”知多少

说文章，写文章，每每想到黄山上的“大块文章”。那是一座山头，高上海拔几千米，整个山头就刻着“大块文章”四个字，巨大，通红，力透山背，融进山体，浑然天成。1993 年 5 月，饿得乏力，累得腿疼的我，来到它面前，不免陡生惊讶和振奋。感受黄山，天下无山。黄山确有很多东西值得人们“感受”，于我而言，“大块文章”，15 年来不曾敢忘。

虽然我已记不清那“大块文章”为谁手书，为谁镌刻，但我感到自从它融进山体的那一刻起，便向这个世界宣示：黄山除了具有秀美风景以外，在文化意义上更具有无限深沉的内涵。黄山，就是一篇大块文章，就是一本百科全书，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朵云，每一滴水，全是由秀美文章组成，智者读得痴迷，读得狂喜，愚者读得一知半解，读得全然不知。

我爱黄山这篇“大块文章”，因为命运让我与文章结缘，把我弄成了一个“刀笔吏”，由生厌而无奈，由无奈而生喜，由生喜而恣意；寸管寸心度世，凡三十四五年矣。虽然没有写出黄山那样的大块文章，

但文章论块，亦不知其多少矣。

刀笔吏，在过去是要入翰林的，一般科举“三元”才有资格。我的祖上不读书，我也没有“科举”过，更不曾点过翰林。果腹暖体，始终是乡下人的一个大问题，读书写作不存奢想。又逢文革，学校都是“戴帽子”的，论写文章，连大字报都不曾写过一张。关于这点，我好像在《酸菜集》序中写到过。

尽管就是这种样儿，离家后我却几乎天天与文章相遇，大块的，小块的，都有。用文章组成的“集装箱”竟然也出过五本，除吃了“酸菜”外，还有《树魂》，还有《草庐煮梦》《草庐铸剑》，还有与人合著。域内外出版的一些大部头里更有我的文章收入，还有一些不经意挂到网上去的文字竟被有的网站“侵权”式转挂，推为佳作。

之所以常有一块块文章不断从笔下流淌出来，窃以为一是命运的捉弄与厚爱。十多年的行伍经历，与文字相与共生，愚钝无华的潜质里渐渐溶入文章的华彩，枪杆子束之高阁，笔杆子天天在握；军旅之路走成从文之路，一走竟从山沟走到城市，从基层走到大军区，从部队走到地方，从经商走到文秘，从文秘走到新闻；同时，从懵懂少年走到天命并走向耳顺——文章，成了一路走来的无形通行证。

第二条原因则是时运了，那就是改革开放。提到这个层面，有人或许要说我“无限上纲”，其实不然。从良心里说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似我这种半吊子文人要想出书，也是一种痴人说梦。我常说，写文章是玩文字游戏，凭我这半路出家的功夫，要想玩成“吸星大法”“葵花宝典”，自知尚欠十二分能耐。改革开放前出书，那可不是一件简单事。出版社的八字大门朝南开，有钱无能莫进来。改革开放后，出版社光环变异，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后，出版物市场异常活跃，出书不再成为特别的难事，书号成了商品，买来往上一印，书就出来了。出书多，出书的人多，便成了一种不再难的、常常令

人欣喜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吴江、全国各地，哪里都有以出了几本书为荣的作者、作家和团体，于是，书，真正地从神坛走到了民间、地下，其中，就有我几本。

实在地说起来，我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凡弄过一些文字的人，总想弄出一两本书来。中国古来就有“立德立言立功”之说，写文章、出书当在“立言”之列。因此，出书亦确曾是我多年的一种“妄想”，命运和时运将我的妄想成就为现实，我真得好生感谢。但是，我清楚地具有着必要的自知之明，我的书离立言尚有以光年计的距离，文章本身也不具学问特质，就像斯文，都是感想而已。而现在的出版物市场过于地让效益说话，多少充斥着市侩行径，装帧奢华的书们，一旦打开也常常鱼龙皆在，良莠共生，加入省级作协会员也不再以出多少书为要，“著作等身”“文章沙数”也扯不起一杆文学大旗。所以，我并没以出过几本破书而有掩却不住的自豪。我只是感到，一个常与文字玩在一起的人，对文章应当有种特别的情愫，它表明了自己学习的轨迹与心灵用墨迹进行过洗礼；锦绣文章，大块文章，应当是为文者的一种追求，因为它在更多的意义上表示着学识的独到、灵魂的沉静、正义的沛然。虽立不得言，但言当不废；不废之言，首当有德，次当有功。命运有舛，文章增色；时运有济，文章合道，而道在独立思考。于我而言，文章有“块”，未必必大；多多少少，不必问数。以文章为业者，胸中当有黄山。那通“大块文章”其实不是说文章，而是说黄山。黄山是什么？深沉、智慧、广博、伟岸、雄劲、锦绣、奇诡……是也，原也是文章之道。写不出大块文章，心中要有大块文章。备此等境界，虽融不进山体，亦可称一小块矣！

大块文章知多少，是为命运、时运记。

2008 年 7 月 26 日

家中多了防盗栅栏

北宋的曾公亮夜宿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僧舍时，没有享受到刘备招亲的快乐，便极其讨厌“枕中云气千峰起，床底松声万壑哀”，于是，爬起来“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以排除自己的一腔不快。

七八百年前的甘露寺，客人是可以留宿的，付不付住宿费不得而知。甘露寺我也去过，但没住过，面对那一排排窗子，却不知曾公亮当年所开的是哪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寺内朝北的窗子只要打开，都是可以放入大江来的。

住不得甘露寺，只能住在自己家中。自己家中也有窗，但这些窗外面都加了一层不锈钢栅栏。如果曾公亮到此要看拍天浪或者什么风景，大约是要有心理障碍的，特别是想到这些不锈钢是用来防盗的，大约那么好的诗是做不出来了。

窗子外面加不锈钢防盗栅栏，是近二十年国内的独特风景，家家如此，窗窗如此，国人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而以前是没有的。

不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悖律：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窗子上必要加上防盗栅栏。这还不够，门，还要是防盗门。

一般的解释是因为人们财富多了，所以引起小偷的特别垂青。如果没有钱，和小偷一样无产阶级，小偷去偷什么？不锈钢自然也成无用武之窗了。所以，广东东莞那一带，据说是防盗栅栏安装的始作俑者。

只是我们这一带，在改革开放后经济也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小偷也不请自来。在治安案件中所谓“两抢一盗”的发案率占据了相当的比例。问题是虽然加了防盗窗，也有挡不住小偷的时候，有时因为二楼装了，小偷却借此偷上三楼；于是，三楼

四楼五楼，大家都装，煞是成了一道铁笼子式的壮观。但装了并不能让小偷畏惧，该偷还是偷，并不会与你商量一下。特别是那些住别墅的，因为显得更有钱，防盗窗是被撬了一回又一回！所幸钱总是偷不光，害得他们只得舍别墅而重购小区商品房，只叫那些开发商便宜得开心挠痒，想找个小偷感谢一下终于碍于世理与面子作罢。

狗多了，其实也是对防盗措施的一种补充。最近听说因为狗叫，小偷只得去撬隔壁，因为不是“狗”家，那狗扒在阳台上看着撬却不再狂吠一声。天下有怪，狗亦如斯。

本人在第一文中就说住别墅是三梦之一，可惜此梦始终未圆，虽然住的不是别墅，几年前还是被小偷撬了一回“不锈钢”，偷走了好几大千。

问题的关键是，富了就应该被盗吗？逻辑上尽管不成立，但客观事实却不管逻辑那一套。富了，才有得偷啊，盗亦有盗，此一道也。

那么，防盗栅栏包括现在有些人家装上了高科技监控设备，这要不要感谢改革开放？或者说这是改革开放之功还是过？

回答这样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是与否。

我呢，从来不相信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样的话，即使是尧舜之世，生产力也忒低下，家中无货无富，小偷偷不出经济效益，所以就让尧舜得了个那样的美名。小时候，在乡下，我们也经历过与尧舜之世差不多的世道。小偷要偷，最多鸡鸭猪狗或者南瓜麦穗，钱、珠宝是偷不到的，因为人家家中没有。小偷也是本地人，不似现在都是外来的时迁、锦毛鼠。但人们也没有安全感，除了政治太可怖外，也不断担心饿死或病死。现在虽然经常担心小偷光顾，但饿死病死不用担心了，买车、买房、买股、买地，还有进行各项大小宗投资，虽然 CPI 轮番上涨，但说买还是买了！看病有医保，失地有保障金，贫困有低保……楞怎么说，楞怎么被偷，这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给

你的吧？所以，谁还有什么理由不感谢改革开放？

至于小偷不断，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现象，还有一些是人性甚至动物本能使然。因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地方富出头了，但还有一些地方得风气不多，历史地理人文等诸多条件导致改革开放三十年总有先富后富、大富小富的不平衡现象，特别是社会分配上的不均等、不公平，或者说两极分化，那些“无产者”，那些无业者，便成不了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和不食嗟来之食的黔敖，却加入到盗跖的门庭。只要没有天下大同、天下同富、人人同富、家家同富，防盗栅栏还是会安排一些下岗工人，甚至成就一些小老板的。

改革开放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正因为有许多不均衡体系在，才更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偷盗现象的屡禁不止，其实只是个思维方式问题，并不是改革开放改出来的、放出来的。恰恰应该这样认为，防盗栅栏的出现，一说明这个社会富了，二说明人们的智慧多了，防盗意识增强了，三说明这个世界夜不闭户还早着哪，法治吴江、平安吴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小偷们也日益与时俱进了，一是专偷纸币与硬通货，南瓜青菜少人问津了；二是也用起了高科技；三是胆气、精神皆壮，偷公共设施让人不敢报 110，偷高压线不怕电击……这又是一个悖律。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参透了防盗栅栏的“玄机”，曾公亮不会败兴。

最后要告诉大家，本人要乔迁了，新居在高层，家中可少了防盗栅栏了。只要小区看紧点，高层的窗景虽然没大江，可能还不错。

2008 年 7 月 30 日

家多“兵器”十多把

奥运开张了。过去有“脚踢北海蛟龙，拳打南山猛虎”的打擂，现在的奥运大约也可算是一种国际打擂，只是在范围和品质上，它都不是一般的打擂。

打擂也好，奥运也罢，其实是十八般武艺的大比拚。比拚十八般武艺则要说到十八般兵器。“高手无招”的高手，也不一定不借助手中的兵器。

过去的十八般兵器，无非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镗棍槊拐流星之类，其实兵器远不止十八般，比如铁扇公主就用的扇。不过，我要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十八般兵器我家中没有十多种，却有十多把。比如木兰扇、木兰剑、太极剑、大刀片、武士刀、三节棍、树杆或竹竿做成的棍，还有用两块砖绑成的可算是流星吧。需要赶紧申明的是，这些“兵器”全是用来健身的，其实都是银样蜡枪头，称不得宝刀宝剑宝扇的，连奥运赛场都上不去。

数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叫做《准武术之家》，中心意思是说一家三口都是“练武”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每天都要弄上一两下。

过去有练武世家，或者南武当，北少林。一个“笑傲江湖”里五岳派华山派打得你死我活，就因为各自手上有两下，不知天高地厚。我们不是真练武的，拳操剑刀都是属于健身系列，那十多把“兵器”，其实只是装装样子、摆摆架子、展展风度的道具，有锋未开锋，开锋无好钢，杀人不见血。

说起来，祖上世代务农，我见到的我这一辈和上一辈及下一辈，没有一个得到武林秘笈，而且我们那个地方也没有尚武习俗，精武门、少林寺、武当派一个都不去。神魂颠倒、手脚发痒的时候，是因为

看了《少林寺》。但那也是只有感动没有行动。真正行动之时，却是出于无奈，叫做无奈才“练武”，“练武”也只是“仿真丝”。

只要不是科班，不是世家，现在这种早上背剑，晚上耍刀者，你能看得出大多都是老弱病残。虽然武术传统中华五千年，但并没有处处尚武，人人尚武。因为吃得苦，再练武。苦是武的前提，人之有惰，首在畏苦。我之所以弄那些“兵器”，也是因了“老弱病”，好在未及“残”，不然便惨足了。

身体的强壮，首先得之以先天，后天则是辅之。我们似乎有点先天不足，后天乏补，发育期成天喝粥汤，人未及中年便小毛小病、大毛大病前赴后继，为了不苟延于世，争取好好活上一回，不枉到人世走一趟，便全家先后上阵，练拳弄剑弄个玩玩，这一弄便也弄了十多年，“兵器”弄出十多把。

十多把“兵器”要说有善可陈的话，那就是那把桃木剑。它来自西湖灵隐寺外，虽已丛生锈迹，还是被我买了来。因为关键时刻想起了姜子牙挂在朝歌皇城的那把桃木扇，直弄得妲己神魂出窍。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读封神也不好，容易让人神神道道的。这不，那剑说是桃木的，其实只是剑鞘却非剑身。挂在家里辟邪了没有？问我不知，问它无言。因为每天都是“战斗的早晨”，打剑总是来不及，我那桃木剑便委屈休闲，挂在墙上凡三四年矣。过几天让它出次鞘，但愿毫光闪闪。

说到这些“兵器”，嗨，无论如何与改革开放还是有关系的。中国是不让民间藏有兵器的，寸把长的东西也容易与凶器沾边，枪支更不用说了。所以，改革开放前市场上是买不到像我家中那些“兵器”的，更糟糕的是也没钱买。就那么一把锈迹斑斑的桃木剑也卖 72 元，工资只拿 52 或百把元时，可能更多考虑的是肚皮而不是身子。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条东西很重要，就是全民健身，提高国民

身体素质。光开展竞技体育是上奥运拿金牌的，还要有群众性体育。毛主席不是说过嘛，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后一句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素质。家有敝帚独自珍，何况剑乎？所以，我家的十多把“兵器”，把把上面镌刻了全民健身、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的理念，器不在好，有灵则行。于是想开去，几亿家庭家家似吾家，家家有“兵器”，便能家运大张，国运也会强劲昌宏的。

2008 年 8 月 5 日

家庭进入“权证时代”

我不知道，现在的一个人家该有多少权证，但给我的感觉，现在的家庭似乎已进入了权证时代。可以说，现在的每个家庭都能摞出一大摞这类那本的证书，红的绿的蓝的，五颜六色，要论好看，也煞是一道景色；要论荣耀，有些里面却能散发一些光芒。

中国的社会是不是进入了权证时代？反正证已入普通与不普通的家庭，重要的是这么多，这么好看，这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没有的吧？

无证，是无序的表现；权证时代的到来，在不少的意义上，是社会进入法治化、有序化的标志，至少说明我们的社会在往这方向走着。

古时候的社会也是有权证的，最明显的大约算是户籍制度。比如明代的户籍制度是血肉模糊的，洪武初年人口大迁移后，想溜回原籍，那一般是要遭屠戮的，于是才有了凤阳的丐帮与花鼓戏。

新中国成立后，户籍制度依然森严，农与非农，就把人紧紧钉在了出生的土地上。但是，总起来说，那时还是呈现的少证无序状态，证在数量与涉及的领域上不能与这三十年同日而语，想抬杠吗，大约不会有太多的人。

若以余家为例，能罗列出来的证大约有身份证、结婚证、房产证、土地证、独生子女证、各种资格证，各类荣誉证；要用抽屉装的话，可能要一两只，而且抽屉不能小。而在有的人家里，可能还有股权证、股民证、土地换保障证、暂住证等等，同样的房产证可能就有一大摞，因为那房产可不是一座两座，北京两环内、上海外滩，可能都有闪亮的豪宅，那可是真正的权证时代，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是者多少要感到特别汗颜：你那几本证也好意思说？

有证总比无证好，证越多越好。无证时代，说明社会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所依赖的还是道德，所以才有了“千里寄书只为巷，让它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六尺巷”的美谈。用权证时代的眼光来看，这美谈其实并不美，是我的就是我的，凭什么要让？不能凭证说话，又不肯让，许多利益往往调整成流血事件，所依赖的道德体系便常常出现经不起推敲的脆弱。“六尺巷”倘若有证，便不用来书，也不用让，更不要用长城与秦始皇来唬弄家人了。

在众多的权证中，最重要的当属身份证，这东西当今即使不出门也会隔三差五用得着，一出门，没有，则要寸步难行。特别是奥运期间，你没它试试，光有它可能还不行。这玩意，先前肯定是没有的，我们那时外出，凭的都是介绍信或者工作证，现在还有什么人一出门去开介绍信了？身份证，是身份的证明，是生命权、生存权的反映；人生活在这个世上，社会管理是要经常验明正身的，当然未必是上刑场。

最“财富”的证当属股权证，还有房产证、土地证。说是资产，不亮，这是资本啊。过去的地主，不就是多几亩地吗？资本家不就是多点厂房机器之类吗？如果你有几千万股份，“荒年”又不来找你，那银子是没法称了。弄弄就能上市了，股市里圈钱，像去年那行情，可比圈地容易多了。说到地，现在的地，如果在你的名下，那也不

得了，土地资源多紧张啊，坐地不仅可以日行八万里，还可以生财的。而那房产证，如果有一大摞，开个房产公司，当个开发商都不要注册。吴江五千多一平方，北京、上海是多少？偏偏那里的证你也有，还不大发了。越有钱越有钱，以后还不知会有什么更财富的证哪！股权证、房产证、土地证是发展权、享受权的一种象征。

最管用的证，除了身份证当属各种资格证了。它象征着基本的就业权、发展权等我还想不起来的权利，至少可以反映知识产权。有了教师证可以当教师，有了律师证可以当律师，有了驾驶证可以当司机……就业有了资格，发展有了可能。而且这些证，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己的真才实学，虽然有些证并不能达到如此境界，但技多不压身，不从复合型才能来考量，混碗饭吃还是有用的。所以，证多也不压身的。

最美丽的证可能要算那些荣誉证了。人需要一种荣誉感，也需要一种荣誉权。荣誉可以给人面子，更可以给人自信，给人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的喜悦与精神的寄托。为了荣誉而战，为了荣誉而活，很多人的荣誉境界超高到吓人的地步，不仅可以牺牲各种利益，而且可以牺牲青春甚至生命。荣誉证书就是得到与分享荣誉的权利证明。有时可以给人带来利益，有时只是给人心灵的慰籍。这种东西，在余家中是摞得最多最高的，每一本都有故事。但可惜的是大多与“文”有关。不过，权证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不是成熟而安定的社会是没有这种文化的。所以我也不自卑，当然自卑也没用，因为谁也不会送我一大摞股权证或房产证。

其实，每一本权证，背后都有故事，有的故事一边写一边在我心中晃荡。今天不说了，文字已太长了，还是打住，且听下回有机会分解吧。

2008 年 8 月 17 日

家中常多“防范意识”

许多从陋室搬入豪宅、从别墅搬入花园洋房以及高层的人们，计划着要不要在新居安装CK之类的监控设备，有的装了，有的没下最后决心，余为后者无疑。

乔迁装不装CK，都说明人们少了先前的君子之心，多了防范意识。说实在的，钞票与财富有时也不是什么好事，防范防什么，还不是防贼防偷嘛！

穷、大家都穷，君子与小人都是不要防范的，因为钱财没有，不怕偷；要防范了，是因为偷怕了。

少君子之心，多防范意识，虽然很累，但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进步，改革开放三十年前，要这种累、这种进步也不多。

多这种防范意识，把自己的居室搞成壁垒，既是迫不得已，又是与时俱进。因为有了这种防范意识，所以一般人家住“笼子”（铁栅栏），不一般人家装监控。

但有了防范意识，不一定不被偷被骗。10年前余搬新居，就装了铁笼子，不锈钢里面还穿了6MM的钢筋，但楞是挡不住贼的手段。

有了一方面的防范意识，不一定能防得了其它诸多领域，比如短信诈骗，方式方法不断创新，防了老的，防不了新的。还有，防范意识的有懈与无懈可击，往往会因时间、地点、条件甚至心情的变化而变化，防着了头，防不了尾；防了那个骗子，防不了这个骗子；心情一开心、一烦恼，都可能“有懈”可击。偷儿是不见面的，骗子往往就在当面，那是个斗智的过程，非职业选手碰到职业痞子，想防没那么容易。这些家伙不仅头脑灵活，巧言令色，而且一个个把良心喂了狗。要说这种状况，这三十年是个大市场、大学校，培

养了不少这样没良知的东西，数量与质量与三十年前是绝对的超。

防黑防暴，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和内容，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必须练就这种意识与功夫。好在本人没有这种经历，不说也罢。

一种怪现象是，在防范意识高涨的情形下，本地人普遍害怕外地人，甚至警察怕小偷，交警怕“黑的”。因为要防止自己吃亏，心理便成了软壳，凡事往往退缩角落，或者“礼让三先”；至于与己无关的事，则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人说，这大约是因了有产与无产的关系。有产者要考虑一旦性命有虞或伤胳膊掉腿，总对不起自己辛苦一生经营出来的千万、上亿资产，因而一是犯不上血性挺身，二是宁愿花钱消灾，三是用吃亏是福来安慰自己。想想也真是可怜。而无产者，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进了“局子”还吃“皇粮”，于是邪气压正，冲得你的防范意识只能固守在0.0几个平方的脑壳里，衍化不成脑壳外的声形动作。这种怪胎，你说怪谁呢？

另一种怪现象是社会管理部门在碰到这类偷抢骗打的事件时，往往总是善意或推卸责任般地“迁怨”于当事人或消费者，“谁叫你的防范意识不强啊”！而且在各种场合都把这个意识强调到极致。个人、家庭的防范意识的确也在“吃亏”和“强调”中变强了，但百密总有一疏，个人、家庭防范意识再强，也不能奠定一个社会整体的平安无虞，也不能防住七七八八的邪恶势力。管理部门是责任单位，在社会大激进的过程中，确实难度很大，特别是我们这个用道德治理过的千年社会，其实常常不讲道德，所以河清海晏、人人君子、个个圣贤，几乎是没法出现的局面，人们可以理解。但管理部门责任应当在先，不能把平安有序让“防范意识”代替了，因为防范意识是没有这个能耐甚至资格的，而真正的太平社会，依赖的是治理部门的主动出击，善治治下，而防范总是被动的，意识总是

脑子里的。

写到这里，想到一事：日前，有人向外地一个部门报告：“你们市场上黄牛太多了，太坏了，应当抓抓。”“黄牛脸上又没贴字，怎么去抓？”“我这里有一张黄牛的名片。”对方看也不看，“既然你知道他是黄牛，为什么还跟他走，上他的当，你的防范意识呢？”“开头我并不知道他是黄牛啊！”“告诉你吧，这里黄牛成帮成派，惹不起的。”……

看官，看了这段文字，作何感想？上文所析方面，是不是都在其里了？

光有防范意识不行，没有防范意识不行；求人不如求己，从这个意义上，脑中常有、家中常多防范意识，还是没办法——需要的。

2008 年 8 月 20 日

多少宠物进家来

一直不懂的是，古人造字何以将宠物之“宠”造成“家”中“龙”，以今视之，似当以“家”中“狗”为宜。

龙，这种动物，今人无人可见。但在古代确有孔甲令师门养龙一说。龙体高贵，龙命在天，不似狗类，不好养，一雌一雄都养死了。从夏以降，似再无养龙者。而“宠”造成“家”中“龙”，大约就因龙太少，太珍贵尊贵吧，人们想宠而不能。

今人更是无法养龙了，但要宠的宠物还是有的，得宠数量最多者当数狗类无疑。可以这样说，无论你生活在哪一座城市、乡村、小区，今天可以见不到情人，但肯定能见到一只以上的狗，或者是你自养自宠，或者是别人宠而养之。

宠物的大行其道，大约与人的动物性有极大关系，谁叫我们人

类也是与狗差不多一样的动物变的哩！动物性的焕发，狗及蟋蟀、鸟、乌龟之类一步得宠，便有了亲情与必然。不是要构建和谐社会吗？和谐社会中自有人与自然与动物和谐相处一条；而人与狗类的和谐，狗在人类面前的得宠，比与情人、家人的和谐，看起来容易很多。

宠物升天。宠物成灾，尤以狗患成灾，这也已成为事实。诸多的管理部门，在诸多的地方，诸多的时间，想出了诸多的办法，企图消灭诸多的狗，但诸多的狗依然狗行狗素，“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般的宠极不衰，越宠越多。看来，这也有点类似于是人就要吃饭、就要性交的不可改变，出于本性的东西足以抗衡社会管理的法令规章。

宠字原是大写的，海枯石烂不移易。问题的关键是，宠物当道，宠物进家，宠物成为社会一方生动景观，到底说明了什么？

本人出生农家，农家先前也养狗，但决不会养到宠的份上。狗的基本职能看家，从来没有逾越与提升。文革破四旧的砸烂声中，我家的一身黑毛的狗终于经不住扁担的砸向狗头。不同的是，它死得不够壮烈，不像其他狗是用鞭炮塞进嘴里炸死的；此外的一点，它的肉还是很香的，在三月不知肉味的我们的嘴里，就好像孔甲吃了自养的龙肉一样，连曰甘美。

那是一个有些残忍的年代，人的狗头都可以砸烂，遑论狗乎。

有一条已经铁定的，那时，不管你狗尊贵到什么程度，那怕就是龙，必定是宠不起来的。龙都宠不起来，遑论乌龟王八纺织娘学舌鹦鹉了。

没有宠物的年代，人的情感是荒芜的，人的动物性、甚至本性也多少泯灭了。不仅本性，即使灵魂也被点上了“死穴”。今天的阔太、俏娘，甚至大老爷们捧着牵着叭儿，那必定被视为不革命或者异类。

宠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密不可分。得相当钦佩的是，狗们一

类可成宠物的动物终于没有绝迹，改革开放春风数度，它们竟然又钻入阔太、少妇、少女的柔胸，甚至共枕共眠，弄得子孙兴旺，好吃好喝，比当年师门豢养的龙吃得都好，地位尊荣，柔媚有致，神圣到不可简慢的地步，还冷不丁繁荣出宠物医院、宠物饲料、宠物用具这样的行业，生意大发到比那些卖猪肉者不知好多少倍数。

一切都是命，一生都是命。宠物们的命运交泰，应当感谢谁呢？美元可以贬值，它们不会贬值。但它们不懂。

说到这里，似乎应当交待一下我家到底宠什么。很不好意思，天未生德予予。尊荣且贵者，至今未养；极难侍候者，至今未养。在一只死了两三回金鱼的盆子里，放了两只乌龟，可能也是一雌一雄。雄者乖巧肯食，雌者腼腆忌口。可惜体内流淌的是巴西血，没有本土的好。又可惜本土的现在基本绝种，已是一龟难求。不过，过去皇帝老儿不少宠妾也是胡姬，像波斯的。好在我只是养，不是宠。

2008 年 9 月 8 日

家中少了领袖像

搬家总免不了翻箱倒柜，整理归类。在衣橱的边上突然发现了一幅“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挂像，大约有三四十寸照片大小，虽然边角发毛，整体还很端正。这是许多年前乡下拆迁，从老房子堂屋中堂位置“请”下来的，有人主张扔掉，我说“就收藏吧”，于是一直被放置在衣橱里，因为时代变化，这种挂像已经上不了墙了。

翻出华国锋的“领袖像”，正好是他逝世的那个时候。心里涌起了一种不明的情愫，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惜他没有领到百年，只有一个短暂的春秋。但是，1976 年他粉碎四人帮，当上两个主席和总理的情景还记忆犹昨。那时当到领袖，全国人民

家中，还有单位和公共场所都是要挂他的像的，挂得最多的当数毛泽东的像了。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是不可能到中南海“面圣”的，都只好在像前进行。对于人民来说，挂像已从建国初期的倡导变成了后来一种植入灵魂的信仰，成了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径。对于有些人、比如所谓野心家来说，则成了追求与努力的目标，王洪文当年就是拍了标准像，准备让全国来挂的。

毛泽东的挂像我家里是没有了，1976 年还出版过周恩来的领袖像，家中也没有了。但是，在书橱中我却翻出了不少他们的像册、画报之类，虽然上不了墙，但还是搬过去“收藏”起来——这些东西以后可不好找啊。

要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家中风景的最大变化之一可能就要数领袖像的不挂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文革中，这道风景是极其壮观的。一户人家，不仅中堂挂，其他地方也挂。不仅有像，还有雕塑；还有座式的、立式的；金属、塑料、石膏各种材料的都有。文物都当四旧破了，字画也挣不到那个档次，所以，只有领袖像独占风光。好在人们也不反对，特别是一批跟着领袖打过天下的老革命，挂像成了对领袖“忠不忠”的表示，更为虔诚的，那就是真的有把毛主席当成神的况味的，以至于当时形成一种政治氛围，买一幅挂像，是不能说“买”而要说成“请”的。对于这种虔诚，现在看来也是不用过多谴责的，这里面有着善良人民对领袖的爱戴，也寄托着跟着领袖出生入死过的人们的浓厚感情，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国度的国民性问题。

领袖像的到处挂，其实并不严肃。这个问题，党也认识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这种政治风气迅速式微，现在领袖像不再进入家庭、单位以及公共场所。但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泽东像，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与光荣，有人反对，邓小平说要一直挂下去。由于

不再出版印刷，过去遗留的一些领袖像，是越来越少了，都已进入了收藏行业，随着时光的向前流转，身价早已不菲，并且还将继续攀升。同样转入收藏的还有很多领袖的像章。不过，能有像章的也只有毛泽东一人，其他的人即使有，也是陪在他的身边的，只有沾光的份。这也值钱了。我的父亲是个老革命，一生爱戴领袖，一生穷得叮当，弥留之际仍然喃喃于“淮海战役”，也很爱领袖，很爱领袖像。一辈子没给儿孙什么，却悄悄给我留了几十枚像章。我也收藏着。

领袖像的到处挂，代表了一个时代。是时代总是要被新的时代替代。但领袖总是伟大的，按照列宁的定义，领袖是要具备多种素质的。孟子说得简单：“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领袖不是帝王，但领袖的产生也是不易的。一个领袖值不值得当世及后世景仰，伟大不伟大，不是靠挂像的，关键看他缔造了什么制度。刚看到一则有关华盛顿的东西，他也是领袖，像至今还印在美元上，但更印在美国人民心里。估计美国人民家里现在也不会挂他的像的，但他为生命、民主和自由而战的精神和留给美国人民的制度至今比他的像值钱得多。

最后要说的是，领袖像现在不再进入家庭，那么现在的家庭中都挂什么呢？想来大家清楚，那就是字画之类大行其道。这也成了一种风景，应当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一种文化复苏、昌兴，既有中华民族特色，其生命力也是长久的。

2008 年 9 月 10 日

木命杂说及其养生

我的命原来是“木命”

中国有许多伟大的哲学，阴阳五行就是其中一种。我对这种哲学颇为信仰，因为它不仅包含、解释世间万象的一切机理与变化，也包含、解释人生的所有机理与变化。金木水火土，人的一身与一生，都按照这个五行在运化着，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除了神仙，世间一切凡夫俗子，其实是既跳不出三界，也跳不出五行的；而神仙，我们始终也没有见着的机会。即使死人，他同样不能离开阴阳五行为他划定的运行轨迹。比如生为阳，死为阴；火化后成灰，即是土，而土能生金，金则生水……

具体到每一个人，从命运学上来说，人人的命运在金木水火土五个字中，都占有一个字，比如有人说蒋介石是火命，毛泽东是水命。五行相生又相克，所以水能灭火。这固然有点玄，有人斥之为宿命。信不信由你，宿命不宿命也无有所谓。只是阴阳学说、五行哲学与它的本根道家学说本身的确是“玄之又玄”“恍兮惚兮”的，之所以有这种玄，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在特定的条件下，还无法解释，换言之，我们现在的科学体系还有待发展与完善，甚至有的科学只是打了个“科学”的旗号，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人类认知的领

域永远是有限的，没有认知的领域永远是无限的，比如九华山上地藏王菩萨尸身千年不坏，现代科学便给不出答案；人体经络穴位现代任何仪器，也找不出它的存在，可它千真万确存在着。正因为“玄”，正因为五行有“玄”，它才是一门通天彻地、千古生华的大学问。

金木水火土，每一个人都拈得其中一个字。所不同的是，知道者少，不知者众。

据说，我就是木命。我的出生月份与日期是很适合订制成电话号码之类的。农历的二月，是冬春之交，而阳历三月，现在的人们都说是春天了。虽然据说当年仍然青黄不接，母亲生我是没有奶水的。去年听我七十多岁的两个姑姑说，当年我是饿得哇哇哭叫，她们都曾找食喂过我。对于她们的这个哺育之恩，五十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很是感动与感激。断奶之后，我是吃那“倭瓜长”长大的，很多人不会知道“倭瓜长”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一种草，长于麦田之中与沟渠之边，与那叫做“荠荠”的一样能为人果腹，不过很多人在饥饿时都是去挖“荠荠”，而不知挖“倭瓜长”。不知我的母亲为什么告诉我那时我常吃“倭瓜长”，长大了，我见到“倭瓜长”，很嫩，很水灵，很肥腻，叶，碧绿晶莹，茎，红白一体，极像玛瑙，藤蔓很长，开出来的花像喇叭。至于滋味如何，儿时没有记忆，后来在江南家中采过，放到稀饭中，也炒过，似乎没有特殊滋味，说不上好吃还是不好吃。

草在五行中，属木。大约天无绝人之路，我这个木命之人，天为我生出“倭瓜长”来，虽然没有什么营养，终于让我活着并且长大，长到五十多岁。或许由于“倭瓜长”吃多了，那时父母也不会有什么营养，于是，我肯定有着先天不足，于是，“倭瓜长”又让我后天不足，五十多年来我的身体总是没有李小龙、泰森那样强壮，大病曾经给我考验，小病常常与我亲近。一说到先天不足，我就想到封

神榜中那个妲己与纣王活生生的打赌，砍掉一个过河少年的腿，以验证他父亲过河时不怕冷他却怕冷的原因，是他父亲年老气衰、精血不旺时所生他的结果……

其实，我与很多人一样，起先并不知道自己是木命。只是到后来，因为我的名字改了，才渐渐有所知晓。我姓陈，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舜，不是我在攀龙附凤，像李世民硬说自己是李聃的后代那样，他不成立，因为他是鲜卑人，而李聃是汉人，李聃不可能在鲜卑留情下种；我是成立的，那是我在家中的祖先轴子上看到的，那是族谱一类的东西。当然，舜是我们最早的祖先，我这个陈是舜后面的分支。只是在五行上，陈在东方，东方木，属木无疑。我原名“宏祥”，是宏字辈人，但不知为什么我的父亲在我上学时，将我的名字改成“林春”，据说还是请我家隔壁的阴阳先生改的。看来，农村的阴阳先生也是半瓶子醋，对阴阳五行并不是太懂，在改名上犯了一个我一生都无法修正的错误，真正的误人子弟啊！至今回想我的一生，我还经常“愤名嫉俗”，还很恨那个半瓶子醋！

陈在东方属木，我又是木命之人，名字中的“林”，那不是一棵木，而是森林；偏偏又逢着春天，枝繁叶茂，密密匝匝，密不透缝，阳光、雨露、空气都进不来了！后来有“识”之士告诉我，你是自己把自己闷死了，你有官命，却因这个名字败了官运，也伤害身体。一切都晚了。把“命”与“运”分开层次，我也第一次听到，学问啊，世事洞明皆学问，一点都不错。由于大名已经改不掉了，他建议我起带金带火的笔名，让金砍掉一些树，让火烧掉一些木，以保证透风透气，不自己把自己闷死。所以我有了一些带火带金的笔名。但这一切都明显晚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这一生，有许多当官的机会，可到后来机会总是与我连手都没招一下，就到别人那里去了。

官不官，对我来说，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这

不是必成指标。不会到不当官便不能活命、便不能养生、便不能长寿的地步。但是，身体太重要了，“也伤害身体”——还真让那个有识之士说着了。

在中医阴阳五行理论中，人体的五脏，是与五行绝对相对的，就好像五行直接对应着仁义礼智信一样，肺对金，肝对木，肾对水，心对火，脾胃对土。肝对木，木对肝，我的肝还真的出了问题。1985年，我真的生了一场极重的肝病，所幸当时籍在大军区机关，得到全力抢救，才让死神紧紧握着我的手慢慢松开，终于继续看到紫金山上的树木脱尽外衣，又长出绿叶。嗣后，屡苏屡犯，屡蔫屡旺，屡死屡活，终于挺了过来，活到今天，高度半斤，红酒一瓶，黄酒多盅，尽管亚健康着，可该“高”的一个没高。于是，私下里常常兀自庆幸，写点诗，作点文，交点友，喝点酒，洒脱余生。

以上说了那么多过程性的废话，虽属必要，还当打住，因为要说养生及本命养生。

建立一个“大宇宙养生”观

“天地玄黄，宇广宙长。”天地是一个大宇宙，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中国哲学早就认识到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道理。所以人的个体这个小宇宙首先是服从于大宇宙的，大宇宙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人体小宇宙的健康。因此，要进行积极有效的养生必须先着眼于大宇宙，要谈养生也应当先谈一下大宇宙。

所谓大宇宙，我们可以看成大环境。它的基本原则与现代科学全息论理论是一样的。全息理论的核心是认为每一个个体或者说局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相互依存，不可割裂；每个个体或者局部都带有整体的信息，打碎的玻璃碎片上有整张玻璃的信息。只是很

懂得“大宇宙”与“全息论”的人并不太多。我们有必要把意念集中提纯到一定的能量级，在感知整体、遵循整体规律、保护整体的前提下，进行养生修性甚至修道。

要谈大宇宙养生，话题太为广大，一两篇文字是谈不完的，那我还是谈谈大环境中与“木”、与“木命”有关的几个方面内容吧。

首先是草木本身。草木本身在五行中本就属木，在大自然赐予人类生活的基本物质中，除了空气、阳光、水等之外，草木是位列至尊的。人类既是食肉动物，更是食草动物。人类的基本食物都是来源于“草”的。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把人与草木的生命信息与生命关系说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在圣经《创世纪》中，神在创造了人之前，就是创造了草木，目的是让人来管理草木，但从更现实的意义来看，更是让人衣食住行具有先天赐予的保障。没有草木，人便丧失了生存的基本条件，不光木命养生没有意义，其他“四行”养生同样没有意义。当今，谈草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森林绿化，二是粮食蔬果。恰恰在这两个方面，我们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人原本是生活在丛林中的，曾以树为巢，以籽为食。现在，我们的森林还有多少？滥砍乱伐，秃岭荒山，是处可见；水草植被，破坏殆尽，沙漠扩大，沙尘飞暴；物种减少的速度到了吓人的地步。人类其实已到了“求生”的地步，“养生”的艰难昭然若揭。所以，当今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共同使命，就是要保护森林，保护水草植被，挽救绿色生态，创造生态文明。在保护、挽救的同时，要人为地大面积绿化山林、四野、城市和家园。这是养生之本，是改变大宇宙的做法。而从小宇宙养生角度来说，随着城市化的急速推进，当今的人们大多生活在城市当中，天天住的是钢筋水泥式的碉堡，在享受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极其需要从碉堡中解放身心，亲近绿色，回归生态体系健全、草木葱茏的自然。与自然亲近，与绿

色亲近，是养生的基本需求之一。而粮食蔬果，是人类最基本的食物，人类可以没有肉食，但不可以没有粮食蔬果。同时，果蔬中含碳量多，含氮量少，血液中如果含有大量的氮不能排放出来，容易得血液病、癌症等。在肉类并不充裕的年代，人们依靠粗粮淡饭素食，不仅可以生存，而且可以长寿。现代科学更证明，素食可以消除许多现代生活方式造成的各种毛病，而且是长寿之本。但是，现在的粮食蔬果，受到的工业污染、农药污染实在是太严重了，就是老祖宗用了几千年的有机肥也被改成了无机肥。粮食蔬果是直接“进口”的，比森林绿化的健康养生作用更明显。因此，从人类健康角度来说，需要提倡粮食蔬果种植的回归传统，消灭工业污染，减少农药施用，从无公害产品提升到纯粹的绿色产品，这比人类自身的“刻意养生”要管用得多。

其次是中草药的保护与广泛使用问题。中草药其实也属于草木问题，所以独立成题，因为它是上帝或曰大宇宙恩赐给人类自己救自己、祛病养生求健康的法宝。上古之时，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后世的孙思邈、李时珍等都为中草药宝典作出万世生华的贡献。所以，运用中草药养生，是明智的传统之举，不仅木命养生离不开，其他什么命养生同样离不开。现在的问题一是中草药被人们忘记、遗弃的太多，炎黄子孙常犯数典忘祖的毛病；世风驱利，祖国传统的中草药学，处于被歧视、冷漠、冷却的地步，星星点点的中医中药，只能在夹缝中苟延残喘着。二是随着山林湖泽的减少，中草药也经受着千古奇冤般的浩劫，药材数量锐减，有的甚至绝种。三是驱利性的药材种植不是为了发展中草药事业，所以药材质量下降，治病养生效果不好，同时，种植品本身就不如野生品。手捧中草药的金饭碗，却要到西药门房讨饭，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的祖先，对不起上帝，对不起神农，尽管他尝的不全是药还有粮！在人类健康、养生成为

一个时代话题后，我们有必要正视中草药问题，中草药是上帝独赐中华的秘方秘笈，资源之广，效应之神，成本之低，非他物可同日而语。

再次是水的问题。自然的水，是属于大宇宙范畴的。说这个水是基于水生木的五行相生原理。其实，水不独生木，恰恰水育万物，水利万物，更是化育生命之源，健康养生不可或缺、不可须臾离开的基本物质。可是，当今水的状况与命运实在是太过惨烈了！无处不在的污染，使水不仅不能食用，还不能生长植物；天然水系被加上冠冕堂皇的人为破坏，一潭死水，鱼虾不生；无数湖泊河流被推平围垦，被养殖，使水性不得自由自净……在这种种景况下，水潜伏着对人类进行汹涌报复的种种危机。既然水生木、水生万物，论及养生，它便成为一个极其沉重的话题。当人们都沉浸在这里通上自来水，家里喝上纯净水，那边喝上太湖水的快乐中的时候，其实那是悲哀的无奈之举，因为在人类几百万年的繁衍生息中，所依靠的并不是自来水、纯净水，而是天然的水，满河皆是，不要一文钱。既然水生木，如今这样的水，会生出什么样的“木”来，便也可想而知。所以，从人类自己救自己，人类健康养生角度来说，我们同样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认识水性，遵循水的规律，还水系于自然，还水质于纯净，还饮用于天然。这样，才能救其得救，养生可生。

大宇宙的问题，一般而言那都是社会、国家甚至全球要关注的问题，就像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一样，但是，对一个个生命个体来说，其实也是宇宙兴亡，匹夫有责的，至少应当了解一些全息论的有关机理。

“小宇宙养生”重物更重心

下面说说个体养生或曰小宇宙养生问题。

养生，是祖国医学包括气功特别是道教的重要内容。在道教中

分为练气、练丹、食疗三种，好像。而在中医中，所谓“治未病”，实际上就是除了让人们注重预防之外，就是注重保养。

养生其实是一门很有学问的学问。养生要根据阴阳五行理论、根据天人合理论、根据每个人的具体实际来进行。在很多人的认识中，常常把养生当成一个纯粹的物质行为，其实是极其错误的。我的养生原则是崇尚无为而治，在无为中求有为；“生”为首，“养”次之，无生则无养；心养即“精神养生”为上，物养为下；气养为上，药养为下。

只求命，不求运。这里的“命”不是官命的“命”，而是生命的“命”，首先是活着，其次是比较好地活着或曰健康地活着，再次是长寿地活着。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这样的“命”旨，才是“身内”的，其他一切其实都是身外的。虽然老庄认为无所谓生、无所谓死，生死齐一，生死一样，但蝼蚁尚且贪生，一个生命来到世上，就那么匆匆忙忙地死了，不多活几年，不能活百年就活百年，那实在连蝼蚁都对不起。从无所谓生死的角度，老庄哲学又号召人们“外其身”，这是很“马列”的。功名利禄，权力地位，官阶高低，其实都是身外之物，生命个体不存，一切皆化泡影。许多人活得叫累，就是因为只求其运，不求其命，当能弄到的东西尽入囊中，相当满盈之时，却早已身心俱疲、俱病，人到“桥”头，徒唤“奈何”，《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唱彻阴阳两界。此理虽然人人皆明，抑或常作报告之词，诲人之心如炬，不倦之志了然，却少有自己做到，那些上台讲反腐，下台被双规者就是一种真实写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只适合当座右铭，“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才适合当座右铭。古哲的这两句话，极其准确地囊括了人生命运的要义。我的生命活到了知天命并奔耳顺的岁月，虽然很艰难，很沧桑，不从容，不幸运，但活着，至今还比较好地活着，却是铁证如山，至于能不能长寿，寿长几许，今天还不能告诉你，或许像

树木，像森林，尚未可知。不过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寿命长短，要素之一与遗传有关，我的父母皆活到耄耋，或许我也行。当一个人活得差不多的时候，便不能像蝼蚁一样贪生怕死，而要想到生死一也，多留点岁月让别人去活，这才慷慨大度，积德无算。想想我之所以这样活着，并且从奈何桥上回头后活出一点滋味来，今天还在这里写文章，应当与奉行“只求命，不求运”这样的生命宗旨有着不小的关系吧。生命宗旨，是一个人活法的基本定位，不管金木水火土，你属于哪种，这种定位都应当有，并且要恪守。这样，你才能安贫乐道，精神自由，心里没有块垒。

信其医，求其己。前面说了一大堆，只说了“命”与“运”的关系及其如何处理这个关系，至于如何“保命”，却不是有了一个宗旨性定位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保命有许多基础性条件，比如吃穿，比如医疗保健，比如心理健康，比如家庭幸福……这里且说说医疗保健。我是生过大病之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里的关键是不死，至于有没有后福并不重要，就是有，这福也是有层次、有区别的。生病是不能讳疾忌医的，但医疗并不能保证必然取回健康。我的原则是信其医，求其己。当年死神与我握别之后，并没有把健康送给我，似乎留了这样一句很不够意思的话：以观后效，好自为之——活脱脱是一个“死缓”！在这个死缓期内，我是一边治疗，一边好自为之。中西医结合，从未懈怠，特别是中药我曾经一服多年。但是其效果实在不能恭维。为了“减刑”，为了“释放”，我觉得必须调动我自己体内与身俱来的能量与药物，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医药学特别是气功理论，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我相信，虽然死神病鬼与我十分亲密，但我体内的三宝尚无法被他们轻易掠夺而去，只是不健不旺罢了。我得培其元，固其本，强其筋，健其骨，激其精，活其气，提其神。而这一切，

练习气功是最好的办法。于是，我拜师求友，研读气功理论和相关知识，先后习练了太上清静真功、形神桩、少林内劲一指禅、大雁功以及静坐等功法，形容枯槁，心静如水；抟气致柔，只守一念；一念水生，杂念消解。天天鸟语朝霞，夕照苍松，鸿翩月下，心仪八极，神游子午；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练习从来不辍。炎热盛夏，地面一圈汗水可证其志；严冬冰雪，腊梅吐香可鉴其心。丹炉烟起，气机生发，通关破窍，循经走络，运行周天，天地不复存在，人神不复存在；“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数年如一日，一日积数年。终于，我体内的精气神恢复了本真，在充分提升的基础上，不可能改变的指标改变了，不可能恢复的体系恢复了，“山无重数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香”，一株行将枯败的朽木又迎来生命的春天，我的“刑罚”也从死缓改判为有期，有期改判为无罪释放。于是，华山对话陈抟，黄山问险天都，泰山一小天下，恒山诗化悬空；淮河凭吊泗水，长江拥抱燕子，壶口写意汹涌，普陀辩识潮音……我把生命的形骸浪迹山山水水，我把生命的昂扬流注日月星霞，并且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结束军旅，从容地方。

任其事，乐其道。说是从容地方，其实也不从容。人生在世，面对纷繁，各种欲望，如同流水，前浪甫去，后浪随至。说是求命、求己，不能容易。既不容易，这山望着那山，疮好忘痛，人性使然；活着则要生存，生存则要条件，于是，生命宗旨便随时接受考验。所幸者，似我人等，也算已经参透人生，明析尘世，已掌握排除杂念的秘诀，欲望也能随到随去，始终信奉的是道法自然，积极入世勇任事，无为行世取快乐。这就是说，任凭岗位转变，工作变化，收入多少，职位高低，矛盾交织，困惑如缕，人心高危，人际漩涡，我则我行我素，一切顺应自然，勇于承担杂事，把自己当做

的做好，在这个前提下，是我的则取，不是我的决不多看一眼；尽量“舍得”与“放下”，多一些“木讷”“迂笨”“马大哈”，来一些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宠守辱，得失不计，名利随意，淡，淡得没有一点盐份，没有一点甜味，没有一点酸味，那快乐便会如影随形，时时伴我存在。同时，常思故我，如果还在病中，如果生命已经不在，有那些欲望、追求又有什么意义？我思故我在，我智故我在，我乐故我在。这或许有一点阿Q精神胜利法，但当人生面临许多命题不能破译与从容应答时，这种精神胜利法，对于健康，对于快乐，对于长寿，绝对是一部葵花宝典，少林秘笈！所以，鲁迅可以死，并且已经死了，阿Q精神不会死，每天会随着东方的太阳一起升起并运行天际，到了晚上，得到这种精神恩赐的人，或许会在心灵上点燃一炷供奉它的香。正因为我恪守勇任其事，道中取乐的精神，到地方后，无论从商、从政、从事新闻工作，都做出了客观存在着的业绩，在许多领域开创了先河。因为不是名人，当然不会收录史册，更不会建树牌坊。但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神人圣人尚且如斯，何况吾等凡夫俗子？在我手机上，曾特别标注了这句话和“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内无愧于心”15字，每天打开手机，它们就会无声地提示着我。于是，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每天总会抽出一点时间，跑跑步，看看绿树生风，白鹭翔飞；气功没成片时间做了，便打打太极，边打边看看电视；读读书，特别是庄子，逍遥一番，追求绝对精神自由不容易，但境由心生，乐由心造，虚拟一回水击三千里的大鹏，虚拟一回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却很容易；吟吟诗，写写字，为为文，把心情与识见化作慷慨，化作龙蛇，化作锦绣，自有乐趣登门趋附；晚上，躺到被窝里，七七四十九按摩肚腹，六六三十六揣摩无极，直接而又有形的结果是让我痛苦多年的痔彻底离我而去；平时则又喜欢阴阳，膜拜五行，

便也咀嚼周易，翻翻中医，听云中高士、乡间布衣谈玄布道，于是，本命虽曾多舛，终究小有葱茏。也曾出得几本破书，煮煮药，煮煮梦，煮煮人生，铸剑草庐，云游四处，朝发南海，暮归蓬莱，不仙也仙，不神也神。

遵运化，从生克。阴阳是不断运动与变化着的，五行总是相生相克的。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三道其实是可以合一的，但人道必须尊重与服从或者说融入天道地道。这是中国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哲学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几千年岁月的验证，结论是绝对正确的。让我们现在感到无比遗憾的是，这种哲学，这种优秀的文化，它的光芒大多只在档案典籍中闪耀，现在的人们只知物欲，对此知之者不多，遵从者更少。比如，我们的生活应当从简从淡，但现在的人们往往都是从繁从腻，雍容华贵的外表下，常常包裹着“三高”“四高”；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这个饮食规律是很哲学的，我们现在恰恰颠而倒之；甚至早饭不吃，宁愿晚上阮籍猖狂，樊哙无辞。纵酒纵欲过度，久而久之，天虽生相怜之意，己却难争健康之气。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这方面大多数时候还是能够遵从阴阳运化，遵从五行生克的。我就从来没有不吃早饭的历史。在饮食上，我以食素为主，同时比较注重辨识各种菜蔬、食物之性，性寒性温性平，努力做到因性而食，相克食物只要知道，便不会同时而吃。家庭生活中严格控制油盐量，改变多油重盐的习惯，口味坚持从淡从轻。淡了，开始是吃不惯的，坚持下来也就适应了。油多盐多伤害心血管，同时，盐会从肾中调取人的元气，而一个人的元气是先天的，后天不会生长与增加，调多了，调光了，人就不行了。只要是我们自己进菜场，鱼则求野生，肉则求苏太，鸡则求放养，菜则求当季。对于大棚反季菜蔬，很少采购与食用。时下，要这样做，的确很难，大面积的利益驱动，大面积的胡乱开发，逆季种植，

农药滥施，害得人们只想要钱，忘记要命。对于我来说，由于肝属木，木生火，火生土——肝既不好，肠胃不好，势在必然。肝在养，肝在疏，肝忌怒，怒伤肝。因此，要养肝，必须先保水，水生木。我家的饮水，是频谱水。同时，买了频谱屋，一屋的磁场，阴阳运化，五行生克，尽在其中，与太极、气功一样是一种整体调节。其实，我们并不想作这样的健康投资，实在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态、水质被人为破坏太甚，“政绩”上去了，罪孽却不少，遗憾的是这种罪孽是没有人准备偿还的。我们只能自己求自己。而每天的按摩肚腹，实际是在培“土”。经络按摩，经常一试；菟丝子直入心肾肝三经，我经常煎服。疾从外来，病从心生。在预防外疾方面，我常用的是两根纸捻，直刺鼻孔，大打喷嚏；偶感风寒，则自煎姜汤服用，基本上不服西药。在预防内病方面，除了极重“心养”之外，则严格遵从“喜伤心，怒伤肝，悲伤肺，恐伤肾，忧伤脾”和“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伤心，甘多伤肾”的千年养生箴言，少一些喜怒哀乐，尽量平和心态，控制七情六欲，酸甜苦辣咸适可而止。生命在于运动，而运动有两种，即内动与外动。“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这种古训告诉人们，不仅要坚持运动，而且要掌握时间，改换姿势与花式。静坐式气功是内动，气功动功与太极拳是内外兼动。这是我近二十年来一直坚持气功与太极，基本上每天达一到一个半小时运动的动力所在、理念外化。

写毕于 2010 年 1 月 6 日上午 10 时　1 月 16 日下午改毕

岁月赋

A 银汉浩淼，岁月苍茫；宇广宙长，人生俯仰。

我们又站到了岁月的节点之上，向既往揖别，为新景畅想——参拜岁月之神：用诗情，用琼浆！

B 冬雪铺柔，春风潜荡。

这是一本普通的台历，标注的是 2008 日月时光，天地阴阳。

这是一本并不普通的台历，寄寓着我们吴江报人的忠诚、期待和向往。

它与 365 天一起，翻出日新月异，翻出屐痕记忆，翻出真情希望！

朴实，生动，真切，温良。

我们用它纪念岁月，我们把它奉献各方！

C 天地混沌，道尚未可道之时，人们对岁月的概念，除了敬畏，更多的或许是渺茫；天文历法的出现，人们对岁月才有了先期的预知、从容的把握。

预知的力量，使人类能够了然自然的诡秘，洞穿岁月的帷帐；从容的器度，使社会使人生在娴熟规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成就自己的主张。

预知岁月，把握岁月，于是收获了岁月给予生命的恩赐，在分

享恩赐的过程中，也回报给岁月的辉煌。

D 亘古而如今，如今而未来，岁月如长河而下，不以逝者如川而川不逝，不因长门夜长而夜不长；岁月不因我生，不因我亡；世人见证岁月，岁月其实更在见证世人，唯有一样值得世人敬仰：有没有辜负岁月对你的期望！

落叶飞黄，春花飞香。抱着这一份敬仰，便有了一份执着，无论你处江湖之远抑或庙堂之上，无论你偷不到浮生半日之闲抑或悠然采菊南山之旁，无论你满堂金玉抑或生在陋巷，当你参拜岁月之神时，你都能理直气壮，都能得到岁月之神的温情褒奖！

岁月赐予人们的不光是时光，它还赐予人们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信念与信仰。有了这种信念与信仰，少者，青春浩气走千山；老者，白首壮心驯大海。有了这种信念与信仰，你永远不会“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永远不会被岁月鄙夷！在你人生的辞典里，只有岁月的可爱与志士的不息自强！

E 新闻是一种特殊的岁月，新闻人信仰的是一种特殊的岁月之神。

春花总是在新闻人笔下烂漫，秋月总是在新闻人纸上丽朗！

面对岁月之神的炯炯目光，吴江报人有一种使命敬畏与特别念想，那就是记录岁月，传递岁月，升华岁月，歌颂岁月——从路上到纸上，从日出到月上，让岁月生动，让岁月辉煌！

千年水天堂，人间新吴江。我们亲近，亲近本土；本土的岁月，有着绮丽的风光。

岁月如歌。我们服务的是发展大局，我们服务的是大众生活。发展大局，大众生活，每一个章节都沐浴着岁月之光，每一个音符都激越我们使命的畅想。

吴江报人已有 12 年的成长，我们已经，并且自信，我们能够见

证岁月，也经得起岁月的见证，没有也不敢辜负自己的信仰与岁月的期望。

F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普通的台历有着并不普通的祝愿；薄薄的礼物象征着一束礼花绽放。

365天中有我有你，365天中见你见我。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弥足珍贵，不断流响。

让我们翻开每一天的日月，让我们把每一天的生活收藏。

信念与岁月共在，我们永远能够纵一苇之所如，成一页之所望！

在这个岁月的节点上，让我们相约，执岁月之手，虔诚起来，用小康用现代用文明，朝觐岁月之光！

本文为吴江日报社首次自制台历题识 2007年10月29日

窗台上的生命之歌

有一种生命无弃，忽然发生在窗台上。

有一种生命灿烂，忽然发生在干瘪欲死的躯体上。

那一天的早上，太太忽然火急火燎地喊着我的名字，火急火燎地把我拉到卧室的窗前，让我看看窗台外。

啊，唯这一看，一种生命不弃的故事呈现在眼前，一种生命灿烂的情景动人心旌。

仙人掌开花了！仙人鞭开花了！

开花并不是意外事，甚至开得这么艳丽，也不是意外的事。

意外的是，它们曾经死了，至少在我的心中，它们已经死了！

死了的植物，竟忽然间又长得枝体饱满，绿色粉嫩，花姿绰约，胜似丽人，真是人必动容，心必崇敬！

生命啊，有多少玄机，有多少哲学，有多少值得人们肃然跪拜的地方啊！

它们不知出自哪位花卉师之手，原本是四盆弃物，扔在供销社大院的墙角之下。供销社租出去了，成了民生银行，财大气粗的地方只能安放威风凛凛的石狮子，趁它们还没有被扔进垃圾桶之前，我们捡着便宜，车载以归。据说它们有极大的吸收致癌物质的功能，

于是，它们便有一种神圣的使命，为我新装修的房子吸收致癌物质。

它们的使命完成得怎样，我无法检验。因为它们始终默默无闻，无语相告。一段时间后，严冬便到。因为它们长满全身的刺，时不时扎到人的手上、身上，生疼生疼，特别是人老眼花，扎进去的刺要挑出来亦找不准地方。卧室窗外有槽，槽内放了三台空调外机，装修时剩有几块长型地砖，铺上去，它们便有了理想的去处，不会扎人了。质本硬来还硬去，命本软时还软去，一切看它们自己的造化，自生自灭去吧！

窗外乃向阳之处，冬阳春阳并不吝啬，但经严寒雨冻，它们还是形体干瘪了，形容枯槁了，看上去即使不像马王堆的宝贝，也胜八九十岁的老太，一点血肉神韵也没有，一点姿色也全无，甚至一点生机也难找了。曾听业内人士说，仙人掌、仙人鞭是耐旱植物，不能浇水，浇必烂，烂必死！想想这些“仙人”们，也真是命苦，自到吾家，从未似别的名花名卉得到过我的垂青与呵护，垂青了，呵护了，还来不及地“前仆后继”，而它们真的从未食过一点烟火，就连水也没有给它浇上一回或是一滴——它们真是仙人啊！

进入初夏，忽一夜长风，高楼风势更甚。风歇两日，无意间发现有两盆仙人掌被风吹倒，庆幸者乃未坠楼伤人，不然罪过匪浅。我急急扶正，固紧。看到它们枯槁之容，似乎看到它们将不久于世，恻隐之心忽起：反正是死，不妨浇点水吧，也算它们入室以来享受唯一犒劳，算我对得起一回。于是，各浇半杯，一浇了之，再未关注。

不料，才十天八日，仙人掌竟悄然开出黄花一朵，鹅黄晶莹，似有乳晕；仙人鞭开出红花一朵，艳胜朝霞，好生热烈。再看它们的躯体，却又像贵妃一般丰腴，绿如猫眼，肉中含液，盆盆生机，瓣瓣玲珑，让人如对美人，醉心乱魄！而在几个掌瓣鞭梢，已然孕育新芽新蕾，生命重新昂扬勃发，很盛！

神奇啊，生命就这样经历劫灰般重生，在小小的窗台外自顾自地无声地讴歌着。

不食烟火。始终无闻。“用”其任劳，“弃”其无怨。大半年只喝了半杯水，便又无私而慷慨地奉献生命绿色，奉献生命花朵，奉献生命姿色，天下有这样的生命吗？天下有这样的生命不弃、生命不死的真实吗？有，仙人掌、仙人鞭当列其首！

命悬悬兮体干瘪，
死将至兮形枯槁，
任弃置兮无牢骚；
一点水兮不嫌少，
一缕情兮猛相报；
姿绰约兮花撩人，
生命不畏死，死难畏生命！
天不灭兮有神仙道，
自能生兮质崇高！

2009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晚

清明约定

大健来电，问今年“清明约定”如何行动，说“三天”今年三十一岁了。

大健、三天都是我的战友，三天牺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

想起三天，总很痛苦。1978年底，我们三名老乡，光荣地被选调到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大健负伤致残，立了一等功，现在安徽老家享受着荣军待遇，我最幸运，立了三等功，没有负伤，提了干，转业到了南方。

再有三天我们就要出征了。那是一个风雪弥漫的星期天，我们决定出征前三个人喝一场酒。三天驻守在一个山头上，我与大健带了四军用水壶我们红军团的“红军釀”和两只烧鸡，在没膝深的雪中爬了三个小时，才到他的驻地。

三天的真名叫翟刚。在这次聚会中，我才知道三天诨名的来历，原来三天自己家里也釀地瓜酒，在他三岁时不小心掉进酒缸，酒喝了一个饱，三天后才慢慢醒来。家乡的人从此不叫他大名，都叫他三天。

或许是掉进酒缸的缘故，三天的酒量大得惊人，红军釀65度，他一次喝过三斤半还像没事人一样。因为酒，三天挨过处分又受过嘉奖。那是一次射击比武，他把酒气带进了射击场，团长当场给了他一个严重警告;射击开始后，他的十发子弹打了98环，团长说“这

小子不喝酒可能要打 100 环”。三天或许酒胆未消，竟对团长说“你举个东西在头上，我也能打下来”。于是团长让人在靶子上放了五只馒头，三天五发子弹发发命中，五只馒头被人用绳子串起来，送到阅兵台上。为此，师长亲自给他戴了大红花，并通令嘉奖。

四壶酒很快喝光了，三天掏出一只纯钢酒壶，兴奋地说：“没见过吧？”我们接过来一看，铮光晶亮，壶壁上隐约能见“US”字样，哈，还是美国货！酒壶满满的，大约装了三两酒，我们抿了一口，同样的红军釀。三天特别自豪，说这是他父亲的战利品，缴获于淮海战场，在朝鲜战场上他父亲凭着一壶酒，一个人在雪窝中呆过三天三夜，还杀死过三个美军。“我当兵时，父亲特意送我的，他说家里穷，没好东西，这个你拿着，酒壮英雄胆，壶中见人生！”我们摩挲着通体剔透、来历不凡的酒壶，好像见到了他父亲在战场上的英姿和拳拳爱心。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为报效祖国死在战场上是另一种生！”三天端起最后一杯酒说：我们现在来个约定，如果谁死了，过一年长一岁；活着的人清明一定要到他的坟上喝一回酒，纸就不要烧了……

我们是滚下山的，大健差点滚到悬崖下，幸好撞在石头上，脸上被树根划出了四五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直流……

第二天傍晚，我们三人被叫到团部，情知事发，要倒霉了！“没有出发就违纪，没上战场就挂花，你们还像红军团的战士吗？”团长的话平静而又让人颤栗。我们赶快请求处分。没想到团长的处分很怪：三天喝三斤，大健与我每人喝一斤。喝了，免予处分；喝不掉，不要上战场了！三天一口气喝光了三斤，没吃一口菜，我和大健都吐了。

敲锣打鼓戴红花，我们出征！团长用红军釀为我们饯行，突然大叫一声：翟刚，拿壶来！三天愣了一下，酒壶交到团长手里，团

长大声说：带上红军酿，别忘红军团！三天啪地立正敬礼，脸上全是泪。

我们打了七八次仗，三天一人打死了二十多个敌人。那是一次特殊的侦察任务，我们三人带领一个班到敌人前沿阵地侦察火力点与布雷情况。就在我们完成任务准备返回时，敌人发现了我们，机枪、冲锋枪雨点一样向我们扫射。我们迅速撤离。就在这时，三天的前面草丛中出现一个年轻的村姑，三天举枪迟疑了一下，竟被她用冲锋枪狂扫一通，三天倒在了血泊中！

“三天！三天！”大健狂怒，一个弹跳，一梭子弹，打死了那个女子，却不小心踩上了地雷，轰地一声，大健一只脚飞上了半空……

“三天！”我和战友们拖着大健，冲到三天跟前，紧紧地抱起他，三天只剩一口气，艰难地说：“酒……”

从三天的右胸前，我们找到那只酒壶，酒壶成了红色，子弹穿透一壁，弹头嵌在另一壁，酒与血一起流，我们将最后的几滴酒滴进三天的嘴中，三天脸上溢出笑意，断断续续地说：“别忘了……清明约定，酒壶……带给我父亲……”

我们把酒壶和特等功奖章送给了三天的父亲，老人哭得很自豪，喃喃地说：酒壮英雄胆，壶中见人生！

我和大健都活了下来，我们一直在努力践行“清明约定”。三天的墓在云南，大健行动不便，我们去了三次，在三天的坟前醉了三回，哭了三次，每次都在三天的坟墓周围洒下三斤酒；后来，我们在三天的老家建了一个衣冠冢，每两年清明去看望一次，与三天一起喝一起醉！每次酒都是大健准备的。今年清明快要到了，大健说，他准备买瓶茅台，我说不要了，我会带来，带箱“红军酿”来……

2010年3月1日

血地情怀

十八岁离开家乡时朦胧地知道家乡穷，十八岁离开家乡后发现家乡真穷。一想到家乡的穷，就想起冬天睡的芦席，春天吃的倭瓜长，夏天住的风雨中飘摇的稻草房……正因为穷，写了半辈子文章出了五本书的我，没有写过一篇家乡美之类的文章，因而总觉得对家乡有一种愧疚：家乡有一种打不开的结，那就是贫穷；我也有一种结，那就是贫穷让我讳说家乡。

讳说家乡却还要常回家乡。

三十年了，我对家乡就是这样：回去看到贫穷后便决计不再回去，回来后又惦念不休，又想常回家看看。

三十年中，我常常在未醒的梦里，看到一种血光，醒来时便恍然明白那是一种产诞生命的光芒，来自于生我的血地——而我的血地就在那总显得贫穷却又居住着“革命了一辈子”的主人的稻草房里……

血地，是一个强力的磁场；血地，是生命的永动机；血地，是梦的发源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望（忘）……”于右任浓烈的乡思里难道没有同样浓烈的血地之情吗？

三十年中，我也曾尝尽各种痛苦，甚至经受过生命的苦难，但是，

我生生地克服了它们，我总是从灾难的泥潭里从容地崛起，并意外地有了一种曾经沧海的感觉——我知道那都是血地里的血性养料不断滋润我的灵魂的结果，不管我漂泊到多远，我的生命之根总是深植于我的血地。

今年春节，我又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产诞我的血地。房前屋后的树木虽然还冬眠未醒，但我已感受到地下的三阳的初动，生命拔节的音响已经冲破冻土层，发出咯嘣咯嘣的节律；早就过了古稀的老父，虽然体弱多病，但仍然像房前的杨树一样，每一步都蹒跚着生命的韧劲。那些树都是他栽的，我仿佛看到了他躬身气喘的情形，也看到了年老的生命意志对年轻树木的默默的遗传……弟弟告诉我，祖坟旁一棵张大着几十平方米“华盖”的杨树，只是他当初烧纸后的随意一插，如今竟有了谁也不能随意砍伐它的神奇“传说”。我来到这棵树下，虔诚地用心叩拜，直感到一种生命的张大，生命的强劲，生命的凛冽……有这样勃发的生命，家乡总是要变的。

我在田野极目四望，稻草房已经少得可怜了，各种各样的楼房甚至别墅竟然在田间地头崛起成为美丽的风景。

我在田间寻寻觅觅，我说我要寻找倭瓜长。一位三十年未见的同学发现了我，把我“逼”到了他的新楼中，说：“这东西可精贵了，有时候弄点调调胃口还不错。”晚上又逼着我在他家里喝下半斤剑南春。

行前，我到了永丰镇上。四岔河上的四座桥仍然屹立着，我看着它们建起来的，有三十多岁了吧！今天，在楼房鳞次、商店林立、公路发达、集市热烈、人气鼎胜、新建了不少工厂的镇上，它们成了一种小镇发展的见证，更成了生命不老的雕塑！我在桥上俯看流水，流水似曾相识。它们盘旋起道道涟漪，似乎向我图画和诠释“永丰”的明天和家乡的生命内涵！

2003年3月14日下午

我们家的天然蔬菜园

这个春天的雨太多了，今天终于阳光再度明媚起来了。中午夫妇两人给地板打了蜡，要关上门让干一干，在老婆的裹挟下我们向太湖防风林进发。这里，在很多年前就成了我家的天然蔬菜园，春天我们来采过很多。

自从搬了家后，离得近了，直径距离也就三四百米，绕一圈就十多分钟。

这里在太湖东岸。根据古书记载，在吴越交战的时候，这里其实是太湖水面。后来淤得多了，便又围垦成了农田，进驻了一个部队农场。以防风林为界，里面是农场，外面是城市。随着这个市向太湖延伸开发的战略实施，这条原本离得很远的防风林现在已成了这个小城的最西部边缘线。

防风林的东侧是一条苏州河，以前是道航线，现在不通航了，不少地方被公路拦腰截断。河中也不知道有没有鱼，可这两年钓鱼者甚众，天天不断，晚上也有披星戴月的。最堪成为风景的是早晨常有成群的白鹭排成横队，掠水而飞，“苏州河上白鹭飞……”很能激发人的诗兴的。

今天的钓者仍然很多，沿河两岸都是钓竿，水面上都是浮子，

钓者一个个十分投入与悠闲，可能连中午饭都没有吃过。我们沿堤而行，成排的水杉虽然还没有发芽，但坡岸上和湿地里的小草都吐出了崭新生命的头，有的还把脑袋伸得很长了。而斑鸠和不知什么鸟儿的叫声，从近处或远处传来，让人听了舒心；阳光殷勤，空气含鲜，风静静，云轻轻，草油油，春天就这么悄悄地亲近着你！

这条大堤就是我家的天然蔬菜园。蒲公英摇曳得起劲，金黄的花与阳光争着灿烂，在大堤上、坡岸上、湿地里，都显示着它们的存在。我们两人胃都不好，我这两天更是疼痛未去，夫人说，蒲公英对胃很好，吃不完，可以晒成干，当茶喝。我们徒手而来，夫人折树枝当铲，我便用手抠，很快收获了一袋。与蒲公英争彩的还有枸杞头。清明前吃枸杞头在江南民间甚是普遍，医书上早有枸杞明目之说。可惜的是它没有蒲公英那么蓬勃，粉嫩的脑袋在杂草中伸出来显得有些羞涩，我们便随便采了一些。

再往前走，就是我家天然蔬菜园的主景区了！这里主要盛产野菊花。它就在大堤的西坡岸上下。今年看来还是来早了，它们同样没有蓬勃，不像往年那样一大片一大片，只有一些耐不得寂寞的急先锋崭露头角，在枯草中、乱树中、湿地里，唱起生命的歌舞，似乎要将福祉及早地送给对它有情有意的人们。菊花清心明目，提神醒脑，是一种常用的治病与保健的药材，江浙一带广为种植，杭白菊、黄山贡菊都很有名，众多人士的茶具中经常绽放它们生命的花蕾。但它们不是野菊花，是人们有意种植的。还有一种菊花，在南京很当其道，也是人们种植的，但主要是作为蔬菜上桌供人们食用的，大量晕腥进入肚腹后，再吃一点这样的菊花，大有去油腻的功效，让人口舌生津。可惜这里的野菊花也不是那种，它是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自我存在，不向人们索要一点施舍，兀自生长于沟渠之侧、杂草之中，在那贫瘠的土壤中，长出的身躯虽然有点瘦弱，但生命

的勇气与慷慨却是那些家菊花无法可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们没有得到一丝肥料，没有得到人们一丝关爱甚至多看一眼的目光，还经常有许多装修垃圾和各种污垢倾泻到它们身上，把它们掩埋得严严实实，但是，它们不自弃，不自卑，不自馁，不愤恨，依然按照春风的约定，只要一点阳光，一点水分，它们每年还是在这个时候从地下、从缝隙中钻出自己的脑袋，舒展自己的身体，迎着春风，跳起生命的舞蹈，为这个世界奉献一点自己的绿色。然后，它们老去，枝叶化作肥料，根茎埋进土层，积蓄新的生命力量，再到第二年的春天兑现自己的约定。

这就是我家的天然蔬菜园。我们来了，随着一阵微风，它们点了点自己的头，好像在欢迎我们，因为只有我们理会了它们，看到了它们的存在，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它们很乐意地装进我们的马甲袋，鼓鼓地随我们来到我们家里，上桌，泡茶。

这就是我家的天然蔬菜园。往年，我们会来两三次，今年我们会来得多一些，虽然我们也不会给它们什么，它们也不需要我们什么。

2009 年 3 月 14 日

野菊亦能寿，何必饮高台？

家尊今日寿，儿在幽州台。台下生春草，江南尽腊梅。四时岂知老，两地且衔杯。都是陈家子，咸非郭子隗。古人今已矣，来者何愁哉。岁岁香雪海，有无仙鹤来？

今天是我生日。这是吾儿从北京发给我的生日贺诗，难得他年年记得。

人在小的时候，常有两大盼望：一是天天盼望过年，一是年年盼望过生日。过年有好的吃，过生日也有稍好一点的吃，在我老家过生日至少要吃两只煮鸡蛋，去轧一次面条，酒是没有的，大人没有，小人更没有，原因也简单，因为穷。虽然穷，家中其他人也能跟着一起吃鸡蛋晚上、吃面条。虽然简单，但开心。由于开心，生日过了一个便盼望着再过一个。按照自然规律，人，生的开始也是死的开始。少年盼望过生日，原因就在不知这个道理，有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意思在。过生日与过年不一样，年是永远过不完的，而生日总是会过完的。人生半百有余，自然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生日过不过已经全然无所谓了，最好不要过。

不要过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并不因为你的愿望，那个生日就不来了。该去的总要去，该来的总会来，所以我的生日又来了。

五十而知天命，我已过了天命之年，在向耳顺进发了，一路波折，一路昂扬，箭已离弦，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倘若人的一生是在翻越一座高山，似我早已爬上山顶，有过山无绝顶我为峰的感受了，无论光荣与否，天空的云彩总会说你已与它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与抚摸。上山必有下山时，日行中天，就是日行西天的开始。我现在开始下山了。我这一生没有上过喜玛拉雅山，也没有上过珠峰，但上过泰山、华山、恒山、黄山、三清山、九华山、紫金山、宝塔山等山，它们也都是名山，我愿足矣，因为在我踏进它们的怀抱时，它们告诉我很多，让我领略了很多，懂得了很多。青山之所以不老，因为青山不属于你一个人、一代人；人之所以老，因为青山呼唤生命的延续和重新崛起的生命，只有延续着和重新崛起的生命中，会有真正读懂青山、与青山同荣的生命存在，青山需要他们，青山赏识他们。因而，无论名人伟人，还是凡人俗夫，无论他过了多少生日，其实都是生命在一个时期的表现与表演，完成的都是接力生命与传承生命的职责。因此，生日的多少，并不重要，关键是你拥有的那些生日的含金量如何，或者说你所拥有的生命过程的价值如何。我的生命已有传承，而得到传承的生命，将负起更为重要的使生命拥有更大价值与传承生命的使命与责任。蜉蝣一生不知其短，日月一生不知其长，正所谓也。

但是，下山的旅程并不是生命的结束，生日要来还是来的。人生半百不为老，行百里者还半九十嘛！青山的另一半同样有着壮美的风景，广袤的绿色，让你焕发上山时可诗可画的雅兴；也可能遇到一些险阻，让你一逞上山时歌泣两宜的无畏；或者还有神秘的领域，让你兴起敬仰神灵的虔诚。去过青山的人们都知道，所有青山的风景并不都在上山的那一面。造物主从来作兴公平用力与摆布！

人为绝顶人也有为谷之时。但那是生命的最后唱响，就像那夕

阳与晚霞，也能同样灿烂与绚丽。而死的开始又是生的开始。有人说人是有灵魂的，而灵魂又是不死的。这道哲学命题至今没有定论，但不妨宁信其有，所以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又是值得珍惜的，生日不想过也是要过的。不过，过法可以从容一点，随意一点，尚法自然最为善，纵歌纵酒两相宜。

昨天，我们去采了野菊花与蒲公英，今天，夫人各炒一盘，因为胃痛，未佐小酒，亦吃出自然之味，通灵之气。

下面是为儿子贺诗步原韵和之：

野菊亦能寿，何必饮高台？一窗耀春阳，三弄听疏梅。日行中天际，水斟葡萄杯。生命留屐痕，平凡仰郭隗。岁月无已矣，子孙可壮哉。河上飞白鹭，胜是仙鹤来。

2009年3月15日星期日

油菜花黄了

又到油菜花黄的时候了，说明春天来得越来越深了，想不亲近它都不行。

我的老家在苏北，起先那里只种一般的青菜，都是种在自留地里，而且只准是旱地。青菜开的花也是黄的，也很好看，农民靠它结籽然后去街上换成菜籽油，我没出来当兵前，每年都要干几起这样的买卖。后来，倡导多种经济作物，“集体”才在大田里种了，油菜出油多，出油多便换钱多。这是号召种植的原因。不过，那时我已离开家了，后来回家时看到，才知道油菜在苏北也是能蓬勃得很，好看得很的，一点不比在苏南逊色。以至现在的宁靖盐高速公路两侧都是一片金黄，如果你是在春天经过那里，那你的车好像就是在花丛中出入穿行，它会毫不吝啬地给你享受，你要多少它就会给你多少。如果把它比成花的走廊，那个走廊长达一百多公里；如果把它比着美女，那在一两个小时中，你肯定应接不暇了。

江南应是油菜花铺天盖地的地方，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油菜种得忒广袤，忒鲜艳，因而，油菜花也成了春天最为广泛的春色，撩人得很。但是，随着城市化推进到广大的农田里，农田里崛起的都是厂房、高楼或者小区，现在的油菜花明显地与粮食一样的减少了，

即使在城市边缘，也要退避三舍，到那旮旯里去争一份春色了。这一减少有时带来一点恐怖：城市化还要继续推进，当推进到农田全部是“城市”时，你可能会像上海人、北京人一样，要看油菜花得开着车子到江西婺源那样的地方了。

其实，这也并不恐怖。七八年前，我一家人曾到市郊野炊，就是走进一大片油菜花深处的。阳光和煦，春风荡漾，菜花如浪，蜂飞蝶舞，清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油菜花香，我便在那柔柔的小草上面睡着了，做起了梦，成就了《邂逅陶渊明》一文，文中便有了哪天油菜花不存的担忧。可能还真的要怪我的那个梦，从那年以后没两年，那片油菜花便永远地没有了，那里成了一个小区，小高层，高层兀自拔地而起，最值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也买进这里的高层，比划来比划去，我住的地方就是当年油菜花盛开、蓬勃和让我做梦的地方。当今年油菜花开了的时候，有人读了我的那篇文章，建议我再到那里去重寻旧梦，我才感到有说不出的话语。天哪！我不知道是要庆幸，还是要忏悔！可这能怪我吗？我不到这个小区，就会到那个小区，以前这里是农村，现在的哪个小区不是在拔除油菜花后竖起高楼，来掏人腰包，增加GDP，急速膨胀城市之功已在不灭的？写到这里，想到一个词，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都不会漏，油菜何以堪哉！真的要起一身鸡皮疙瘩般地恐怖了！

值得安慰的是，我做梦的那片油菜花地虽然不存了，但在这个城市的边缘，向西是太湖早先的滩涂后来围垦起来的大片田野，我凭西窗眺望，还能看到油菜花在大片鱼塘的间隙中开放出来，白鹭经常在那里起落飞翔，晚霞夕照下，油菜花仍然金光闪闪，时有清风入槛，我也能从中努力地嗅到一点清香，可能它释放自油菜花的体内，虽然它有点湖藓与鱼虾的腥膻。我很庆幸，我竟能不出家门、不去野炊，就能闻到这种天然馨香，但我也知道这种不出家门就能

闻到这种馨香的时候不会太久长，因为我们的城市正在向太湖延伸，开发太湖的号角早已吹响，很猛烈，要不是金融危机，说不定今年的油菜花就不会开放。因此，是金融危机苟延残喘着它们的性命。是要开发，还是要花事？人花争地，城花争地，有时就这么从容对立着。

对立总是会被打破的。油菜花不是我们的主旋律。太湖深处的油菜花迟早还是要遇到“万劫不复”的。到时我们也只好去当上海人，要看那花，要到花丛中做梦，那就到婺源那样的地方去。婺源我也去过，那与陶令可是一个省份，那里的油菜花真是漫山遍野，花在山上，便更多了一份仙气，多了一份神秘，也让人多了一份心力，这是一望平畴的我们这里所没有的。只是感到那里的油菜花没有我们这里的肥腴，环肥燕瘦吧，这也没有什么，同样能得到“上帝”的宠爱。

那么，纤瘦的油菜花，我在内蒙草原和山西五台山上也看到过，贫瘠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有点困惑的是那时已是10月份了，那里怎么还会有油菜花开着？很显明的是，这些花是来不及结籽了，它们的努力开放最大的意义可能就是要留住春天的尾巴，精神更为可贵。记得当时在车上我曾写过一首诗，不过存在另一部手机里，手机不在手头，今天掏不出来，以后有便，再翻上来吧。

2009年3月22日

也听西江月

大约从惊蛰以来，每到夜晚，我在家里都能听到一片蛙鸣之声，特别是关掉电视上床入睡后，蛙声更是此伏彼起：时而独唱，时而合唱，时而出现几个声部；时而低回，时而高涨；时而江河澎湃，时而小溪轻泻；时而窃窃私语，极尽缠绵之意；时而引亢振作，极尽纵情之势……只要天气良好，每天晚上我都是欣赏与陶醉着这种美妙的天籁之音，听着一部部音乐剧似的进入梦乡的。

听着这种美妙的自然之音，很能让人回到童年。因为我从乡下走来，我们的童年就是在一片蛙声中看长的。农村人生活在秧田麦浪中，每年大约也是从惊蛰起到稻米收割、严霜下降时止，可以听到七八个月的蛙声。最让人难忘的是在夏日之夜，我们弟兄与邻居姊妹，往长条凳上一坐，或往芦苇席上一躺，旁边点上熏蚊的艾草、杂草，数着天上的星星，听着秧田里的蛙声，说着说也说不完的故事，然后带着一身清凉回到“热烈”的屋里，去做带汗的梦。至今想起来，那是一种很闲散很美妙很无忧的境界，可惜那时没有读什么书，不知道有个辛弃疾，不知道他有首《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简直不就是

写的我们家乡、我们童年听蛙的情景吗？除了我们里下河流域没山，哪一句、哪一字、哪一个画面，跟我们那里不像？遗憾尚不止于此，还有那时虽天天听蛙，却从来没有往心里去，大有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模样。

知道有这些遗憾是在离家当兵以后。因为从那以后，基本上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城市里有的是喇叭声、叫卖声、歌舞声、霓虹灯的闪烁声，各种不入法耳的噪音，却独独没有蛙声。即使有，那也是在菜市场里，有人把蛙捉来卖肉，在蛙“临刑”时可能发出几声凄厉的哀嚎之声，听来除了起一些鸡皮疙瘩，是不会感受到蛙声的美妙和辛老夫子《西江月》的意境的。因为人有记忆，见蛙思其声，读蛙忆其声，特别是这轮“西江月”，总是让我对童年听到的那些蛙声产生怀念，又对年少不解风情颇起遗憾自责之心。

人生忽忽，当兵时我才 18 岁，没有想到 32 年后，入夜的蛙声竟能穿牖而入，轻叩或重击我的耳膜，让我重新欣赏到童年时蛙声的美妙境界；风声雨声读书声，有时不能让我安眠，却是这玲珑悦耳的蛙声常常送我入梦。

说起来，我现在还是生活在城市里，住的是小区高层，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蛙声的，而且我已习惯想听蛙声时便从记忆中寻找，或者从“西江月”中品味独特的蛙鸣意境，这也常常能让我陶醉。但是，因为我现在住的房子是在城市的边缘，直径百米外便是太湖防风林，然后是密密匝匝的鱼塘连绵向西，直到太湖。太湖的蛙声太远，是听不到的；鱼塘的蛙声也有距离，殊难辨别。倒是在我小区的西面与北面，有着两三百亩的空地，据说挂了牌，地价太贵，没有遇着个有气魄的老板举牌拿下，于是这里便姑且成了一片闲地，也是极尽荒芜，数年前的芦苇脱尽华衣坚挺地耸立着。地呈“丘陵”之势，高处让那些不付“地租”的人种上了菜，因此有不少油菜也不失时

机地开出了花；低处则盛满了今年殷勤不断的雨水，更有以前的废弃鱼塘和一些没有出路的小河沟，弃斥其间。这么一片不上大雅之堂，可能还影响市容的地方，现在竟然成了蛙类的“天堂”，它们栖息繁衍于废河旧塘，甚至嬉戏于涸辙之水，不嫌其窘，不恶其臭，不枕其忧，不知其累，昼伏夜出，连片而歌，用自己美妙的声音吟唱自己的生活，慷慨奉献给附近人类发自自然肺腑的天籁，努力呈现这种具有特别灵性的心性与本色，并不向人们也不向社会甚至这片自然索要一点点回报，焕发了范老夫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种舒广而无私的胸襟，使得世上的知音，为其感动，为其感慨，为其动容，为其作颂，甚至为其不平。

我就这样天天听取蛙声一片，也天天带着这种有些复杂的情愫，有时酣然，有时梦醒，有时焕发诗情，有时莫名颓然，有时醉读嫁轩，有时战栗菜市，有时徜徉童年，有时忧生日后。因为，我比蛙们清楚，它们今日歌声连片的“爪洼天堂”经不起太湖开发的强势推进，在这片“天堂”里今天还在吟唱的它们不是被活埋到水泥钢筋之中，就是要被赶出这片家园，向西，被赶进太湖——我总有一天听不到它们吟唱的声音，听不到几部合唱或者缠绵私语。因而，我现在渐渐地不愿意再听它们的率性演奏，因为跟我少年时不解风情一样，它们更不知它们生命旅程充满由人类带给它们的某种难以回避的劫数，我从它们今天的演唱中更多地听到它们日后凄厉的哀鸣，到那时我还要在房子里听它们的声音，只能重回童年的记忆或者捧读“西江月”的想象……

2009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

一路见佛

已经多年不早起跑步了，还是在部队时在紫金山上常跑。后来变故多多，便以气功转而太极为练身之术。三月底起，忽然“重操旧业”，围绕住地跑出三五公里，每日大汗，天天洗澡，自有爽朗处。

春日已深，路上风景自是殊异，花草吐鲜，鹭鸭常见。而能触动心旌者，则是常常见佛。

那日，一条十分狼型的狗，在路侧坪草中颠狂，不慎掉进一只无盖窨井，女主人翘臀匍匐，对井中爱犬徒唤无奈，虽让老公开车来救，但只一铁丝并不能吊而起；倒是一老农越阡穿陌，拿来自家钉钯，齿穿犬项圈，一举成功，只落一声谢谢，自顾而去，视其背影，俨然一佛也。

那日，忽见前方一女士，身着白色运动衣，下袭红裤，从一部红色轿车中拎出一只红色马甲袋，倒出一只鱼网状袋，袋中有物，远视以为龟鳖；然后双手合十，二目内敛，口口念念有词，作祷告状；及至近前，才见袋内原是两只刺猬！女士二目微启，说她要放生，她是信佛的。至于刺猬来路，我未及问，她亦未说明，只是问我此处放生合适否。放生之心虔诚，让我想起前年去安吉放生刺猬之行。然见此处地虽已圈，开发未启，但人车来往还类喧嚣，特别是嗜食

野味、专捕野味者无孔不入，且此处不是安吉，没有竹海。我只能告诉不宜，建议向西，深入太湖。她信然，收拾上车，逸然而去。佛心让人感动，人亦似佛；我却又忧，西去终究不是太湖腹地，刺猬命运仍不知吉凶，但女士之行径毕竟已如活佛，她放生，别人杀生，毕竟管不过来。

那日，前方忽见两位女学生，骑着自行车赶学。一女生车链条掉下了，另一女生相助重装。可惜，反复者三四，亦不能成功。此时见一老者跑步而至，止下步来，援手相助，链条套齿，车得重行，并郑重相告，链条太长，定要拿掉一截。两女孩唯唯诺诺，叠言称谢。老者欣然。老者者，本人也，似也做了佛一回。

佛说，人人都可成佛，佛即我，我即佛，心即佛，佛即心。记住了，不要以为一定要到西天，或者吃斋念经、山寺修行，才能成佛；只要有佛心，有佛行，人人皆可成佛，处处可以做佛。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佛者，善也！善为佛之要也！

2009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二

走进一回舟舟的心灵

A 舟舟没有出场，掌声便响成一片。

舟舟已经退场，掌声仍然经久不息。

感谢吴江日报阳光150，让舟舟走进吴江人民的心里，走进我的心里。

感谢舟舟，用他真情指挥着的音乐，让吴江人民走进他的心里，让我走进他的心里。

B 常说吴江人、包括我，比较吝惜掌声，可人们、包括我为什么会把掌声慷慨地送给舟舟呢？

是送给舟舟吗？是送给音乐吗？是送给他的指挥艺术吗？

舟舟呆傻可爱？舟舟憨态可掬？舟舟指挥痴狂？

有人说，舟舟自强不息，今天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对音乐的独特驾驭，都是自强不息的结果。

错了。窃以为错了！

天才的产生，有时其实就是搭错一根神经，非常容易，根本不需要自强不息。

天才不是全才。企望成为全才的人需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人永远成不了天才。

舟舟靠的不是自强不息。

C 舟舟指挥动作幅度极大，形体也常常扭曲变形，有人说是夸张。其实不是夸张，而是投入，卖力的投入，痴狂的投入，陶醉的投入。而这种投入完全出于自然，决不是故意、矫情、夸张，就像他在现场说话一样，亢声亢气，冲得吓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自然的投入？知道他身世与命运的人都知道，他虽然已经29岁，可他的智力却只有3岁！

3岁的孩子，他们所做的一切，有多少经过预谋，有多少带有矫情，或者进行过夸张？没有，他们总是想吃就吃，想拉就拉，想哭就哭，想打滚就打滚：一切随心所欲，一切出于生命的本能，一切出于诚实的自然。

舟舟的投入就是自然的投入。他的投入充满童真，充满无邪，是从心底深处迸发出来的艺术洪涛，一路狂泻，冲堤决坝，乱石穿空，以至身形错位，力度张扬，全然没有掩饰，没有故弄玄虚，没有哗众取宠，甚至不知羞耻，不懂得情感，不知他指挥的是音乐、是艺术，不知他自己是一个独精一术、独存一念的天才指挥家！

因为他是孩子，只有3岁！

正因为他是孩子，他的指挥才充满着真、纯、清澈透明、赤裸赤诚……

你见过孩子做事不投入吗？而他的“投入”不自然、不本能吗？

D 现在似乎要研究一下时下已被人们叫烂的“投入”了，词汇本身是冰冷的，而人们以什么样的情形或曰心态去投入，则有不少的温度。

自然，我主张的投入，是一种天然去雕饰的原生态、自然而然的投入，或者说是孩童般的投入，雅一点则是舟舟般的投入。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投入，离自然可能远了点，投入不仅有

目标追求，而且有许多矫情、伪装、掩饰、故意之类的东西充斥其间。

没有目标的投入，时下人们是不肯干了，但矫情、虚伪的投入状态，却并不好。

好在人们不是舟舟，不是真正的孩童。

值得惋惜的是，人们都是从孩童过来的，投入为什么不再带有孩子气呢？我们不得不问到社会功利和社会道德上来了。

人们生活在功利世界中，从孩童开始，便又面临一个道德修养问题。功利，一般情形下，是物质性的，多少有点生活必需之味。而道德，我们所倡奉的道德往往叫人们远离自然、远离童真，有时候，一句话，可能要求或者迫使人们对自己进行包装，修饰，打磨掉个性、梭角和一切从娘胎里带来的自然模样，并且定为一种崇高的境界，茶道、禅道就是其上乘形态。于是，压抑、修行、矫情、虚伪的投入便多了起来。穿起裤子放屁，躲进房间亲昵——自然、本能、赤裸之类“一片汪洋都不见”了。

舟舟有目标吗？舟舟知道道德、知道修养吗？可以说他不知道，他也绝没有要当天才的想法与追求，也没有要当道德完人的准备。

正因为“没有”，赤裸地、本能地、自然地去干，却成就了他的天才与道德君子——不识谱，不识钞的人，会追名逐利吗？而远离名利，却是道德君子的基本条件。

于是，想到了老庄，想到了“道”。道之根本，甚至有人认为道就是“法自然”，不去说此。

道，讲究“体道”。体道乃是追求一种宇宙精神，追求物我交融的心态。要达到这种境界，当然得去除各种内外阻滞、障蔽，包括超越外在各种因素的诱惑和影响，突破自身形骸的拘限，消除一切智能活动和成见，“外天下”“外其身”“外生死”，达到“坐忘”。既如斯，便是还原自然，还原童真，还原质朴，矫情、虚伪、包装、做作、

作秀、表演，都是不必的了。

为什么舟舟指挥狂放、身心互动地投入，大约便是进入了这种化境；而他的老师指挥时却中规中矩，棒动身不动，面貌岸然，一如处子，可能就是因为他过多地考虑到形象、道德、风度之类，智能活动太多了！虽然没错，却怎么也没有舟舟洒脱、不羁。

傻人有大境界。孩子有大境界。投入能发自自然，忘乎形象、道德、风度、功利，放掉这方面的智能活动，不在乎社会影响和评说，便是真投入！

“高山流水”——手机响了，不写了。

2007 年 5 月 10 日

“能有鱼就不错了？”

早晨跑步，总能见到一些风景，或者得到一些感受。

前天早上，也在跑步。路边是公园式绿化风光带，带边是条河。一对来自滨海的夫妻在收获自己张鱼的成果，男的穿着皮筒裤，下水捞起一条又一条网笼，好像有十多条；女人推着车，车上有个大大的塑料桶，桶里装着鱼虾螃蟹。鱼为小参条，虾为小河虾，螃蟹是长不大的那种，野生杂牌。攀谈中，女人抱怨：“鱼怎么这么少？卖不了几个钱！”我看看，总体数量不多，虾只几两，鱼只几两，蟹只几只，真的卖不出钱，辛苦倒是真辛苦，外来人员也不知有没有正式工作，倘靠张鱼为生，缺大发了！

说了一番同情话，继续跑我的步。“鱼怎么这么少？”是啊，怎么这么少？这条河算是清澈了，因为严夏还没到足，水还没有发腐，白天、早上甚至晚上，垂钓者不少，有时主动问他们钓到多少，回答或是没有，看看实际战果，也真是对不起他们一坐几小时甚至一天半日，要是我怎么也不干。我对他们说：大钓钓心情，中钓钓人，小钓钓鱼。虽然他们不咋懂，但对“钓心情”颇为接受。其实，这三句名言是我许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中的，要解释者只有中钓，钓人者，姜太公也，钓到的是周文王。

“鱼怎么这么少？”是的，怎么这么少。想着想着，我的思维突然调了个向，自言自语起这样的话：“能有鱼就不错了！”

经典啊！亏我能在颠法颠法中想到这句话，可不是么，现在哪里鱼不是这么少？现在哪里还有那么多鱼？能有这么多鱼，容易吗？

就说身边这条河吧，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即使农村公共河道，还有像这条河的吗？河里还有野鱼野虾吗？小的时候，河边淘米，用淘箩一舀，就能舀起几条参条来，早晨河边一蹲，就能从嫩草里捞起几只正在喝露水的虾来。现在有吗？没了，没了，全都没了！你去看看那些河道，别说鱼虾，就是水草也不长一根了。水能清澈，就烧高香了。可是，水虽然经常换，还是臭，还是黑！最怕的是夏天，臭飘四野不说了，看看那气泡，还有那浮起来的黑色“尸块”，呕心都呕心死了！最盼的当然是上面有大领导来，那水能清几天，暂时不臭了！

这可是江南水乡啊，至今还称为鱼米之乡，并一直自豪着。这些河流过去可有很多名士来过的，好在现在他们不来了，来了也做不出韵最娇的新词了，什么“断云一片洞庭帆，玉破鲈鱼霜破柑”“垂虹秋色满东南”。

这些河道里可不是“鱼怎么这么少了”，而是鱼怎么一条都没有了！最要命的是，有些小鱼小虾趁换水时“私游入境”，冒失快活的结果，就是很快都死于非命，准确地说是夭折，因为它们毕竟还是“幼童”啊！

太湖三万六千顷。河多，湖多，水多，鱼多，虾多，蟹多，尝有“太湖三白”闻名餐桌，今有“太湖螃蟹”横征各方，可这些只能在太湖中围养着，还有鱼塘，当然还有一些内湖围养着，河道中几乎没有了生命迹象。在嗜吃“野生”的当今，野生鱼虾真是凤毛麟角少来稀了。

能怪鱼虾的生命力、繁殖力、适应力不强吗？不能！怪什么呢？不说亦人人明白。

不过，还想说三句。一句是：要搞现代化就要牺牲环境与生态，这是不对的，知道不对的人很多，但却做着这样不对的事的不少。二句是：现在城市河道的换水，可不是自然流淌，而是用强有力的动力硬抽的。因为城市为了防洪，构筑了大包围，闸门一开，不是太湖水流进城市河道，而是城市河道有污水倒灌进太湖。所以，换水费电费钱费时费力。这可是水利的“杰作”，只考虑了防洪，却破坏了自然水系。洪是防了，水系乱套了。三句是：这换出去的水没有进太湖，到哪去了？到运河中去问候隋炀帝了！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自然水系是不能人为破坏的，破坏了，可是要祸害子孙的。就像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它会变异，水系被破坏后，自然会以其它形式对人类进行报复与处罚，鱼鳖不生，河道污染，是外在表象的一种；还有什么，老天还没说，或者说了，我们还对抗着，但有一条惩罚是必然的，只是来早与来迟，来轻与来重。

现在要搞“乐居城市”了，新名词新概念。好总是好的。其实“宜居”就不错了。恢复水系，恢复生态，恢复自然，恢复环境，其实在“宜居”时代就应当解决了，可是解决了吗？没有，却已要让人“乐居”了！那么，人们只能希望在乐居城市创建成功前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不要牌子拿到了，河中“鱼怎么这么少”还是这么少。现在的牌子拿了一块又一块，创也易，建也易，拿也易，可鱼就是多不起来，不知这牌子到底与鱼有没有关系，值多少钱，怎么一检查就通过，一考评就授予？

“鱼怎么这么少？”“能有鱼就不错了！”其实都是不行的。

2009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

今朝有酒我不醉

今朝有酒今朝醉，是一种人生状态；今朝有酒我不醉，是一种喝酒功夫。

酒是个好东西。能让人享受滋味；能作交谊交易；能让人难得糊涂，愁梦两依；能显现人生状态。

吾亦好酒。小时居家，父亲常藏一瓶地产乙种白，吾常偷抿，只一两口，不敢多。出得家门后，始无酒；后有酒，便常醉。醉多了，便出现今朝有酒我不醉的景象。倒不是因为翻成海量，而是了悟了一种喝酒的、健康的、人生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真谛就是酒为人活着，而不是人为酒活着。

人活着是不易的，活好更难。活着，活好，原本可以无酒，但有酒更能活出滋味来。

我还活着，但也曾死过，当然不是真死，而是差一点便死。因为生病，阎王召见过一次，但上帝说命未该尽，我又活到今天：今天还在喝酒，时不时的。

说起当初之病，亦与酒有涉。人命如驼，多一根草也能压死，何况吾病已沉，朋友之赐，一饮而尽，于是小鬼锁拿——生生死死酒一杯，让我在病床上咀嚼回味经年。从此戒酒，一戒十年。

酒是有性情的。这种性情常常与人的性情相通，唯这一通，我又与酒勾搭成友，深交几十年。酒中有情，杯中有理，壶中有智，所幸酒道亦是禅道，参悟日紧日深，便有了今朝有酒我不醉的高风亮节。

吾血也热。生而好烈酒，60 度、70 度，可以与我的血一起沸腾，沸腾的结果，是活脱脱出一个大丈夫的情怀、品格，伟岸、壮烈、激昂！面对生死，面对血腥，总有樊哙豪情：杯酒何足辞！但是，许多年来，我将壮烈化为温柔，高度一般场面不喝，家中小抿；红酒、黄酒，涓涓当家。剑有纯钢，亦有绕指柔。红黄当家，便是那绕指一柔。柔来克刚，惺惺败阵甚众，今朝有酒我不醉的大旆依然在我的阵地上猎猎着。

吾情也浓。故人相见，推杯换盏，从不“黄四娘家”，一腔浓情，红黄可比，古窖喷芳。心情大好，春风来驻，小溪潺流，鸟语花香，即使得饮一江一湖，也只作穿肠过，何醉而有？愁借酒浇，愁复愁。心如旷川，层云不生，弦歌生色，风月齐光，今朝有酒我不醉，似为情之必致，酒知人意。酒，喝的是一种心情。当然，恰到好处，却要玄机在握。

吾命也真。真得就像那纯净和醇厚的佳酿，杯杯无假，不掺水，不加冰，不伴雪碧，酒风酒德，当为千古珍品。唯命之真之贵，必得令酒佐命，而不令命来佐酒。酒可多，却不能贪；人可醺，却不能醉；情可纵，却不能狂；命可玩，却不能赌。命说战斗可续，则续；命说不可恋战，则止。果如斯，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可开，其奈我何！

今朝有酒无须醉，因为明朝酒还有！

2009 年 5 月 21 日

阳台虽小梦境长

儿子的MSN上挂了四个字：阳台遗梦！这跟我的北京之行是有关的。儿子考上国家机关公务员，行踪飘萍，在外常驻两年后回国，拿到了机关配售的二手房，限其三个月内搬出现租住地。我之此行，实为其房子装修事。

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一生有三分之一甚至还多的时间是睡在梦里的。出行在外，一是食，二是宿，至为重要。宿，便是睡，还要有个睡的场所。儿子租住的地方也是机关的，类似宾馆的标准房，有床两张，本来父子各占一床，自可安睡。可惜的是，一个神经衰弱，睡觉但求桂花落能听音；一个沾枕便呼，天塌地崩无畏。一嘈一静，同在一房，便不能琴瑟和谐。去前，儿子便短信相诫：治好打呼再来！可见其心理忌禅之至。呼是治不好的，何况只有几天时间。于是，只得带着呼噜赴京，第一夜便空前震撼，儿子一夜难眠，辗转反侧中把被子裹住头颅耳朵，却又不经其热，便大开空调，以祛暑热，结果只一夜便渐成感冒之势，至第三日便生剧烈，上了班，领导又让他回来休息；我又反受其害，被染感冒，并带回江南，作斯文时依然未痊。

第二天，儿子说他晚上要睡阳台，我嫌他说得迟了，不然我早

睡阳台便不至于干扰一夜。经过争论，阳台还是成了我的寝室，一睡三夜，至于有无梦遗在阳台上，还真说不清楚。如果感受也是梦，那么便有。

首都毕竟是首都，大道通衢，车水马龙，彻夜川流。住地后面便是广渠门外大街，10 车道，还是塞得满满档档。阳台虽在 13 楼，却几乎正对马路，那种川流不息声，没有一点睡功，是绝计不能到阳台做梦的。感谢北京那几天入夜生凉，阳台两头有窗，关掉通房间的门，睡在床垫上，还能盖上丝棉被一角，当然要到下半夜，上半夜则要扇凉，所幸，我还真带了一把折扇。

第一夜是一种煎熬，并不是因为热，也不是因为逼仄，而是因为马路对面的彻夜施工，大型推土机轰鸣不息，石子在车斗里咯嘣脆响，铲地之声刺破耳膜，简直就像进了一个刑讯室，刑具便是那撕心裂肺、剥皮抽筋式的噪音！真正想不到，中国的首都，竟然允许这种扰民行为进行彻夜摧残。一夜野蛮，对面堆着的约有一百多平方米的高高土堆被削平了四分之三模样，还有那四分之一让我担心第二个恐怖之夜的来临！所幸却又所怪的是，“刑讯”之夜没有再来。

儿子对我阳台之夜颇为关切，我却答之以“蛮好”。我是怕他自告奋勇，争到阳台上去睡，以他那点睡功，与阳台是一点缘分也没有的。

第二夜第三夜，我还是睡在阳台上。一边听着车水马龙，一边看着不夜的首都夜空，在常常的半梦半醒状态中，心神游走不定。我在年轻时，也曾有过几年的神经衰弱，当时在紫金山上，那是一个相当的静。所以，我对睡功很好的人十分羡慕，觉得能做梦是一件相当幸福的事，因为人的一生总是与梦不能分开，梦有无数种，色彩纷呈，有梦说明人还活着，无梦说明人有了问题。好在我后来

神经不衰弱了，三十年来，睡得太多，梦得太多，终究有多少梦，已多得连自己也数不过来，想不清楚了。睡功太好，其实也不是好事，想来想去总觉得浪费时间与人生。一个人一辈子是很短的，睡觉做梦太多，实在可惜。有人要延长生命，便用上了缩短睡眠的办法，比如三更灯火五更鸡。可是，这也痛苦，悬梁刺股便跟着出来，生动感人，但细想想那便是头皮发麻、腿上流血，只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把痛苦硬说成是快乐。倒不如那天天神经衰弱着，老天爷为他们赚取了时间，延长着在清醒状态下的生命，用不着拿个锥子去扎自己的肉，不疼，无血腥，少做前世今生可能没有见过的梦，多好啊？可当我真的有那么一回无眠之后，才发现那醒着的时间是赚了，可日子并不好过，头昏脑胀，浑身发软，思维不畅，宁愿不要那可以延长的时间，一个呼噜打到天亮，有没有梦中娶媳妇无所谓，只要睡得忠实而又踏实就行。所以，我又十分同情那些有觉睡不着，有梦不能做的人们，比如我儿子，比如我儿子他妈，她们才是真正的煎熬。好醒不如好睡，无梦不如有梦。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人要有一半清醒，一半糊涂，光糊涂还不够，还要呼噜。该梦则梦，该醒则醒，清醒太多，就像聪明太多一样，并不全是好事。迷迷糊糊地想着，也就迷迷糊糊地睡去了，浑然忘记在阳台上。

身体好像飘了起来，飘啊飘，飘到了一片丘陵中。啊，那不是青龙山吗？那不是我的新兵连吗？在一地稻草上，我酣然睡着，睡得很香，一睡竟然四个月！新兵连训练终于结束了，我们清理铺位，稻草掀起来了，一片已经睡扎实的浮土，浮土里尽是蛆蛹！我们原来竟是睡的猪圈！猪圈怎么样？不是照样做梦，照样做得那么香那么美吗？嚼得菜根，睡得猪圈，不是照样入党提干，后来的日子过得还挺滋润吗？

身子继续飘，好像飘到了一座医院，飘到了病床之上。那里是

很静的，除了死人，夜里静得让人恐怖。一片绿色的海洋。院子里的树是碧绿的，树上的叶子黄了，掉了，枝头秃了，下雪了，结冰了；化冰了，树上又发芽了，叶子又长出来了，燕子飞来了，喜鹊飞来了……我终于从梦中醒来，从床上爬起来，走着走着，走了出去……

铁马冰河，车水马龙，我的梦醒了，发现我还睡在阳台上，这阳台还真不错，比我梦中重回的猪圈、重回的病床不知好了多少倍！阳台虽小，梦境广阔；阳台虽窄，梦味也甜！

人生的天地说广也广，再怎么广也不如心之广；人生的铺位说小能小，有阳台这么大，其实就够了！

随遇而安，随处能睡，随地能梦，是一种境界。好生修行吧！

2009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北京归来一周后

“喜儿”走了！

“喜儿”走了！

“喜儿”你是从八楼跳下去的，而且是在夜间。

早晨六点，我习惯地来看你，没有见到你一夜未见兴高采烈的样子，没有听到你喜悦的叫声；只有一根二尺长的红头绳飘在那里，一头系在青翠的竹竿上。

七天前，时近中午了，我们把“喜儿”领进门；七天中，“喜儿”总是“喜喜喳喳”叫个不停；七天后，我们听不到“喜喜喳喳”，也不见了“喜儿”总是撒欢或抵抗的身影。

“喜儿”走了，走前没有跟我打一声招呼。算一算日子，你在我家只待了才七天不到。

先一天，我还喂你一块猪肉哪，你怎么就不辞而别哪！

“喜儿”你不应当忘记，是我们把你从菜场买来的。

我一直喜欢你们鸟类，一直想养一只，特别是人到老年、又搬新居后，总觉得家中冷清，总想添一点生机。那天，我们在菜场见到了一车子的鸟，一车子的鲜活生机，在我们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的时候，卖鸟人把你硬塞进了我们的手里。

卖鸟人说你是报喜鸟，我们一听名字挺吉祥，就把你拎上了车。

回家上网一查，你哪里是什么报喜鸟？你其实就是一只普通的喜鹊，普通得连尾巴都没了，却让我们花了90元钱！喜鹊，小时候我见得多了，“喜鹊噪，亲戚到”，乡下是这样说的。虽说你很普通，我们却没有亏待你，我们只恨那个卖鸟人，从此叫他为“鸟人”！叫他“鸟人”的原因还有我们认定你那尾巴一定是他弄短的，哪里是什么你正在掉毛！

“喜儿”你不能忘记，你的名字还是我们给起的。开始起了个“莎莎”，可是不知你是男是女，最终我提议叫你“喜儿”，竟获得我与内人的一致通过。

很感谢你啊，“喜儿”，你一进门，我家中果然无限生机，每个角落都洋溢着你的叫声，你叫得实在太殷勤了，见人叫，喂食叫，无事叫，吃惊叫，你不怕累着，我却替你担心会累着。从你的叫声中我悟得乡下人为什么说“喜鹊噪”，是有道理的，你那个叫声有时实在不成韵律，不悦耳，有点噪。

“喜儿”，你虽然没有经过礼仪培训，也没有给我们报过一丁点儿的“喜”，但你见人能施“雀跃礼”“问候礼”，殷勤有如道“万福”，欣喜好似新嫁娘，所以我们觉得你还是蛮乖的，也蛮讨喜的。

“喜儿”，你到我家，可是过的饭来张口，屎来人洗的好日子啊！你肯定是苦出生，好胃口，可你不知道你也忒能吃了！山珍海味，粗茶淡饭，总能兼收并吃，什么鸟粮、大米、玉米、葡萄、西瓜、南瓜籽甚至南瓜瓤，什么鸡肉、猪肉、虫子，一概不挑不拣，来者不拒！饲养者最怕的你挑食，你却如此杂食，让人心生欣喜。能吃好啊，可有进总会有出，能吃便能拉，吃多少拉多少，这是动物的特性。可是，“喜儿”啊，你不知道你多能拉！你也太能拉了！拉得太多了！而且说拉就拉，边吃边拉，边叫边拉，拉得不讲场合，不讲地点，拉得毫无顾忌，拉得不知羞耻；甚至我揍你，你也肆无忌

惮地释放着“拉”的快感！笼子下面的塑料垫子，是专门准备你拉的。害得我一天三洗，三次爆满，连水池的下水都来不及吞咽！不堪入目，那个脏啊，进家七天，你让我们洗了多少回？真让人受不了！

看得出来，“喜儿”你肯定是人工孵化的，不应该有什么野性，可是你的野性好像与生俱来，你竟专门以破坏为乐事。是吃得不易消化，还是闲得发慌？你总是将“粮钵”“水钵”啄得底朝天，把笼子底啄得掉下底；我捆笼子的塑料带、塑料绳，又有什么好味道，你竟也一一啄断，好像你是英雄，找到了用武之地。三番五次捆绑，五次三番被啄，弄得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要把你拉出来，你竟声嘶力竭、歇斯底里，闪展腾挪，负隅顽抗，铁爪钢嘴齐上，身手还真不错！我用你衔进笼子的钝刀戳你，你竟奋起对打，来啄刀头……弄得我自取其败，心里还赞你为“硬骨头”……

我的书房外是一道景致，是我刻意改造的。说是阳台，更是花木走廊。木格铺地，竹影婆娑。我从心里想把这块地方让给你做领地，可你一点也不领情。谁叫你那天晚上自己从笼子钻出来，在走廊里悠闲地散步？我去捉你，你也不逃，我以为你看中这块地方了。第二天，是周六，我便决定给你充分自由，把你从笼子里解放出来，想把竹荫那一片地方给你做安乐窝，可你倒好，一副自高自大、不理睬的样，尽跑那阳台边沿上来去晃悠，玩起杂技，玩起平衡功夫。才一会功夫，你便到底楼地面上悠闲去了。害得我冲下楼去，又抓你上楼，找来二尺“红头绳”，扣住你一只脚，心想这是你自找的。不料，二十分钟不到，你竟解开了绳扣，我一开窗，你竟飞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飞，嗨！你那能叫飞吗？那是滑翔，只能向下，不能向上！只有一点比我强，从八层楼滑下去，你没死没伤，要是我肯定没命了！这回红头绳扣了四五道，你终于太平了吧？

一夜就这么过去了，“喜儿”啊，我想你总归在竹林下过了个良

辰美景，水在竹林下，食在竹林下，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而是鸟过得的日子。第二天一起床，我便来看你，竹林青青，竹荫清清，水在竹林下，食在竹林下，头绳也在竹林下，可是你却没了身影，没了叫声，没了扑腾！你竟然啄开四五道绳扣，逃之夭夭……真不是东西！

女大不当留。“喜儿”你也大了吗？常来对面楼上来叫的喜鹊，你喜欢上他了，想去配对？人家才不会要你哪，看你那尾巴，就比人家短了不只 15 公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你经不住诱惑了？我本来想把你送到太湖防风林下的沼泽地里，那里你的同类、还有白鹭可多了，可我想到你过惯了饭来张口、屎来人洗的生活，去了能生存啊？同类会飞，白鹭会飞，那里野狗野猫很多的，你飞得起来吗？飞不起来，阿猫阿狗美食一番也不会感谢我。所以，我没让你去经受那样的危险。可你却不知好歹，大有自取灭亡的气概，能怪我吗？

我冲下楼去，竟发现你与保安正在捉迷藏，我说“喜儿”是我的，我们一起来捉你，可你倒好，竟然专门往轿车肚子里钻。我累了，跑步去了，准备回来再与你玩几回迷藏，可等我回来，你竟一去永不复返！去就去了吧，可我却至今不知道你去了哪里？生的希望就在那个早晨，继续过好日子的希望也在那个早晨，可你不知好歹，见了主人，也不搭理，于是，死亡便从那个早晨向你走来，步步紧逼……

“喜儿”啊，你可没有理由责怪我对你不负责任！你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啊！后来的几天，我还找了好多次，也好多次到阳台上看你，明明你飞不上来，不可能回来……

“喜儿”走了！你就这么永远地走了？

“喜儿”走于 9 月 6 日。

2009 年 9 月 11 日

第二辑

带雨云埋一半山

为中原诸地诸景题跋

中原是一幅画，搅动着丹青泼墨的激情；
中原是一首诗，吟诵着诗人比兴的火焰；
中原是一本书，升华着大家奋笔的欲望；
中原是一只鼎，考验着王者问鼎的胆气；
中原是一座宫殿，收藏着中华古今时空；
中原是一个宇宙，席卷着天地神圣风云……

中原定，天下定；得天下，必先得中原。

逐鹿中原，古今上演了多少高材捷足故事，数千年后这里仍能从泥土中嗅到硝烟之味。

考察中原，除了得到一份美丽的享受，更多的是振奋，是动力。

读识中原，靠的不是腿脚，不是眼睛，而是要心悟……

撰写中原，字字是文化，行行是历史，篇篇是歌泣……

黄河风景区

黄河之水天上来。河南的黄河，赐给河南名字，敞开的胸怀，包容了河南的山川、神灵、生民；黄河水不是水，那是乳汁，同样

滋润哺育了河南的山川、神灵、生民。

博大，悠远，澎湃，向前，是黄河的本色；不平，刚烈，勇猛，进取，是黄河的性格。

这一片黄河，开阔而平静。开阔得与水天相接，平静得就像母亲脸上的慈祥。

开阔平静其实只是表象之一，开阔平静中隐含着急流漩涡，汹涌激荡，还有一往无前，所向披靡。

淹没夕阳而又平静的黄河风景区，不是单纯的风景区，它是一架没有演奏的钢琴，它是一部没有翻开的册页，它是一部你可能没有读懂的心经。

浏览黄河，要有崇拜之心，跪读之姿：把黄河装到心里，接受它的涌动、它的喜怒；没有血液时，它就是你的血液；没有动力时，它能给你动力；没有方向时，随它一起流淌！

炎黄二帝雕塑

虽然是钢筋水泥，垒地而起，但初祖的威严俱备，凛凛的神韵，与头顶的太阳一样充满光辉；面前的黄河，座下的土地，因为与他们一起生存一起呼吸，而泛起同样的神灵之气；中原逐鹿，他们是故事的开篇。

其实开篇的不光是逐鹿，黄河岸边与河心的沙粒，就是中华文明的颗粒，数一数，有多少是他们创造？有多少是他们敷衍？得数正好垒起这座雕塑的基座。

黄帝英武，面孔上布满血与火的痕迹；炎帝慈善，眉宇间凝结亲与爱的气象。一个手执干戈，一个口尝百草，你更爱谁？

血性，我欲；食药，我欲；血性和进食药，经过无限岁月的抟揉，

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至刚至柔，百折不挠。

洛阳

洛阳，看到的都是灵气、大气、霸气、王气、血气、勇气、纵横之气、干天入地之气。筛筛历史的烟尘，烟尘沉入洛水，蹦出珠玑，颗颗都是故事、文明，都是一个个朝代，一个个帝王，都是中华前进的脚步，历史腾挪的回音。

河出图，洛出书，为什么都出在洛阳？

洛阳，为什么拥有那么多天人历史、山川形胜之宠幸？

天下之中，帝王之都；河洛文明，肇始中华之光。洛阳，是为天授！五千年也好，八千年也罢，洛阳是文明之核，随着岁月，随着风云，随着流水，一步步向四周辐射，一圈圈向八方拓展。无论你在哪一方，哪一地，读历史，会听到洛阳的声音；拜文明，会看到洛阳的火焰；祈神灵，会感到洛阳的电波。

河出图，伏羲成圣；洛出书，夏禹成王。洛阳，是一个走不出的万字方阵；图书，是一个现代科学无法破译的谜语。但是，洛阳，是中华文明与民族心灵的发轫之地、朝觐之地，不可不知。还有那牡丹，自可香馨天地，亘古而今又而后。

龙门石窟

龙门无龙，石上无佛，洪荒之时，本来如斯。因为大禹，始得伊阙龙门；因为心灵，始得万佛成窟。

人类的心灵原是一个杂草咸生的草窠，为了得到心灵的安逸，人们自己会造一个信仰的平台，管不得虚无荒诞，真伪得失。龙门石窟当为佛窟，佛窟应运而生，就是人们自创的信仰平台。

伊水一线悠悠去，朝阳数点日日来。人拜佛，佛看人。

弄不清是人对佛的虔诚，还是佛在笑人间世相。无可争议的是，一座龙门山，就是一座文化艺术宫殿，就是一部沧桑谱，就是一部历史变迁图。

宗教是哲学。对于这部无字的哲学巨著，得用史去参照，得用心去参悟。

关林

参观关林，等于去看一个玩笑。说严格点，是看一出政治把戏。

多亏阿瞒火眼金睛，厚葬之下使江左祸心成了哑巴吃黄莲。

关羽其实轮不到称侯称王称帝称圣，论德论勇论能论胸怀，都比子龙差之甚远，得便宜处在于那个桃园结义。

蜀汉之颓，在于荆州之失。无奈直到白帝托孤，皇叔仍未悟乃自家兄弟毁了自家事业。义干春秋，刮骨疗毒，实是小说家美言；护嫂行径，实为降曹粉饰；过五关斩六将，全是阿瞒免战成全，廖化亦能胜任。麦城一败，全部精髓在于：为人为将自可傲视群雄，但何必猖狂？猖狂指数，孔明亦为势惮，其败必矣。

结义松柏，似在以特殊方式叙说三结义的悲情故事；斜刺旋柏，似在为关云长的扭曲人生与性格作着形象而生动的解说。

分分合合，三国归晋，似不因大将授首；而大将授首，全是咎由自取，用不着狂呼乱号“还我头来”！

剩下来的是关羽自己也想不到的，成神成王成帝成圣，更成的是政治玩偶，任由历代帝王用来封赏贴金，愚弄人民，维系统治。

关林，不是庙，是一个人生演义场，政治忽悠台。

白马寺

门前的白马是一个驸马墓的石刻，望马生义者切莫上当。驮经

的白马已幻化成一座寺庙，这座寺庙的全部伟大就因为白马驮来第一卷西天佛法，古刹由此成为天下第一刹。中国又多了一个宗教，多了一贴哄弄人民或者净化心灵的神药，到底是什么，全在信与不信，信则灵，不信则不知其可也。

金人托梦，刘庄激动。史可稽，梦不可稽。由梦求佛佛来，由梦建庙庙成，一来两千年不去，一建十方风不倒，则是事实。

国人本不知如来，感谢金人；国人还不懂如来，可拜白马。但是，最好的药在自己的心里，求人不如求己，也应当一同带进庙里，装入心里。

少林寺

少林少林，曾激奋过不少孔武子弟、懵懂少年甚至老翁老妪。

感谢那一部叫做少林寺的电影，敲开了中国曾经沉睡困顿的思想、文化、艺术之禁，风靡海内外，红了李连杰，而千年少林今日呈现的景象直白地叙说出它是最大的收益地。

风不再是千年风，地不再是千年地，牧羊曲也不再似当年那般清纯。少林寺，成了最大的演武场，最大的商业超市。那桌昂贵的素斋，那刀光剑影的武校，那围追堵截式的叫卖，让你想不起十三棍僧的匡扶正义！那庙门口的“大乘胜地 禅宗祖庭”也只剩有那斑驳的印记。好在那童子功的真实表演与那“塔林”中专门为不幸夭折的童子所备的墓穴，还有那慧可断臂立雪求禅的典故，还能随人登上少室山，与那天然国画一样美丽，同时，装入心中带回江南。

开封

黄河的绝情和金人的铁骑，使这里演出的是沦丧故事。九米下深埋的不仅是一座帝王之都，更埋下了陈桥兵变的光焰，黄袍加身

的兴奋，杯酒释兵权的余温，还有那李师师的红极一时和那靖康之耻。铁塔高耸，包拯安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都与黄水、黄沙、黄色的硝烟，一起洗礼着、冲击着前世今生的这块土地，以及后人心灵。

泱泱大宋，文化经济，发明创造，都抒写了当时不世繁荣，什么叫屹立于世界之林，什么叫超越汉唐风气，开封曾赋予这种神奇。

野蛮击毁文明，落后取代先进，历史总在营造一种悖律；悖律的生成与堂皇行走，常使智者空有其智，愚者不明其理。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看来只能用在礼宾场所；丧失血性，释尽兵权，江山恐会易姓。

云台山

想知道“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茱萸在哪吗？就在云台山上。因为是主峰，未上，只能想象着王摩诘当年登高赋诗的情形，仅这一点，感谢他的便不仅是山东兄弟，至少还有我。红石硖崎岖漫长，鬼斧神工，能夺天工者也只有海底世界不堪寂寞的造山运动。竹林七贤与云台的千古对话，闻者自闻，信者自信；药王孙思邈山中采药炼药，与云台山的品格一样奇特与高古；而那猕猴谷的猕猴，则是山之精灵，自然神品，让人感悟到另一种温馨而刺激的和谐。

2008 年 10 月 10 日

重回大别山

“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此山大别于他山也！”李白当年登临位于豫鄂皖三省边境的这座大山时发出的喟叹，据说使大别山因此得名；而分江淮两大水系与气候，别吴楚两国地界与风情，亦说是大别山得名的由来。

大别山，于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渊源，只是因为它是我所在部队下属部队的驻扎地，曾多次踩踏过这片土地，才有了一种既识其广袤又畏其贫瘠，既爱其苍翠又敬其神奇的特殊情愫。二十五六年没去了，它总是在我的梦里萦怀，无数次勾起我故地重游的欲望。去年，战友边君就欲组织前往，最终未果。那是他从军之地，有着11年的朝夕相处，其感情自比我为炽，其欲望亦比我为烈。今年5月7日，战友边公、钱公偕我与司机小朱一行四人，终于成行。

梅山镇

大别山太大了，我们要去的大别山，实是金寨。

说起金寨，总有一些往事浮上心头，令人感慨与激动。从吴江6时出发，车子在阳光的一路追踪下，出苏州，向南京，驱合肥，经六安，抵金寨，“装”了一车的金寨故事。中午12点整，这个位于皖西边

陲、大别山北麓，地处三省七县二区结合部，总面积3834平方公里，安徽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山区县和库区县，便张开热烈的怀抱，把我们抱得兴奋与窒息。

金寨县城所在地叫梅山。梅山留给我的印象除了一座雄大的梅山水库和一条涝时可以用作水库泄洪通道的南北河流外，便是二十多年前在县城吃饭时伙夫用又脏又黑又粗又腻的抹布擦了盘子盛菜的恶心记忆。不过，这次大为不同，对方为我们安排的是将军大酒店。金寨酒店最高标准只有三星，也只有三个，“将军”，据说是由军人接待站改的，虽然说不上堂皇，可相比“金寨”“梅山”两个宾馆已是最好的了。主人十分热情，用金寨招待上宾的“口子窖”招待我们，还惊动了一位副局长酒宴陪同，一桌菜肴以山货为主，说不上高贵，却也丰盛。酒过数巡，朦胧之间，我当年那点“抹布记忆”早已荡然无存。

“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战友钱君是25年后重来故地，服役时是掌握“方向”的，所以对金寨过去的地貌特征、道路经济很是了然，说起来也是如数家珍。钱君其实很是清楚，金寨除了有千米以上的山头101座、有70.35%的森林覆盖率和弯弯曲曲的盘山沙石路外，“家珍”并不多。当时的金寨，山场面积只有426万亩，耕地只有33.74万亩，而人均只有五分耕地、八亩山场。但是，现在的金寨变了，高速公路路牌直指金寨，可导航仪上一直称我们“偏离”了“航向”，原来此路去年4月才通；金寨县城正在向江店方向拓展，江店的两山之间“彩虹”飞架，那是开往武汉、西安的高速公路；动车也开到了金寨的马店，这使钱公、边君感慨不已，他们当年探亲在路可是要两天多的，宿了合肥，还要宿上海或苏州。

说金寨是库区县，是因为金寨有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等大型水库。而梅山水库最大最早，是金寨甚至全国水库的代表，大有到

金寨不到此地等于没到的地位。梅山水库还是记忆中的样子，不同的竟是关门售票了，15元一张，连记者证都不认，“老领导”名字也不认；还有就是有了“山女”导游，追前追后，素不知我们当年踏上水库时，她们还没有出生。酒宴阑珊后，水库成了我们的首游之地。梅山水库不仅是水库的代表，也是金寨景点的代表。因为金寨称得上景点的，除了这里，大概只有燕子河漂流，可燕子河还在开发中，而且在大山深处，路途太远。盘了一段山，库区呈现面前。水面浩渺，水色湛蓝；高峡平湖，大坝伟岸，岛屿青葱；空气无尘，清肺酥胸；水气蒸腾，山岚无变；午后的阳光热烈而明朗，远天远山，极目而舒；一只苍鹰，不知何来，浮在琉璃瓦般的天空，倒影在平静得纹丝不动的碧水中；两只游船在库中游弋，周旋于岛屿之间，像那水际缓慢漂移的流星。我们穿行、徘徊在大坝上，大坝顶部是连续的S型曲线走廊，远山近水，轮流到心；无限风光，纵情目前。远离尘嚣，修身养性，定心生慧，此地甚宜也。坝后就是金寨县城，一条泄洪通道，自南向北，穿过城心，县城沿河两侧尽情密布，参差排闼。沿大坝垂直处向下俯视，那种崔嵬的气势，真的让人头晕目眩，心生恐惧。战友钱君特意带了DV，一边拍摄，一边进行解说，说是要带回去给老婆看——水库是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建的，建库时淹没10万亩良田、14万亩经济林和三大经济重镇（金家寨、流波、麻埠），10万群众移居深山；原来的梅山镇也被淹没了，现在的梅山是迁址重建的。水库是全国著名的治淮骨干工程，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总蓄水量50亿立方米，年发电量2.5亿千瓦时，灌溉皖豫两省良田900多万亩。钱君就这样一边拍着，一边念念有词，他定格了水库风采，我定格了他在天地之间的形象。半个世纪过去了，眼前的梅山水库大坝依然坚固无比，与山体一样，简直就是一座人造的山，巍然屹立，不会崩塌。真正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啊！看着那些一个个圆柱形

相连的大坝正面，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惊涛拍击，除了变得光滑，竟没有一点凹凸与开裂；坝顶部的混凝土除了显得苍凉外，没有一点向时间与风雨剥蚀低头的痕迹，让那些后来的豆腐渣工程看了就当汗颜！

边公与钱君在部队时曾为金寨的建设出过力，一个帮助建过冷库，一个帮助建过油库。为此，边公脱离部队一年多，钱君（汽车）屁股常冒烟，城里山里得近乎。因而，金寨的故事与朋友，他们从车上说到车下，从酒桌说到水库，总是喜形于色。从水库下来，边公便决意去找当年的故人，我们则浏览金寨县城。县城不大，夹河而居，河东西各有一条长长的街道，西部规模档次居上，东部杂沓。钱君说有一些变化，但不大。只是当年的照相馆和电影院找不到了，冷库、油库也派上了不相关的用场。在那个照相馆里，有钱君的故事，因为钱君长得颇帅，现在虽然快奔花甲，却英俊之气还在。当年，他的一帧照片差点成为照相馆橱窗中的“尤物”，不然或许会有众多金寨姑娘舍命相追。跟随着边君的故人，来到商业局，还是原先的样子，青砖楼房，院落不大，得知金寨的公务员一年收入就在两到三万之间，让我们有点稀嘘不已。晚上，我们浏览金寨之夜，没有想到这里竟然灯火繁华，形同白昼，所有店面照常营业，街头临时摊贩摩肩接踵，大排档生意红火，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人流恰似一股股小小的潮水。红军广场上竟是一派歌舞升平景象，跳夜舞者足有三四百人之多，音乐起伏，旋律激荡，男女搭配，尽兴不累，把一个金寨弄成了一个歌舞的海洋，只是让我们担心这样会不会惊动就在广场上方的烈士英魂！金寨处于山中，周围没有大都市，山里文化淡漠，县城自然便成了文化中心，人们换一副筋骨，自娱自乐，也能反映出安居乐业与和谐、自足。

将军县

金寨，五千年前即有人类活动，在尧时为皋陶封地，秦时属九江郡。

金寨设县时间并不长，设立县治，只有78年历史；县名金寨，更只有63年历史（1932年9月，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卫立煌部进占金家寨，为加强对鄂豫皖边区的统治，国民党政府划安徽、河南和湖北三省交界部分边区，始设县治，称“立煌县”。1947年9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所部三纵八旅攻克立煌县城，建立民主政权，更名为金寨县）。但金寨却是一个素有战事、素有革命传统的县，更是一个将军县，在湖北红安、江西兴国、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湖北大悟、河南新县、安徽六安、湖南浏阳等十大将军县中，金寨位列第二，产诞将军59人，比红安仅少2人。

金寨，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全部，将军县却几乎无有不知。

这对金寨来说，足可称为一种无尚光荣！在将军县当兵驻扎，对边公、钱君来说或许也是一种光荣。金寨的土地里掩埋着10万金寨儿女的忠骨，金寨的河流中流淌着10万金寨儿女的碧血，金寨的山头飘散着烈士的魂魄，金寨的树林游荡着烈士的生命基因。边公、钱君在这片土地上一呆十数几年，天天与忠魂为伍，把碧血河水掺和着喝到心肝肚肺，其感奋与幸运，诚非我所能比，也让我直觉到他们执着此行的壮丽动力。

第一天晚餐后，我们来到位于金寨县城中央的红军广场。边公和钱君说，这里本来只是一个很小的烈士陵园，没想到现在有这么大规模。据说，为了修建这个陵园，财政贫困的金寨县是投入了巨资的，其形制则是依照了南京中山陵的风格，还建了一座纪念碑。

因为金寨多山，得天独厚，这座碑便能因山造势，因树生姿，虽然掩映在明灭的灯光下，向上仰视，在朦朦胧胧中依旧能感觉到它的神威、肃穆与庄严。我们穿过广场上的舞蹈群，拾级而上颇有登临中山陵的崇敬与庄重。上面是一个偌大的平台，金寨的灯火毫无遮挡地跳动在目前，一条长长的街道，衍变成一条长长的灯火长龙，由北而南在县城的中心画了一条闪亮的弧线，时而劲烈、时而悠扬的音乐叩击着中枢神经，四野而望，夜幕低垂，群山肃穆，远近无声。离平台一箭之地，是一座山头，而今烈士纪念塔高高耸立在上面，颇类人民英雄纪念碑，顶部的红色五角星，在阑珊灯火中显出凛然之气，由刘伯承元帅于六十年代题写的“燎原星火”四个大字，撇捺皆刀，横竖成阵，既沉稳又挥洒，似乎喷涌出将军气慨，仿佛有千军万马从兹而出席卷疆场！碑身四周刻有浮雕，自是红军将士喋血场景，栩栩如生，仿佛当年厮杀的战场就在目前。碑身背后是一段千字铭文，记述了金寨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刻下的光辉印记。我伫立金寨之夜，借着朦胧的灯火，读着这段铭文，当年金寨境内组建的 11 支成建制的红军队伍，仿佛来到我的面前，发源于这里的红四方面军的神勇仿佛梅山水库陡起狂澜巨浪，金寨 10 万英雄儿女在我面前阵列，金寨万名英烈在我面前融入大别山体，59 名将军的形体在我面前长大，渐渐地高出纪念碑之顶插入云霄……夜风徐拂，夜生凉意，但是我却壮怀激烈，崇敬膜拜之情让我不知不觉中肃穆立正，从心中敬上一只久违了军礼。红军纪念馆在更上一层处，可惜已经关闭，在它的东侧是两次荣受上将之誉的洪学智之墓，洪将军是金寨人民的儿子，一生戎马，战功卓著，是难得的一位高龄将军，94 岁后将自己的骨殖和忠魂一起埋入家乡的山峰。墓的上部两侧是两只三星将衔肩章，在沉沉的夜色中依然放出金色的光芒。我告别将军，蓦然回首，高高的纪念碑又在眼前，我突然感到，这不是一座普通的纪念碑，而是金寨的精神地标，是大别山的真正主峰！

小关冲

头天一天的阳光，第二天全部躲进了云层，大别山完全笼罩在茫茫烟雨之中，似乎预感到我们会出现一种哀怨惨愁的心境，所以事先为我们备好一个与心境适宜的天气。

小关冲，其实才是我们此行真正要去的地方。它处于金寨县龚店乡里，一片大山，树木交合，道路崎岖，是边公与钱君服役的所在，我也曾多次到过那里。很多年没去了，一直有个还愿的企望，总想故地重来，不是为了游，而是为了看，为了寻找一种别后情思。

离开县城，我们穿行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路不再是当年的沙石路面，已变成沥青路面，细雨中行在这样的路上，穿行于险峻与绿色之中，心情没有了一丝尘垢。

金寨境内真的有许多险关要隘，历代有兵事，从南北朝开始，这里便常驻重兵。可谓是个刀兵血腥之地。隋初，为府兵戍守地区。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曾至县内狗迹岭。南宋，金兵南下，元人入侵，县内主要山寨多为军事要冲。明代，仅麻埠就爆发两次反抗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清初，张福寰、侯应龙等跨县东南山区抗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在县境活动达 13 年。解放战争中，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也到过金寨；解放后，金寨也多驻军，大山里也都是洞，所谓军事指挥所之类。

我们在山坳里穿行，沟壑纵横，十万大兵掩藏其间，上穷碧落下黄泉也难觅踪迹。边公、钱君不断地指点着，这里曾驻一个营、一个连，那里曾经有山洞、隧道；这是某村书记的房子，那是某某的山林；还有那些有趣没趣的故事。

是的，在这无边无际的金寨大山里，曾经停留过无数军人的身影，军魂，是这些大山的山魂。大山本无路，路皆军人开。如果没有而

今虽已消失的部队，真不知山里人怎样走出重重叠叠的大山，去看山外的精彩世界。

工区，一个在南京军区曾经响亮过的部队番号，曾经漫布在这里的沟沟壑壑。为了深挖洞，不称霸，无数的青春像大别山的杜鹃，在这里释放过美丽与馨香。山还在，树还在，他们留下自己的军旅印记，便消失到祖国四面八方。

小关冲，曾经驻扎过一个队（营级建制）和通信部队几个连，所属连队分布于各座山头，远的几十公里，近的几里，承担着守卫与维护地下工程的特殊使命，一旦战争爆发，这里会成为后方指挥机关。这支部队，随着工区的撤销，便划归了我们部队。当时一起划归过来的还有皖南的工程。机关下部队，我曾经来过这里多次。当时来一趟是十分艰巨的，开车要一天时间。虽然深处大山之中，这支部队，荣誉多，经验多，提的干部也多，最令我感动的是他们的感情非常深，虽然不是生死战友，但因为艰苦，因为同处于大山深处，便更容易抱团。“硬骨头六连”式连队，就在小关冲，边公当过副连长、连长；钱君则在队部担任司机，成为志愿兵。小关冲，纪录过他们 11 年的青春岁月与风采，故土重来，迫切之情、感慨之心自然炽烈。

然而，这支大山骄子般的部队，随着战略思想的改变，终于于上世纪末结束了它的使命，人去楼空，人去洞空——地下工程全部由地方人武部接管了！

一山板栗树，一山松竹。树叶上像滴着油，润滑着每一扇记忆之窗的枢纽，也润滑得思考的链条迅速运行。从山地游击、常规战争带来的战略思想，明显缺少前瞻的远大目光，靠深挖洞，广积粮，就想驾驭现代战争或未来战争，那只能是一种梦想。其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还让无数青春变成落花流水，而那些工程、那些掩映于苍翠松柏间的将军楼，最终成了老鼠、松鼠的乐园。这样的乐园，

在南京、在皖西、在皖南，甚至在全中国的大山中该有多少啊？

窗一扇扇地打开，清新的风轻轻吹进，把记忆与车轮一起吹到小关冲。

柏油路北是老队部。人还没下车，一种苍凉景象便击打着眼帘，击打着我们的心。通往队部的路，只有10几米，却仍是沙石，杂草已经长到了路中央，完全是一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颓废；大门楼子只剩两根砖砌门柱，水泥“皮肤”已经大块斑驳，很能让人想到圆明园；一条原来清澈明净的水渠，也变得腌臜不堪；队部的两层青砖小楼还在，多数门窗已经坏掉或者不存，走廊和一些屋内堆积许多杂草与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走廊顶部灰浆不少已经掉落；门前的场地成了菜畦，一个女哑巴一直唧唧哇哇不知说些什么，一个穿着过时的确凉军上衣的老头，用惊疑的目光搜索着每一个不速之客，边公与他聊了聊，竟然发现他姓王，原来认识过。据说这里已成了敬老院，他们就是敬老院的老人。天哪，这也是敬老院？呆在江南，见过许多敬老院，那简直就是宾馆，相比之下这里简直就是骡马场！紧挨队部的西侧原来是食堂，食堂更糟糕，真的只剩几间东倒西歪屋了。与食堂相连的是一座小桥，模仿的是江南园林格局，钱君当年不知在这座桥上乘凉过多少个夜晚，而今桥垣坍塌，无法落坐！小楼的前面，是一片篮球场，是从山上运来石头自建的；球场前是一只大鱼塘，也是自挖的；有一个寒冬，为了招待金寨来人，一名战士喝了几两地瓜干，下去硬是捉出几条鱼上来。而今球场成了沙砾场，再也不能上演驰骋争锋的比赛；鱼塘成了臭水池，鱼儿没了踪影。钱君一边扫描，一边念念有词：这里是医务室，这里是军械库，这里是驾驶班，这里是领导住的，这里是机关来人住的，这里是我的宿舍，这里是食堂……每一句话，都包含着对过去的怀念，也折射出无比的伤感与哀痛。辗转到一对“户对”前，钱君让我为他拍照，说当年他儿子曾经在这里拍过照。并感慨系之地说，这里不知流了

李茂香多少心血，他是想把这里搞成一个小园林的。李茂香，当过队长，生性喜爱莳花弄草构园造林，可惜成了军人。对这个队的环境建设他真的挖空心思，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不知付出多少心血。雕栏玉砌已不在，处处朱颜改；小楼夜夜多风雨，故地不堪多看破败中！浮上脑际的是李煜的词，写出来的却是比李煜还沉重的哀伤！

与队部紧挨着的是边公的八连，一个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而今却成了养猪场，当年的车间完全倒塌了，山坡上的房子中住进了杂七杂八的人，支锅搭灶，和泥切砖，正在改建猪圈；一队鸡散养着，见到我们作了鸟兽散。边公终于找到他的办公室和宿舍，脸上好像挂着笑容，心中不免酸楚，辛苦经营，奉献青春，而今面目疮痍，惨不忍睹，多少当年的殊勋与故事，无法从面前的凄惨中找到一点光荣与印记，那笑也是苦的。

雨下得越来越大，好像下到了心里；丝丝凉爽变成了大片寒意，好像浸到骨头里。我们告别小关冲，想去看看九连、五连。穿过粪店，九连到了。这是一个偌大的营区，前身是工区的卫生队，后来，九连入驻。九连于我有深刻的记忆，那年夏夜，我躺在九连的宿舍里，明月照到床头，树影扶疏，虫鸣一片，我数着我的早搏，一分钟竟达 32 次，创了我早搏的最高纪录……而今这里也是物非人非，成了一个麻厂，鸡鸭成群，草狗优游，我真担心早搏重来，幸好我还坚强，没有摸出早搏来。

五连本来可以从队部穿过山洞直接过去的，可是现在不行了，洞已封堵了。要去要绕很远，雨下得路成泥泞，我们只好选择放弃。放弃五连，我有些不舍，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连部前有个鱼塘，里面都是甲鱼，不断地吐着气泡，或者露出头来。我真的想再去看看它们还存不存在。但转念一想，那种满目疮痍之景肯定大同小异，看得越多，伤感越多。不看就算了。

其实还有六连，与 126 医院毗邻。那里的连长吃鱼从不吐刺，

但那回吐了，甲鱼里吃出了钢针。我在六连曾大醉，凌晨一两点，被连长叫醒，说是126一个医生捉了新鲜的虾，叫去喝酒。一喝喝到四五点，睡到下午也没醒，来车把我接到八连，看着那古井贡却一口也喝不进，因为我从来没喝过古井贡，因为那夜喝的是普通洋河……六连太远，就让它留在记忆中吧，这辈子不可能再见了！

车子再次经过小关冲，我们真的不忍心再看它一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营盘哪里是铁打的啊？它也会成为流水。

山人情

“小边！这不是小边吗？”

在小关冲，边公、钱君认出一座座南朝北的青砖房子，门前杂草埋幽径，雨露有情皆沾衣，杉木树上多鸟鸣唱，一株桂花树覆盖几十平方土地。

终于见到姓易的主人，一个据说一直这么瘦削、还是当年模样的男子。一见面便激动得有点不能自已，嘴里不停“吆、吆、吆”，双手不知所措地搓动。开门、搬凳、让坐，二十多年没抽烟的他，接过边公的烟颤抖着还是点着了。闻知家来贵客，他的老婆从外面赶来，斜穿草径，激动得声音颤抖：“小边！这不是小边吗？”二十多年了，小边早成老边。山里逢故旧，老边也不计较又变成“小边”，满脸堆积笑容，不要一分钱就“卖”了。

青砖房子早就没人住了，易家到南京做黄沙水泥等生意已经二十多年，在南京买了三套房子，成了走出大山、走进城市富了起来的山里人。好多年没回小关冲了，今年回来是过清明的，机缘巧合，做梦也没想到会在山里重见“小边”。听说家里来人，本以为是来买他的桂花树的，开价两万六，他要三万。所以没走，就是为了这棵树，没想到因树见人，足见桂树有情！因为不在家，家中是冷锅冷

灶，开水也没有，只剩说不完的歉意和以往的故事。一腔纯朴之情，也像那桂树开花一样浓烈。中午决计要请我们吃饭，我们为了清静，决计离开。他只得与小边相约："一定到苏州来找你！"

回到县城，这个"小边"又惦记起另一位故人。我在雨中浏览街市，他去七弯八拐。天遂人愿，姓林的朋友仍住在老房子里，自搭的院落很大，却凌乱不堪，两条狗明显不是名牌，也显得腌臜。不过，摇头摆尾之中，足见山里狗也纯朴热情有加。钱君的弟弟就在这家的一座房子里打过两年家具，毫无疑问，木材都是钱君"向阳花木"般从山里无偿地拉来的。一个电话打给弟弟，电话的两头都释放出无数激情。不让走了，一桌的熟菜，一瓶茅台王子，却之不恭，却打破了我们自由清静午餐的计划。席间，林氏兄弟姐妹能来的都来了，突然出现了一个小蔡，皮肤白皙，虽然半老，仍可见年轻时标致。来了个男人，后来才知是小蔡的前夫，离婚已经二十多年了。小蔡现在一个人做熟菜、卖熟菜为生还供给儿子在外，而那个男人据说嗜赌成性，连儿子他都没尽一分钱义务。小蔡与小边原来熟识，小边看见过他们谈恋爱。一杯酒入肚，小蔡情有独钟，对小边似乎流露出特别情意。其实小边是放到哪里都放心的一个人，花花草草，放到他怀里他也要清理掉的。虽然我们从此有了开涮小边的话题，而心里总是坚信小边的纯洁。因为，这支部队的干部，没有从金寨带走一个女人，倒是一个战士带走了一个龚店小卖部的女孩。干部无缘金寨女人，其实很简单，钱君说，就是贫富差距问题。同时，我们也相信山里女人的热情、真诚，可能不同于都市女人，她们在几十年不见突然重见时，那热情可能会像火，那真诚可能不加掩饰。饭后我给大家拍照，小蔡缱绻有寄，我们心领神会，强迫小边站到她的身旁。

有小蔡这种热情与真诚的不光女人。第一天从水库下来，小边找到的龚经理与商业局的人，也是一样。龚是浙江义乌人，早年读

书后分配到这里，安居到了退休，现在临街开了一个金华烧饼店。由龚牵线，找到了当年商业局的老领导及他的儿子，让我们吃惊与感动的不是他们一年只有两万元的“公务员收入”，而是已八十多岁的商业局老领导夫妇，竟然珍藏着小边当年与他们的几张合影，还一下子就找到小边当年写给他们的信！感动之余，我反拍了那些照片。

金寨客运公司一直要请我们吃金寨的“吊火锅”，在金寨十多年的边公、钱君竟然也不知“吊火锅”是什么；尽管“吊火锅”吊得我们胃口老高，头天晚餐却被商业局老领导儿子抢了场子，这天下午5点，客运公司主任找到宾馆，请我们吃饭，但不再是“吊火锅”，而是土菜。我们也只得说土菜好。甫为坐定，我们与小边逗趣，建议他叫来小蔡，小蔡还真的来了。没想到小蔡颇为豪爽，百年迎驾喝了有一茶杯，人也有点神情恍惚，好像要引来“一江春水”，平时颇为强旺的人，眼睛里尽是怨忧，断断续续诉说自己离婚后的艰难生活，还给在合肥的儿子打起电话。为了不让“一江春水向东流”出，我们没有再劝她喝。酒宴结束，小蔡伏在台子上，我们扔下小边，管自步行回宾馆，不想小边打的先到了宾馆，没有钥匙进不了房间，电话打到我们这里。有情常被无情恼，这个小边干吗扔下人家不管？晚上打牌，小边手气不知怎么穷好……

第三天早上，我们驱车回苏。金寨人的热情纯朴，装满一车。看看大山，想想梅山水库，他们的热情纯朴，就像它们一样浑厚、真实、浩渺、清纯。

写毕于2010年5月27日星期四下午

武侯祠里海棠春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时光流淌数千年，当我们怀着一种特别的心情来到武侯祠时，首先看到的不是柏，也没有柏森森的感觉，倒是满祠的海棠。成都的纬度低，早就抢在江南打扮出春天的烟花世界了，只是海棠花还是在武侯祠里才看到，树树开满，树树皆红。当然陪同海棠一起舞春的还有玉兰之类。“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武侯祠已是一派春光，只是不知当年杜甫听到的好音是不是在海棠叶深处？

早就想来武侯祠了，因为这里有诸葛先生的智慧神话和他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还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可是一直无缘跨越几千里的距离，只能想起先生便去读读三国。但这次，从心里依然带来了与杜甫一样的崇敬！

杜甫当年肯定是从城外寻到城里，又从城里寻到城外的，可能很远便看见武侯祠里冲出的松柏的森然气象，我来，武侯祠已经完全在城里了，松柏气象在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杨廷麟的诗里就写明了：“柏剩一孤树，桑移八百枝。”城市的喧嚣和茫茫的人流还有商气，却在我眼前混然杂陈，进去后，则领略那海棠气象了。

武侯祠位于成都市南门武侯祠大街，由刘备、诸葛亮君臣合祀

祠宇及惠陵组成。刘备陵寝修建于公元223年。武侯祠建于唐，初与祭祀刘备的昭烈庙相邻。明朝初年重建时将武侯祠并入了“汉昭烈庙”，于是出现一庙两主格局。“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为什么要不顾君臣尊卑、紊乱纲常哪？民国年间的邹鲁说：“由来名位输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这或许就是天地人心！杜甫当年肯定也去看了昭烈大帝，却吝啬得没留下一字一句。这个老杜啊！

本想只拜揖武侯，可只得先拜揖这位汉昭烈，因为他的一切物事无法逾越地挡在了武侯的前面。他的塑像端坐着，只是没有注意耳朵是不是很大；坟墓很大，并不豪华，却也比黄帝的墓要大得多，红色甬道也很长。因为青梅煮酒，国人都知道刘大耳是英雄系列。我不得不佩服阿瞒眼力，在大耳两耳招风式地颠沛流离的时候，不知道他凭什么认定天下英雄只是曹刘？幸亏三顾频烦天下计，一个隆中对，对出一个蜀汉天下，不然阿瞒也要连带着受世人嘲笑。可这功盖三分国的功劳，实应是诸葛先生受之，论英雄却怎么论到这个中山靖王之后？而且，读遍三国，也只是他自己说是中山靖王之后，当时考证业不发达，楞是无人考据，于是也就扯得大旗招摇天下，弄出一个蜀汉政权来，昭烈了一回。或许天意不属，白帝托孤之后，一条阴平小道，便将蜀汉最先送上“归途”；嫡传阿斗，创造了一句至今仍然大行于道的成语，也算昭烈后世一回！这里乐，不思蜀，或许也是一效乃父种菜，只是风云不再际会，历史没给机遇，乐不思蜀不垂泪，常使史家诟病多！其实在我看来，阿斗还是一个识时务者，逆潮流而动是不可能再到那里乐的，率队投降那叫顺之者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嘛，他还是做了一件有利于国家统一大业的好事的，只是他为了这个统一付出了类似“扶不起的阿斗”之类的声名狼藉的代价太多，以至于在刘备塑像的旁边只有他儿子却没有他，在这座“太庙”里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断代史”！

“由来名位输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诸葛先生羽扇纶巾，一脸智慧地坐着。灯光有点昏暗，让人心里产生一种敬神的忐忑，想到他的勋业，想到他的功高，满脑子里飘荡起三国时代的硝烟与风云，一位通天彻地的智慧大家、一位奇计迭出的军事天才、一位举重若轻的政治能人，带着一身光环，带着一世神话，穿行于狼烟四起、英雄四起、神人四起的年代，一个对话，一把鹅毛，一只锦囊，一架木琴，一包火种，一堆石头，一袭鹤氅，一队牛车……便使天地尊服，群山列阵，万木成矛，江流倒转，鱼虾成将，神鬼嚎泣，千军阵亡，英雄惭退，竹帛生辉！从而，奠定自己的名位不光在这座祠庙里，让前来凭吊敬仰思念的人们不乏百代之多，不怕万里之遥！鞠躬座前，松柏肃立；虔诚心境，海棠为开；天不假年，星月垂恨；成事在天，天不生怜；出师未捷，百世齐悲……

告别先生，穿行在海棠丛中，呼吸到的却是远古气息，眼前迭现是南阳田亩、江夏流水、赤壁东风、夷陵石阵、泸水山岚、祁山险道、西城琴音、百阵神魔、遍地血腥……先生一路从容，日日神机，夜夜妙算，出神入化，决胜千里，战神频至，奇诡叠造，谈笑之间，天地为之驱遣；呼吸之间，万山化作轻羽。说是人却是神，说是神却是人，集智慧于一身，积神话于一生。三江载功，五岳举德，风范在天，后学不及。可是，你还是病了，还是死了，定军山被荣，五丈原星陨！难道真的是你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的出师不捷、你的匡扶汉室大业中途崩殂、你的一切，都是天意不属？你明知汉祚必移，天下归魏，势在必然，却因为三顾之恩难谢，明知不可而为之，活生生挤一块巴蜀之地三足鼎立；你明知阿斗难扶，却鞠躬尽瘁，“两朝开济老臣心”；你明知蜀国弱小，中原难敌，却偏要一表两表，劳师兴众，频烦妙计，六出祁山，白骨抛野；你明知无险不用兵，却一生谨慎，从不弄险，不听魏延兵出子午谷

奔袭长安的奇计，以至六出六败；你明知人寿天定，借是借不到的，却要移罪魏延？你事必躬亲，计出一己，以至寝食难安，忘记了为帅为相之道，终至蜀中无才俊，廖化作先锋；你多少缺乏用人之明，马谡为将，街亭首败，伯约接班，众望不孚；你凭什么随便说人脑后生有反骨，你已星陨，大军溃败，只剩一木，却阵前腰斩？……我穿行在海棠丛中，呼吸到的除了三国风云，还有挥之不去种种思虑，英雄襟前的百行泪渍，难道光是出师未捷的遗憾吗？是不是还有其他？老杜没说，我问春风，春风不语；我问海棠，海棠不语；我问刘备，刘备不语；我问你，你也不语……但是，有一种情结，我更是挥之不去，先生毕竟是先生，智慧、精神、功德、懿范，飞龙在天，云蒸霞蔚，彪炳千秋，泽被后世！

2010 年 3 月 17 日

十里酒城千里香

夕阳被这薄暮朦胧了。十里酒城迎接我们的是飘飘忽忽、似香若臭的酒香，还有那在山林中“大漠孤烟直”般上升着的燃烧酒糟的烟，袅袅之状，颇似民间的炊烟，在这郁郁葱葱的酒城山头上，涂抹出一幅生气盎然的乡野晚炊图，与那若明若幽的山岚组合一起，让人有一种未喝先醉的感觉。

宜宾，天赐的一座酒城，空气是酒酿的，雕塑是酒器，既外化也内化了的酒文化与金沙江、岷江、长江一样哺育滋润着这座城市，然后，这种文化因子又随同汇合后的三江水一泻千里，直下五湖，终奔大海，酵发着长江中下游的酒业。

五粮液集团是这座酒城的代表，也是这座酒城的光荣。人们可以不知道宜宾，但不可能不知道五粮液。

如果说酒是一江水，水是一江酒，那么，五粮液酒厂就是一座酒城，而这座酒城是一座山，山城是一窖酒。这窖酒就窖藏在宜宾市里，从盛唐一直窖藏到今天，已达数千年之久，所以，不香也香，不冽也冽，不醇也醇，不名也名。

十平方公里的酒城完全掩映在山坳山沟山坡之中，“因”“借”“体”“宜”，这套《园冶》中的精髓在这里不知不觉中得

到了运用。如果说酒是这座酒城的魂魄的话，那满山绿树就是它的外衣；这套美丽的外衣，把这座山包裹成一只硕大的酒窖，这只酒窖里一年能流淌出八十万吨玉液琼浆（目前每年只生产四十多万吨）。厂在山中，山在树中。站在酒圣山上环顾远眺，虽然并不现代的厂房仿佛是绿海中的岛屿；路在山上，树树相合。汽车在树盖下穿行，曲折蜿蜒，呼吸到的除了浓郁的酒气酒香，就是极尽清新的空气。无风的傍晚，燃烧酒糟的烟气笔直地从林间上升着，仿佛一条白龙，连天接地，同时，把那酒香释放出来。再看看那些树，青葱馥郁，晶莹之状可人，特别是那小榕棵棵出落得像那美髯公，落地生根的生命力让人看一眼都受到鼓舞！绿色滋润了美酒，美酒又反哺了绿色。绿与酒之间出现了一个踏月无痕般的良性循环。酒城，不仅是一座“酒寨沟”，也是一座生态酒村。

酒圣山是指这片山，还是光指那座山头，不得而知。胡锦涛曾到过这座山头，从厂里雕刻的大型浮雕来看，胡锦涛有点东临碣石、魏武挥鞭、以观沧海的气势。我们也得到了这份荣幸。在酒圣山上，日月宫旁，看到“岛屿”星如棋布，闻到可以点燃起来的酒香，听到三江之水变成玉液的流淌之声——因为就在我们的脚下，那是一口井，五粮液用水就是从这口井里抽上来的，而这口井连着三江，只是经过了青山的过滤。

酒的文化，在这里写进了每一个山坳，每一棵绿树，每一升空气。在这里行走，就是行走在酒文化里；在这里呼吸，呼吸到的就是酒文化的粒子。

五粮液商标与酒瓶，成了这座酒城雕塑的主体，在许多地方都凌空矗立着。虽然我对“鹏程广场”用“鹏程”来命名，觉得失去个性，但它对面的酒文化博物馆还真像一个酒的长河，酒的发展历史在这里能够得到生动而系统的图解与叙述，而五粮液在这道文化长河中

是一个特别而又亮丽的坐标，流淌出来的是骄傲，这个骄傲，不仅属于自己，属于宜宾，属于四川，更属于中华，属于世界酒界文明。在这个文明星际中，五粮液是一个独特的星际宇宙。在这个文化长河中徜徉，血管有点贲张，气象有点高轩，走着看着不知不觉就醉了！在醉意朦胧中，仿佛见到无数酒仙酒圣，仿佛见到黄山谷一边醉饮，一边写诗品评的形象；而更让我感到意外与自豪的是，五粮液的创始人、传承者，竟然是我们陈氏先人，历十数代心血，使五粮液跻身望族豪门，成为中华美酒谱中璀璨星座，香了十里酒城，香了宜宾，香了四川，顺江而下，香了千里万里；临风而播，香发四时，香发四野，香遍华夏，香遍全球。品着五粮液的原酒，我更醉了，不愿醒来……

2010 年 3 月 18 日

无垠竹海无垠天

安吉的竹海，宜兴的竹海，在蜀南竹海面前，那应当是小巫见了大巫！“破土凌云节节高，寒驱三九领风骚。不流斑竹多情泪，甘为春山化雪涛。”这位名叫傅庞如、不知是古是今的诗人写的诗，或许不是写的蜀南竹海，但用到这里却十分贴切。

这是一个无垠的竹，无垠的海，无垠的天。红楼梦上说碧海情天，在这里，碧海是竹，天无晴而有情。

汽车蛇行在山道上，把我们往竹海深处送去。在安吉，在宜兴，看竹海，都是走的上山路。在这里，却是从山顶往下走。竹海有景点124个，其中一级景点15个，二级景点19个，竹海素以雄、险、幽、峻、秀著名，其中天皇寺，天宝寨、仙寓洞、青龙湖、七彩飞瀑、古战场、观云亭、翡翠长廊、茶花山、花溪十三桥等景观被称为“竹海十佳”，我们去看哪一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或许是夜间下了点雨，除了看得清眼前的竹子，其他所见都是烟雨朦胧，浓烈的雾在竹海深处不断地翻滚，好多次以为是湖泊，可那是实实在在的天。而我们的头顶上不断巴答巴答地有雨水往下滴落，空气中含着雨气，实在是太新鲜了。

曲折盘旋，海拔不断地下降，刚才还是“天”的地方，现在成

了“地”，我们就不断从这爿地走向那爿天，又从那爿天走往那爿地。朦朦胧胧中，天与地浑然一体，棵棵竹子都是长在地上，也长到天里。真的好像是仙境！

蜀南竹海位于四川长宁、江安两县毗连的南部连天山余脉中，景区面积120平方公里。中心景区7万余亩楠竹覆盖大小28座岭峦、500多个山丘，绵延起伏，逶迤苍莽，宛若烟波浩渺的绿色海洋，故名“竹海”。相传北宋诗人黄庭坚曾到过蜀南竹海，发出“壮哉！竹波万里，峨嵋姊妹耳！”的赞叹。乡人闻讯纷纷前来献酒，诗人激动地说“秀色已使我醉了”！于是，他兴奋地在石壁上书写了“万岭箐”三个大字。至今竹海内仍有两个乡名叫“万岭乡”和“万里乡”。竹海植物繁多，仅竹类就有楠竹、人面竹、绵竹、香妃竹等58种。据说，竹海中溪流纵横，飞瀑高悬，湖泊如镜，泉水清澈甘冽。可惜，我们到的那天，这一切都被浓重的雨雾掩埋得一丝不见。我们见到的，却是一路上摆摊叫卖的首乌、灵芝、竹荪、竹蛋之类，还有就是金毛狗，说是专治风湿病的，只是我感到太多了，怀疑有假。也幸亏没有风湿病，所以连价钱都没问。生活在这样的竹海中，相信风湿是很容易得的，也理解了这里的人为什么总是喜欢吃辣椒、喝辣酒了。

我们要去的地方终于到了，一个叫做仙寓洞的地方。据说这里最早是道教修炼地，后来佛家又来凑乎，最终道佛一家，成为仙寓之地。这一带山势回环，丹崖如削。从悬崖边的小径上去，上行百余米方达洞口，洞高15米，进深约10米，内有石刻佛像和道教神像40余尊。说是洞，其实只是悬崖作顶，山体为壁，没有一间房屋，没有一间门楣，也没有烟火炊具，真是苦了这些苦行僧、苦修道。这让我想起安徽九华山上的地藏王菩萨，他一生修行，就是没吃过人间烟火，吃的都是黄芪、柏精之类，最终修成肉身菩萨，历千年不化，至今仍端坐着接受信众的礼拜！他们也是这样吗？不过肯定

还吃了不少竹类食品，那可是取之不尽，食之不完的。

仙家自有仙家的活法。但无论怎么活，能活在这绿竹如涛，万竹生风的仙境，即使吾等凡夫俗子，也不枉一生。仙寓之所，无论从何方位，的是观赏竹海的好地方。山崇岭峻，竹波荡漾，风光奇特，我突然想起唐人郑谷的一首咏竹诗，好像就是眼前景致的现场纪实："宜烟宜雨又宜风，拂水藏时复间松。移得萧骚从远寺，洗来疏侵见前峰。侵阶藓折春芽迸，绕径莎微夏阳浓。无赖杏花多意绪，数枝穿翠好相容。"四川的春天比江南早多了，蜀南的春天更早，我们面对的是初春的竹海，又恰逢烟雨之日，悬崖顶部的流水像几把雪白的拂尘，奔泻直下时带着一种美妙的音响，如果这里还有钟磬，和合起来，一定是天籁般的动听；脚下的石径湿滑无比，崖壁上尽是苔痕癣迹，许多叫得上或叫不上名字的春花从雨雾中看过去，让人心羡自然之美的同时，心生礼佛敬道之情。竹成海，海生风，风携雨，雨生雾，雾生烟，烟生情，情生恋，恋思仙……可惜这里没了老道，也没了方丈，更没有仙人指路，白白辜负了我一番超凡脱俗、求仙问道的修行之念。

告别仙寓洞，眼前又是另一片天地。石阶一路湿滑，傍山依壁，时上时下，时缓时陡，天宝寨横空出世。说是寨，其实只有十数位乡人在那里沿途摆摊设点，叫卖那些金毛狗与竹子的土特产，并没有人家居住。当地陪同者说天宝寨原来是土匪的老窝，剿匪是很费劲的。看看天宝寨的形势，不禁很钦佩土匪的眼力。寨长 1500 米，高 20 米，宽 10 米左右，洞的顶部均系岩石构成，人称挂板壁，即像板一样直立，上不来，下不来。寨子多为半边洞，依洞而建，曲折奇特，内有独具匠心的 13 道坚固的石寨门，易守难攻。其实这个寨子建于 1862 年，是为了防御太平军石达开入川的。石达开会到蜀南竹海来吗？依我看这里更适合做土匪巢穴，民国初年确曾匪盗为

患，又曾作为防匪要寨。真正让我不会忘记的，不是天宝寨更适合做什么，而是雕凿在悬崖上的《三十六计》浮雕图，构图新颖，刀功精细，线条流畅，布局合理，游客既可领略古代兵寨特色，又可欣赏大自然瑰丽的景色。是的，我在这里就看到了抚琴西城的孔明，还有围魏救赵、瞒天过海的神奇，还有那美人计中丰乳婀娜的美人……虽然不知道浮雕刻于何时，为何人所为，但我还是非常欣赏这种创意，在饱览美景美色之余，再来欣赏人文精粹，让脑际和胸中翻滚起浓浓的历史神话和军事、政治、社会风烟，在另一片天地里驰骋徜徉，是兼得了鱼与熊掌一样的惬意的。

带着一脚黄泥，带着一身汗水，带着一路烟雨风雾的“宜爽”，也带着拥抱美人式餐秀心境，我们又走进一家农家菜饭馆，一道道上来的都是带竹字的菜肴，竹笋、竹胎、竹衣、竹蛋、竹荪……我都记不清它们的名字。小酌着叁叁酒，只知道这一桌“竹氏盛宴”可能令我终生难忘，因为我不知道我今生还会不会来此竹海深处，来了还会不会再吃到这样的“竹氏盛宴”。微醺之际，我忽然想到蜀南姊妹娥眉山的东坡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的名言，正因为受了东坡影响，我的书房外还真的栽了一盆竹。当我从这里回去，再坐到书房，看到那盆竹子时，从它“宜烟宜雨又宜风”的绰约中，一定会次次翻卷出蜀南的无垠竹海无垠天……

2010 年 3 月 25 日

雁荡山萦情

春和景明，雁荡神游，把一种惬意留在群峰之间，装入心中，一路带回家中。

明山秀水，浙江称盛。雁荡崛起大海，钟灵毓秀，凡一亿二千八百万年矣。山海一体，疎恃对望，海阔山雄，皆为温州绝大气象也。日跃大海，月浮山峰，海作欢歌，山起狂舞，心气相通，灵犀契守，海味杂陈，山珍罗列，峰峰仙气，景景摄魄，来者皆醉，去者皆恋，诚为世间不可多得之圣地也。虽不在五岳之序列，却有五岳之隽美，独得日月之精华也；虽未成四维之天础，却有四维之坚贞，堪为东南之天柱也。

因为山顶有湖，湖中有雁，雁多成众，雁荡得名。然去雁荡者，少有到得山顶，湖泊只能装在心中，众雁齐集舞之蹈之，全在想象之中。山是脊梁，水是魂魄。雁荡之脊梁，多崔嵬之姿，胜在梦幻迷离之变化；雁荡之魂魄，具灵动之妙，胜在天泄雄险之跌宕。山清水秀，玉树繁花。众脊高耸，皆呈入云之势；白练前悬，都有银河下落之状。人行山中，仁智互发，移步为景，因景生爱，常怀拜谒天庭蓬莱之心。四百年前徐霞客来此，五日兴致不尽，虽有葬身悬崖之险，终饱流连忘返之意。而今吾来，无有霞客自由飘逸，所

行路线都在既定之中，亦能醉意连连矣。

大龙湫素有“天下第一瀑”之称。陶醉于山峰景致一路变幻中，龙湫未到，其声已闻。轰然之音，山鸣谷应；喷雪之姿，令人胆寒。惜乎至今未去过庐山，不知李白倘到大龙湫，当如何再状此飞流？人皆云大龙湫之盛在奇，余却独以为在势，其势摧天折地，撼人心魄！而三折之境，其实通幽，盘旋曲折之中，馋岩罗列，山风清淡，不知其里便必穷其里，穷极而歇，潭影空心，暮霭澄虑，一股禅意油然心生。

“灵峰有奇石，入夜化为鹰，势欲凌空去，苍茫万里征。”夜游灵峰，现成雁荡旅游必游内容。既是夜游，必待天黑，人们只得小憩品茶，一俟落日，在导游的忽悠下，灵峰奇石，步移景换，因模糊而生变，因生变而离奇，心有所想，石有所变；苍鹰、松鼠、情人、老太，像与不像，变与不变，全在人的想象。境由心生，景由心造，诚所谓也。

灵岩风景不同别处，清丽为意。前有古寺，气象煌煌。灵岩之妙在岩顶，须乘坐电梯上下。然拥挤不堪，此险胜于山险。其志弥坚者终到顶上，如入桃花世界，别有洞天。仙树瑶花，碧水清流，亭台楼阁，日为游人所赏，夜为仙家所住。此番去处，不容凡俗。幸其所幸，得其所得。小龙湫竟藏身于灵岩深腹之中，两边山体呈合拢之势，水从灵岩顶上飞泻，其姿不亚于大龙湫。若说大龙湫在势，小龙湫则在丽。山势峥嵘，身段优雅，回音清脆，碧树千重，的确是一个小家碧玉，清丽可人之至。萦怀碧玉，流连忘返之间，高空杂技就在小龙湫下高耸入云的两峰之间开始表演。一条钢索，横穿两山。人如猿攀，上得山顶。一绳系腰，从峰顶抛下，时抛时伏，抛时惊心，伏时采药；最摄人心魄者，是在钢索上表演，千米之间，极尽各种能事：鹞子翻身，大鹏展翅……举手投足，表演者技艺娴熟，

弄险不惊；观看者魂飞魄散，惊叹不止。一把树叶，凌空飞撒，飘飘忽忽，得之者以为神物天赐，窃喜无限。我亦得到一叶，青葱滴翠，玲珑如玉，仙气附体，如来天庭。收之于袋，藏之于橱。雁荡一行，其叶虽微，其意最浓。

显胜门是一片处女地。唯是处女地，令人格外亲近，别后更是难忘。门为山成，天然之姿，只是不知何以称显胜？揣摩得悟，或许雁荡之美此处最显，雁荡之景此处最胜？乱石杂陈，馋岩如鹰，曲折盘旋，栈道天成。绿树生烟，翠竹如云，风清水冽，鸟语花香。过得显胜门，冲破乱石阵，爬过数重云梯，亲抚数重山体，心神与危岩对话未竟，含羞瀑清音入耳，丽影入眸。绝胜之至，显胜之至。瀑藏谷底，瀑名含羞，名副其实！一道山溪，杂石错列，人们纷纷赤脚入水，或跳跃于石尖之上，来到含羞瀑布之前。瀑前巨石横生，藏瀑于众多巨石之后，清澈的水流或许来自天庭，从巨石上轻泻而下，瑞雪溅玉，飞雾如霞，珠圆玉润，清凉入肺；身形轻柔，状若飞燕；声音柔润羞涩，如玉人低吟浅唱。爱其飞燕，爱其温柔，我与同行数人，弄险攀援光溜溜的巨石，爬到它的怀抱里，贴肉倾听它心房的跳动，在心里与它窃窃私语……瀑亦含羞，人亦含羞！

终于，我亦脱掉鞋袜，沉浸到它的玉液里，接受它的沐浴与温柔，感知它的纯洁与爱抚。柔风满谷，玉音入耳，玉液入心，阳光从山缝中照来，仿佛启动我的灵感，掏出纸和笔，不禁赋诗一首："一效徐霞客，神思雁荡游。大雁乘风去，龙涎吐玉湫。白云千峰奇，夜露梦幻洲。春日花万树，最醉在含羞。"

写毕于2010年6月18日

烟雨骋怀大峡谷

五月近末，夏风简慢。松陵文学社采风，受邀同游浙东大峡谷。

是日有雨，入浙渐浓。车至临海，盘山九曲，到得峡谷风景区；伞贩如云，十元一把，一时伞盖如云。登舟泛湖，湖风潇朗，湖水清澈，为当世不多见；两岸树悬半山，尽呈绿翳；未及雨季，水浅，下部裸露，销蚀痕浓，苍凉凄切。湖面镜平，雨滴珠玑，浮沉一瞬，人心禅悦。登岸拾级无算，进入峡谷，地造天设，鬼斧无痕，神工摄魄。树浓树杂，但是原始之味；石奇石乱，有如八阵之图；雨紧雨密，殷殷洗礼之姿。涧水奔放，时闻轰隆之声，转有潺潺温情；山岚浓淡，薄纱缠腰，恰似蒸腾仙气，变幻难测。伏波台前，葛稚川丹炉无形无焰，丹药或作清流，延泽万世；得道驾鹤，鹤随人去，羽化青被，声成泉咽，姿匿瑞霭。松溪洞天，仙庭立于凡间，曲榭回廊，亭台楼阁，全是因山造势势诡，因壑赋形形奇，未用人间一木一役。人立其间，雨声水声，相与杂陈；清气仙气，互为环流；心旷不知其来，神怡不思其归；不画也画，不仙也仙！前行路转，天姥小径忽在眼前，径口有示，一时半后禁上，惜乎来时见晚，只得揖别“天台四万八千丈”，与太白同作“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之梦想，不能见那“半壁海日”，闻那“空中天鸡”。

雨势渐浓，滂沱有声，山流吞咽，路益崎岖，几成水道；汗雨互渍，衣衫如洗，鞋成水袋。36人早有半道而返者，斯时更众。谷底安在？前行里许？心旌摇动，进退两思。

询及路人，底为月亮谷，路程半小时。丽华意决，必穷其极。我自伴行，俞前、中骏跟进。头上天漏，脚下路荒，趄趔搀挽，馋石寻踪，终至月亮谷底。山栽屏风，气放野马，泉畅欢歌，山起舞意。虽无月色，却谈志坚。四人喜极，扔掉雨伞，错列合影，定格山色，为永久念。俄尔，为吾等揿下快门之青年，轰然滑倒，索性坐拥流泉，极其亲近……

2009年5月24日星期日上午于奉化溪口阿龙饭店，写于手机上，下午至家略改。

溪口小镇

奉化之溪口，去过五六趟了，始终没有文字留下纪念，似乎对不起这个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之地。这次又去，权且出笔，以为“自慰”。

第一次去溪口，是在上世纪，最后一次去溪口，据说是溪口解放的日子——5 月 24 日。可惜蛰居饭店，不曾游走，也没听同道说起溪口拉没拉条标语以为纪念，只听说有一个“蒋介石”，挺像，合影一次，只要十元。这我其实在今年年初二来溪口时即已看到，是像，太老，高度不够，更气质不够，最多只是形似，除了陪人拍照，特形演员也不能够格。老蒋有灵，定为家乡如此作派而“娘希匹”，委屈得头疼。

也就二十年不到，溪口前后判若两地。开始清纯脱俗，远离尘嚣，武岭之外，秧苗鲜绿，旅游开发，一片青涩，休闲、定居、养生、养老、做学问，都是绝佳之地，难怪老蒋甫遇下野动辄来栖。现在的溪口，改大发了，镇子扩大了不知数倍，秧苗不见了，人气如云，人声鼎沸，旅游气胜，商业满地，商气高浮。这大约是风景名胜、人文故地盖莫能外的现实，老蒋喜不喜欢，说了不算，但有一点老蒋应引以为豪为慰：现在的溪口吃的是他老蒋的饭，他的福泽故地与国人，不因他的飘零仙界、魂归地下而灰飞烟灭！

如果能跳出当今甚嚣尘上的那些东西，在我心中还是一直以为溪口是一块静土，是一块风水宝地，是一块牵涉中国命运的不凡之地。

一条李白泛游并吟咏过的剡溪由西而东轻吟慢唱而来，一道武岭城门突兀在街道东头山阜之颠，虽然海拔不高，却颇傲慢。小镇从城门开始，径直由东而西一字面河伸展开来，蒋氏祠堂、蒋氏故居、玉泰盐铺沿街一律坐北朝南向西间隔着座落；河阴之地，则是群山连绵，青黛秀丽。水是魂，山是脊；武岭习称为高昂的龙头，古木苍翳；剡溪便是龙身，悠长盘曲，涨落灵动。人因地利，必生重器。这极其符合中国“玄学”之理。第一次去溪口，住在武岭宾馆，就在剡溪之南，与武岭门隔河比肩，记得当天早晨细雨刚过，剡溪更清，小镇更净，空气好像洗过一样，不远处的山头上岚气正浓，有如龙盘，当地一位人士告诉我们说那座山脉是条龙，那里正是龙头。而剡溪本身也是一条龙，小镇街道本身也是一条龙。中国的龙文化就是这么有形有色，得一龙而不易，溪口独得三龙，那还了得？那么，老蒋是不是龙种呢？看来在许多人心中，是亦是，不是亦是。

沿街的蒋氏祠堂、蒋氏故居、玉泰盐铺，从建筑与规模上来说，现在看来，也没太多稀奇之处，不过因为里面有过曾经出生在这里、住过这里的人，因为有故事，而值得细看。这样的建筑，在当时虽说已是不错，但只是比韶山冲毛家好一点，不是极好。它其实很真实地说明，蒋家在那个时代只是一般的工商业主，家资、地位、声望，也是普通。如果老蒋后来没有成为领袖，或许早就没落了。但也幸亏另一位“领袖”，不然在这位领袖溃走海岛之后，溪口可能不再“溪口”，蒋氏故居可能不再“蒋氏”。

其实，在溪口，我最喜欢的地方还是武岭。它从平坦小镇突兀取势，忽起高俊，就像写作一篇文章，它就是溪口形胜的神来之笔。并且它处于小镇最东，在方位上独占鳌头，岭上有门，居有统领之

意，开则四野通达，闭则祥瑞内萦。登岭远眺，万景奔马，众象来仪。岭上之树，高大伟岸，浓荫敝日，叶叶生姿，株株发劲。春日给人生机，夏日给人清凉，秋日给人诗意，冬日给人留念。站到岭上，东望只见东去剡溪和出镇道路如同两捻龙须；南仰青山，龙蟠奋鬣，气冲霄汉；西眺剡溪，直通山腹，龙光闪耀，幽远处常见李白浮筏而来；北顾街市，声气俱来，炊烟蒸腾，旷野之外，则有雪窦美景，萦回脑际。故而，到溪口，不上武岭，等于没来溪口；登武岭，不知美蕴，不如就去买袋千层饼。

当然，溪口之外，还有美景，那就是雪窦山，山上有庙，山上有台，既“妙”且“高”；还有蒋母墓也是风水宝地，据说那里的形胜颇似弥勒佛，而蒋母就葬在佛祖的肚脐眼上。

2009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

想起了普陀山

有一个文学组织采风，想邀请我一起去普陀山。我很感激。我非名人，也非文学版主，每年采风想到我，殊为不易。

去不去普陀山，还没定，因为我已去过五六趟了。最近的一次是今年春节大年初三，举家而行。

普陀山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的可能是梵音洞和潮音洞。

梵音洞这个名字已经忘记了，因为只去过一次，查了资料才得到认定。

梵音洞最有我头脑中想象的寺庙应当像个寺庙的样子。现从资料上得知，洞在青鼓垒山东南端。在我的眼里，山色清黔，苍崖兀起，悬岩斧劈，峭险危峻，两崖构成一门，窟由天成，气势凛然。普陀多有洞壑，独其卓尔不群。距崖顶数丈的洞腰部，中嵌横石如桥，上建双层佛龛，名“观佛阁”，前望海海远，后观洞洞深，相传为观音大士显圣处。据说，于此观佛，人人不同，随看随变。佛阁下曲通大海，海潮入洞，万马奔腾，惊心动魄。我是夏日酉时到此，荫翳满天，清凉无比，幽静无比，洞中流水与大海潮袭，更添清静。和尚打坐，搬来的不是蒲团，而是用木板做成的有一定斜坡的特殊坐器，目中无人，临洞而坐，入静入定。由是，我觉得这里无论是

环境还是给人的感觉，融自然之秀美与神佛之仙气于一体，是一个修禅的极佳场所，超凡脱俗的化外之境。听水，听海，听静，听鸟啾啾，都能让人跳出三界，不在五行，心无尘埃，明镜非台，仿佛来到菩提树下，极易遭逢灌顶之醍醐。

潮音洞则不同，当时没有什么建筑。面前是无边的大海，脚下是大片光亮而错乱的石头，突兀中尽显嶙峋，洞在悬崖中，直通大海，人在洞上，俯视水流，来回跌宕，势如千军，轰隆之声，空谷回音，不是给人嘈杂，而是给人清静。每一次奔涌退却，都好像是在涤荡污垢，涤荡心灵，有一种震动感，有一种接受洗礼的振奋与激励。心灵被这种水流强烈轰鸣过后，尘沙杂念随之流进大海深处，锈蚀之处被刮垢磨光，清新敞亮，心性便像那石头，既柔滑，又坚硬，而这种坚硬又似那信仰与虔诚，得了佛祖的超脱一样。

数次普陀之行，给我的印象都是原始、古朴，甚至还有些破败。许多寺庙颓然在地，留有劫痕；许多景点未经粉饰，天然无华；修建或许还在计划中、图纸上。我就在这样的气象中行走着，想象着，揣摩着，从破败与劫痕中感受着历史与佛界的沧桑，而唯有这种沧桑更给了人一种震撼。同时，我也好像感知着佛祖与菩萨的超凡世界，心灵在这种清静与古朴中变得淡然起来，对尘世间许多人物事的理解似乎变得宽容、空灵与友善，甚至想待到了却尘事庶务，也到梵音洞前打坐、潮音洞前听潮。

但是，今年大年初三的普陀之行，我已感受不到这种原始古朴的沧桑和神佛气韵，取而代之的是那繁盛的商业之气、华丽之气、浮躁之气。寺庙林立而堂皇，景点新鲜而亮丽，修建的成果已是极度辉煌，如织的游人前呼后拥，商业氛围覆盖全岛各个角落，穿行的公交在方便游人的同时打破佛国的宁静——整个普陀不再是海天佛国，而是一个商业大超市，由旅游振奋起来的金钱市利与四周的

海浪一起汹涌澎湃着。我不想再到这里打坐，不想再到这里听潮，我不能再与菩萨进行心灵之间的感知与对话，不知佛祖与菩萨对这个原本有点虚无缥缈的所在有何感想，不知这里的僧众能否经得起各种人世间欲望的刺激，打坐时还能不能入静入定，听潮时还能不能革面洗心？

从大榭岛坐上“渡船”，是战友事先找关系买的票，上了普陀码头，立马想到回程票。门票已从 160 元涨到了 200 元 / 人，宾馆也已涨到三四百 / 床，回不去在普陀过夜是划不来的。从几拨黄牛的包围中挣脱，来到卖票窗口，那时才 8 点不到，票竟然全部售罄，战友才十分懊悔自己的疏忽：没有找关系早点买票。但是，黄牛手中有票，73 元 / 张的船票已按照下午回程时间的早晚变成了 220 元到 180 元。我们碰到了一个跛脚老道般的黄牛，说他的票“绝对是平价”，时间还可以争取到 3 点以前，并且给我们安排导游，但条件是中午吃他的农家菜。无奈之下，我们答应了。电话打了几拨，来了一个挂证的女导游，把我们带到紫竹林车站，便说家中有事一会再来，先让他哥哥来带我们，她便溜了，后来知道她又去像忽悠我们一样去忽悠新的游客了。她的“哥哥”来了，连说累死了，昨天“导”了一天，今天本想休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游览了普济寺、法雨寺、百步沙，因为记不起梵音洞的名字，便没有去成。中午终于知道，他其实不是导游的哥哥，而是托儿，他的真实身份只是那个必吃的农家菜的店主。说是农家菜，其实一点不便宜，六个人吃了近 700 元，一条说是来自深海的鱼，还没有定下便被木棍迅速敲死，不吃也得吃了。甫一坐定，有人给我们送来了票，哪里是什么平价？六张票多收了近 200 元，并且是 3：40 的。究问身份，他也不打诳语，他是码头内部的工作人员，不诳的原因是诳不了，他的制服，清楚地表明诳不如不诳。于是我们明白了码头一早没票而黄牛手中总是有票的原

因。每年春运一票难求，大抵也是这样内外勾结造成的，花那么大功夫去抓黄牛，只是障人耳目，而内部之黑却听之任之，名堂不言而喻。农家菜店在紫竹林附近农庄，其实是当地农民家里开的。原先说好，吃好了他还要导我们，可左等右等不来，我们只能不辞而别，自己去游了附近的潮音洞、不肯去观音院、观音大士塑像，原先说好的 100 元导游费便省掉了。观音大士塑像是前几年新塑的，金光闪闪，婀娜多姿，据说自从塑起来后，台风都是绕过舟山，变道而行，保佑了这一带的平安。我在像前连忙稽首以谢，但心下同时在想，观音大士应当保佑处处平安，不独舟山，同时还当用某种法力教化岛民，至少不能容忍黄牛在眼皮底下乘人之危，售人不快。

又是酉时，我们返程。船上播放的还是在早上船上和岛上到处都有的“禅音”影碟。佛教音乐据说是世上最美的音乐，因为它有种直淌心灵，暖化心灵的魅力，但是，真正的禅音总是在寺院深处，跑到世间，成为商品，到处售卖，那总让人感到变味了。

普陀山，佛教四大名山，观音菩萨道场，第一人间清净地，而今不似往昔。让人释然的是而今不似往昔者，不独普陀也！过去是天下名山僧占多，而今是天下名山利滚利。滚滚红尘，太平盛世，商气凌空，无名不争，无利不来，你还能到哪里去找清静之地，礼佛之缘，修禅之所？清静早已拿来挣钱，神佛亦拿来卖钱。但是，佛早就告诉你，佛即是我，我即是佛；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求神求佛，不如求己。既然你就是佛，心就是佛，那么人人就是佛，至少可以成佛——你不喜欢普陀，可以不来，在家礼佛修行，从心灵之中寻求清静，也是可以的。天下之大，莫大于心；菩萨灵验，全在自心！诚所谓也。

2009 年 4 月 2 日星期四

近望金门

金门，是台湾的门户，现仍为台湾管辖，是台湾的一个县。金门在厦门海面的东南面，很近。1958 年 8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炮击金门战役，炮阵地据说就在厦门东面的一个地方；475，000 发炮弹倾泻到了这个弹丸小岛。炮击金门的意义，历史认为不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也彻底粉碎了美国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今天，回顾这段往事，不但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也是为台湾分裂势力敲响警钟。时至今日，这种意义似乎更多地具备了诗人气质。

游船把我们带到了金门海域，没能绕岛一圈，因为海中有条军事分界线，只能在军事分界线这边把我们带去又带回。

景点介绍上说金门有一条标语，正对大陆。这条标语叫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们很早就模模糊糊地看到了这条标语，八个红色大字，一笔楷书，遒劲有力。依照大陆的书写习惯，从左到右，刻在临海的山头岩石上，只是不知刻于何年。船上介绍说岛上还驻有国民党军队。

其实，岛上的驻军应称为台湾驻军，因为台湾的军队已经国家化，不再是哪一个党的，而是真正的“国军”，不像大陆这样还是“党军”。

游船完全商业化，两小时来回散发的全是铜臭气，作风也是市侩式的。到得最佳位置，把船头正对那条标语，鼓动游客拍照，可是游客在船舷两侧无法见到，要见，要拍照，只能到二三层船头。

可那里安排李鬼剪径，不出20元买路钱，别想上去。游客为此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如何。

游船终于转身返航。在那一瞬间，终于能够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发现我们离金门只有百米之远，算得上在咫尺之间。金门掩映在绿树之中，一片翠绿，一片静谧，一片安详，似仙似幻，恰似海上蓬瀛，时有仙气飘来。真想一步登上金门岛，看看这个当年为了防倭而取固若金汤之意命名的绿岛，还有没有炮击后的劫灰与瓦砾，看看这里的军民生活情状，看看这座朝夕可望而不可及的岛屿风光。

游船只管推销，只管赚钱。开出近望金门之旅的初衷，非常直白，就是利用游客心情而收渔人之利，金门，只是他们的钓饵罢了。

我们只能告别金门，金门目送我们渐行渐远。然而，那条标语却永久地留在我们心中。从这条标语中，我们可以看到金门军民有着一颗期求祖国统一的心，这与我们一样，他们没有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至于用什么方式、什么主义统一祖国，就像这大海，比较苍茫。

昔日的炮声早已没有了，大海还是那么辽阔，那么无私，它可以包容与化解一切恩仇；阳光下海浪起伏，吟唱着和谐安逸的旋律。一头有点粉红状的海豚从海中钻出，瞬间又沉了下去；又出来，又下沉；如此再四，引得游客一片惊奇。天下太平，黄河清；天下安定，凤鸣岐。海豚的出现，是一种祥瑞吗？而满船散发的铜臭，能保证大海永远平静吗？或者，当狂涛重卷之日，金钱能够筑起民族的巨坝啊？

上得岸来，发现那些台湾香烟、台湾铜镜，要比船上便宜太多了！而铜镜根本不是台湾的！我庆幸，我没有成为冤大头。只有那金门高粱，滋味还真的不错。

2010年9月4日草于厦门金盛大酒店

第三辑

云散天边落照和

文莱的风情与感念

由于儿子在我驻文莱大使馆工作，今年春节我们来到这个热带国家过年。彩云朗照，海风椰韵，绿翠扶疏，富裕文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影响，遂得小文凡21篇，分为“风情”“年味”和“感念”三节，不成体例，文疏字陋，贻笑大家。

一、文莱的风情

(1) 热烈中走进热带国度

2月13日 星期二晚 晴

文莱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浦东机场晚开了半小时，下午3点才凌空而起。飞行线路是在南中国海上空。空中云层迭变，海上碧波浩淼。

由是经度基本一样，经过4时20分飞行，19：20飞机降落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机场。虽然登机前已脱去层层冬衣，一出机舱依然热烈，这种热是一种闷热、湿热，空气中似乎有许多水汽，直沾人体。是时，文莱的气温只有摄氏29度。这大约就是南中国海界热的特色。

刚出舱门，就见到了儿子。凭了外交官的特殊身份，我们也享受到特殊的接机礼遇，免却了我正不知去得何处领取托运的行李的担忧。

儿子外形依旧中国，胖瘦尚在均衡之规格内，只是脸色似有了几分“土著”的颜色。

斯市已在一片灯火中。机场似乎不大，没有浦东国际机场宏大壮观，气象巍峨。看来毕竟版图不大，人口不多，港口生意不繁。

坐上福特轿车，灯火中蜿蜒穿行十多分钟，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文莱大使馆。使馆墙壁粉白，风格简约大方，没有想象中的“中国特色”，自融于当地建筑风格序列。

无米无油，无盐无菜。以儿子午餐剩炙果腹后，为明日早餐计，儿子驱车带我们去一家超市买米购物，准备明晨自炊中国粥。

超市是文莱华人领袖所开，名叫华和。其气象极华奢。倏见“大吉大利”及“华和百货商场”名称皆为汉字，不免生却去国三十载，倍知家国亲的感动，理解了苏武牧羊，其节不弃的情怀。

超市内应有尽有，只是所有者多为泊来品，港台自不必说，五洲之物也一应俱全，此乃国内不可与语者一；而其价格自然也是国内不可与语者。少量的米、油、酱油之类，花去文币 45.8 元，折合人民币当在 200 多元。只是一盒榴莲，食后让人陶醉，不受热浪熏陶，不能享受榴莲（流连）忘返之殊味。

（2）早晨被鸟儿叫醒

2 月 14 日 星期三 晴

早晨是被鸟儿叫醒的。

报纸改版以来，即改变了我早起之习。昨夜 10 多睡下，早上 6：30 尚未全醒，却不断听到窗外鸟儿唧喳啼鸣不止，恍然中“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诗句浮上脑际。

起来。儿子已出去打拳。自在使馆杂沓逡巡，又证昨日“简约”印象。

花不知名，放得自在。馆外所见皆被绿色，葱茏茂盛，不似国内岁寒乃知松柏之不凋。阔大的芭蕉，如同披着头巾的文莱女人般生姿；高高的椰树顶上仍有椰果，劲拔上引中诉说出南国风情。逡巡之中，

似乎有了钱谦益的感悟："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只是未见春水、小桥，也不是桃花，红楼则宜改成"白楼"。

鸟儿仍在叫，叫在树上，叫在苍翠中，叫在人家屋脊，叫在路旁，还有在电线上。

鸟不是一种，而有三四种，说不上名字。飞去飞来梁上"燕"，自由自在水中"鸥"；婉转清脆，欣然欢畅。有的啄弄羽衣、梳理翅膀，有的相互戏嬉，给这空灵的绿色世界平添神灵般的生机与活力。

文莱有鸟，不知种数。因为它们的叫早，使人想起国内，鸟声已早与我们久违了！有时偶尔听到一两声，那其实也是笼中尤物发出的无奈与凄凉。

人与自然的和谐，大约鸟能佐一证。鸟声，让人捉摸所谓和谐中神灵之处的所在。

听着窗外"啾啾"之声，写着文字，颇为享受。

（3）行走"桃花源"

2月16日 星期五 晴

昨天下午5点，使馆下班后，我与太太两人决定出去散步。

路通山野，冈峦起伏，时曲时弯，完全是一条绿色长廊，似开在绿海的心腹，倘凌空俯瞰，决计是条羊肠。

一小时一个来回，大约走出去3公里。虽然不乏闷热，有那种山雨欲来之感，却无一点风、一滴雨，只有汗。

文莱10月至次年2月为雨季。热带有雨，并不稀罕，路两旁的泄洪深沟，已经说明一切。

偶有蚊子来袭，其蚊颇大，咬后的效果与吴江的花蚊子一样：痒，起块。

因为不识马来文，虽然路旁间或出现路标，却仍不知此路何路。沿路两侧，既有别国使馆（韩国），又有车行，主要还是民居。路旁

一律没有人行道，也没有行人，只有车来车往。

绿树繁茂密集。树种很杂，除了椰树、芭蕉、竹子、木瓜，皆为树不知名分外“娇”。

路旁绿草茵茵，一脚踩下，深没脚踝，极富弹性，颇有寸草早已没马蹄之感。

鸟儿在树间飞来飞去，大大小小，有的在沟壑中步行，只是同样鸟不知名分外娇，而鸟们却似乎为我们的到来而欢畅。

民居大多借坡势而造，又都掩映在绿树之中，从树缝间看过去，这些房子果然重重叠叠，山门次第。

房子皆为别墅，占地大则五六百平方，小则二三百平方。虽然五彩皆呈，但风格都尚简洁、多姿，没有国内别墅的繁琐、方正，也没有一家装有防盗窗。

网上说，文莱公民建房，只需一文币，折合人民币5元，政府就会给你一块地，并办齐所有手续。看来，这些阔绰的房子或许都是这样建成的。

家家有车，多者五六七八辆；门前都有汽车道，只是坡度极高，最高者可能不下70度，驾技不佳者，甚宜自动档。

家家有“小耳朵”。看来，“小耳朵”在文莱决计不受禁止。

渐行渐远，忽见群鸡，其形其声，无异国鸡；只是无论公母，体格不够高大魁梧，尤其公鸡，可能更适宜去当斗鸡。

行而更远，在一片平整的山坳里，错落着许多人家。家家停着轿车，车车纤尘不染。一片菜园里，一男一女正在劳作。园里竟有三四条狗儿窜出。

山冈四合，绿树四合，道路经幽。两棵特大的树，屹立在北面山冈，“立”出一片阴翳；天空似雨前云骤，却又聚而分散，黑云缝隙中又有白云出岫……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诗中描写的意境，在这里便有了极其真实的立体画卷。

转过山坳，马路稍直。路旁别墅多层，围墙外一溜植物，似草似

花，枝繁叶茂，叶片与花呈红色、黄色、还有绛色，栅栏与此前有的人家一样，间涂金色，显出现代，显出堂皇。

再转一个弯，路右绿荫中飘出音乐，还放着电视……门前帐篷，数把庭院桌椅，自是一座咖啡店铺或者茶室，一位居民跷腿而坐，口中吸着烟，很悠闲地融入眼前景致。

时针指向5：30，折道而返，又见鸡犬，重睹碧树，再践芳草，心中忽然想到五柳先生，我们原来走了一趟异域桃花源，体味到的却是真实而又生动的现代和谐气息，比这天然氧吧的氧还沁人心脾。

（4）在文莱驾车

2月19日 年初二 星期一

行前儿子即嘱我将驾照带来，在文莱可以一用。是故，我亦得偶驾，在文莱的马路上留下我驾车的“行径”。

根据文莱的规定，别国驾照在文三个月内可以自驾，逾期则要更换。

文莱驾车右舵左行，这亦标志出它曾经是英属殖民地的特色。

始驾右舵左行，自然多有不便，转弯、会车时脑子中总是习惯向右道拨舵，观察后视镜亦为不顺，然只要绷紧了弦，开多了也就可以了。一般来说，国人到此，一周或半月便可适应。

文莱的马路不宽，高速来回4车道、低速来回2车道，且因是山地，道路起伏、曲折、盘旋司空见惯；但是，马路上除了汽车，绝没有国内那样的拖拉机、自行车抑或骡马车，摩托车、行人也极其少见，因而，没有人行道设置。道路两旁没有国内活生生搞上去的景观之类，都是随意而天生的杂草植被。因为没有行人，没有错综复杂的车辆和错综复杂的交通状况，车速一般都很快。（在文期间，没有发现一次堵车、一起交通事故、一起人车争吵和车车争吵。）当然事故也是有的，据说大多是自撞护栏或者追尾，撞死人的不多。

文莱多车，无车不行、亦不能行；且车辆集中，沿道路两侧，时

有旧车交易行，看上去车辆很新，据说价格不贵，且车况良好。因为文莱人车辆只要有一点小问题或不喜欢，便作更新了。

路上的车辆非常洁净，放着锃亮的光，没有国内车辆的蓬头垢面，这得益于文莱近海，更因生态太好。

绝无争先恐后，极其秩序谦让，是文莱驾车族的良好风格。在转弯的路口，常常见恭敬等候的车辆，车让直行，不容置疑，没有50米的来车距离，决不会冲上道路，像国内那样宁抢一秒，不呆三分的。更多的时候，更见车主挥手致意，互打招呼。如过行人，无论何处，车辆都会减速、停下、让行，决不会像国内直冲斑马线，逼迫行人躲闪让车。

文莱没有一座收费站，即使高速公路也不收费。在当地人脑海里，据说不知收费站是个什么概念。不仅如此，很多地方停车是不要钱的，比如海滩那边，车辆如云，没人收钱，停放秩序井然，不会有停下便出不来之虞。停车收费，一般也只1到2元文币。

车水马龙，但你听不到喇叭之声。如果你听到了，那么一定是有人的行为让别车极其愤怒了。

文莱汽油很便宜，97号只有0.53文币一公升。文莱的汽车基本上都是自动档。

（5）参拜王权

2月21日 年初五 星期三

文莱自古就是酋长国。从1363年第一任苏丹开始，至今已历29代，644年。赤足进入王室陈列馆，第一展品就是象征29位苏丹承继大统、用黄金做成的29个圆形图谱，并用箭头表明继承序列，在中心位置最大的黄金图案像面盆一样，表明的是现任苏丹·哈吉·哈桑纳尔·博尔基亚·穆伊扎丁·瓦达乌拉的位置所在。

陈列馆里陈列着历代苏丹的文物，最多的是现任苏丹的生平和活动照片，以及现任苏丹即位时象征王权的权杖、刀剑、冠冕、所坐的

龙辇、宝座，还有麒麟等各种御品之类，全部真金打造。平时各国政要赠送的礼物也陈列在右侧馆厅，大多是带有各国特色的金银器物，只有我国原国务院总理李鹏赠送的西安秦始皇陵铜马车复制品放在显著位置，江泽民、董建华的签名也挂在展厅走廊。楼下大厅，整个是苏丹登基时的过程演绎、场景实物和仪仗模拟以及放大后修整的与人体同比例的参加者照片，华盖如云，盾牌如墙，剑戟森严，旌旗蔽日，其气象之巍峨，其场面之浩大，足见王权的威严巨大与举国对王权的跪拜和虔诚。

现任苏丹是 1967 年接任的，今年已经 60 岁。王室陈列馆原址为邱吉尔纪念馆，1992 年文莱庆祝现任苏丹登基 25 周年，苏丹亲自提议拆除这座世界上唯一的邱吉尔纪念馆，改建为王室陈列馆。这座设计独特，屋顶状如王冠、象征王权的纪念馆，从当年 4 月动工到 10 月对外开放，只用了 6 个月时间。

文莱的王室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王室之一。文莱实行的是君主制—伊斯兰教—马来人至上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但是，文莱王室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王室凌驾于政府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国家绝大部分财富，忠君就是爱国的思想也已深入到文莱百姓心中。而王室的地位也十分稳固。从王室陈列馆能看到这一切。

（6）参拜信仰

2 月 21 日 年初五 星期三

这样的建筑，无论谁看到都会惊叹。

哈桑纳尔·博尔基亚清真寺位于斯市哈桑纳尔·博尔基亚大道旁，与刚到文莱时看到的位于文莱河畔的清真寺不同，是人们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恭维它的富丽堂皇。这从寺名便可得知，这座清真寺是现任苏丹个人出资建造，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在外部形制上，它的主体建筑上有 29 个尖顶圆塔，其中四个特大，

据说有 189 英尺，都是 24K 真金铸就，象征 29 世苏丹。同样象征 29 世苏丹的是进入寺内的三级楼梯，一共有 29 级台阶。地面、墙壁、圆柱、楼梯都是汉白玉，而寺外墙壁镀金镂空，具有马来传统，雍容典雅。

寺内有两个分别可容纳 6000 人的男女祈祷大厅。如果不是伊斯兰女教徒，进入寺内的女性必须到指定地点披上一袭黑衣，不然就是违反教规。赤足进入寺内，走上 29 级台阶，进入男祈祷大厅，正好不是教徒祈祷时间，不然是进不来的。祈祷大厅有数千平方，铺以蓝白相间的正宗羊毛地毯。不是教徒是不能踩到地毯上的，我只好乖巧地缩回有点感受到汉白玉地砖冷气的脚。在祈祷大厅正前方，摆着许多蓝色的古兰经，中间位置就是现任苏丹前来祈祷的座位，说是座位，是没有座椅的，也是席地的地毯。我们只是站着观看了一下，并不敢穿越地毯走到苏丹座前。祈祷厅内，上悬一只巨型水晶吊灯，据说有 3.5 吨重。

楼下有一个图书馆，里面存放着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兰经》手抄本，我们前去瞻仰，抄本供奉在一个玻璃柜内，其形制就是一本书，打开的页面四周镶有金色的框。书高约 70 厘米，宽约 50 厘米，厚约 20 厘米，封面呈蓝色，纸张有点土黄色，不乏精美之象。

徘徊在这座豪华、巨大、现代的清真寺内，我感受到它其实是财富的象征，更是信仰的象征。人，虽然不可能都成为伊斯兰教教徒，但是，从这座清真寺内，应当感受到信仰对于人生的重要。人，只要有了信仰；社会，只要有了信仰，就可以通过虔诚和艰难的努力，造出属于自己的信仰建筑物，其间有真金，有汉白玉，有水晶，也有最大的自己抄写的圣典。同样可让自己安慰，让别人惊叹！

链接：伊斯兰教是与佛教和基督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公元 7 世纪初诞生于阿拉伯半岛，至今已有 1400 多年历史。它是由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所创，目前世界上有 10 亿多信徒，他们大多分布在阿拉伯国家，以及中非、北非、中亚、西亚、东南亚和印度、巴基斯坦、中国等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文莱 70%—90% 人信奉之；有些国家还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7）文莱的国庆

2 月 23 日 年初六 星期五

今天是文莱国庆。早上天气不朗，9 点后阳光高照。

早就从当地报上知道了文莱是 2 月 23 日国庆，曾有体育部长专门出席小国旗推展会，那就是为了庆祝国庆日，分发了 3 万面小国旗，让百姓将国旗插放到座车上。所以，文莱街道、马路上早就有了流动的国旗车队。从报上亦得知，文莱已筹得国庆经费 20 万 5 千元，而赞助者多为私人工商界人士。

如前所述，文莱自古就是酋长国。中国最早记录文莱的文字在《隋书》中，撰写者为魏徵等人。文莱位于加里曼岛西北部，东南西三面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接壤，北临南中国海。文莱古称婆利、婆尼、佛泥和渤泥，明朝后期改称汶莱或文莱。

14 世纪，文莱接受伊斯兰教，建立了苏丹国，现在的全名叫文莱达鲁萨兰国，意即和平之邦。

文莱有过强盛的时期，15 至 16 世纪曾远征加里曼丹东海岸、爪哇、马六甲和吕宋。16 世纪中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相继入侵这个国家。16 世纪末逐步衰落，1888 年沦为英国保护国，1941 年，被日本占领，1946 年英国恢复对文莱的控制。1959 年，文莱与英国签订协定，规定国防、治安和外交事务由英国管理，其他事务由文莱苏丹政府管理。1971 年，文莱与英国重新签约，规定除外交事务和部分国防事务外，文莱恢复行使其他所有内部自治权。1978 年，文莱苏丹赴伦敦就主权独立问题同英国政府谈判，并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根据条约，英国于 1984 年 1 月 1 日放弃其掌握的文莱外交和国防权力，文莱宣布完全独立。独立以后，苏丹政府大力推行“马来化、伊斯兰化和君主制”政策，巩固王室统治，重点扶持马来族等土著人的经济，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严格维护伊斯兰教义。

国庆日定为 2 月 23 日。今年为 23 周年。

从网上得知，2004 年文莱国庆 20 周年时，国内北奥公司曾协助文莱举办国庆活动，很成功，并且活动时间安排在晚上，是文莱从未有过的。苏丹亲自出席了活动。

今年的国庆庆祝活动安排在 24 日上午，原因是 23 日星期五，这天正好是回教徒礼拜日。

（8）文莱的华人

2 月 23 日 年初六 星期五

今天下午 5 点多，使馆人员到当地华人陈家福家拜年。这是我去过的第三家华人。

陈家福是华社的副会长，好像主要做眼镜生意。家很远，在斯市西，车程至少 10 公里，房子同样很大，但没有温、洪两家豪华。陈家福很年轻，30 到 40 岁之间。从家中的全家福可见，家庭人丁兴旺，主要是小孩多。他自己有三女一男。据说他掺了点马来血统。请吃的是马来食品，先是所有的人用筷子捞生。马来食品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味，像自助餐。

陈家福这样的华人，在文莱大约还处于“发展”中，没有刘锦国、温瑞祥、洪瑞泉那样的地位。这大约是当地华人的大多数。

在文莱，华人有四五万，占文人口 11.2%。我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成功创业与争当社会上流的故事，但肯定有故事，事实上他们除了被封为佩欣的五人外，都既不错，也不特别惊人。

华人移居文莱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晚。据史料记载，1911 年只有 736 名华人在文莱定居，多数务农和经营小生意。1929 年文莱发现石油后，大批华人技工涌入文莱，就职于油田，1947 年达 8300 人，占当时文莱人口的 20%。1960 年达 21795 人，占文莱人口 26%。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文莱开始严格限制华人移民文莱，加之部分华人和子女移居国外，华人人口增长减慢。到目前为止，取得文莱国籍的约 2 万人，其余为取得永久居留证的常住居民和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的

临时居民，有少量人持所谓“中华民国”护照。

目前，要想取得文莱国籍是相当困难的。就在20日的报纸上报道了一条喜事，文政府宣布315人被准予加入文莱国籍，其中96名是华人。文莱一名官员发表讲话，要这些人遵守文莱国法律，自身增值，如有违反，将收回国籍，云云。

文莱华人中80%祖籍为大小金门岛，其余主要来自福建、广东和海南。华人早期主要分布在马来奕区，随着首都斯里巴加湾市所在的文莱摩拉区经济的发展，华人逐渐向首都附近迁移。从20世纪80年代后，已有半数以上华人居住于摩拉区。

华人在文莱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只有早期在文莱定居的华人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如王金纪、林德甫，资产均达1亿文元左右。目前，有5位华人获佩欣封号，他们是林玉成（外交和贸易部第二部长）、刘锦国（文最大零售业主、农场主）、吴景进（立法会议员、吴福记车行老板）和温瑞祥（马来奕县中华商会会长、马来奕区议会议员、都东中华学校董事长）、黄迪福（从事房地产和房屋租赁业）。

除了上述几位，其他华人本身经济实力不强，多数从事行政管理、建筑、修理、餐饮和中小型销售业，一般生计没有困难，但没有大型家族性企业集团。

为了加强华人的团结，文莱有华人联合会、海南会馆，斯市和马来奕海南公会。其宗旨大致为敦睦乡谊，互助互励，敬老尊贤，济困扶危。

（9）泛舟文莱河

2月25日 年初八 星期日 晴

文莱河是文莱一条著名的河流，除了因为它与文莱国同名外，更因为这里有一个历经600多年沧桑的水村。到文莱不到水村，等于没有到文莱。

昨天下午，我们在参观了文莱博物馆后，泛舟文莱河，参观了水村。

驾船的是当地马来人，不过更像老非洲，很黑。开价不低，50文币，不过服务倒还认真。

纵一艇之所如。两边人家尽建在水上。河中嵌入无数树桩或者水泥桩，托举起一座座房屋；家家相连，户户相倚，鳞次栉比，逶迤成片，云水之间聚集成水上村落，七彩的屋脊，在阳光反照下，远看也是片片奇特的云彩。

汽艇从村落人家门前驶过，很多人向我们挥手致意；门前由木板铺成的场地上，时常有男女盘坐，有的男人在吸烟，有的女人在梳头，一头刚洗过的黑发，配上优雅的身段，很让人想起贵妃出浴图；童稚则在河中戏嬉，间见有人垂钓或在散网捕鱼……这些闲适的图景，谱成了一首首水上世界的田园诗。这诗竟然一咏三叹了600多年，烧了建，毁了建，这在博物馆里的一个沙盘上可以清晰看到，层层叠压，层层再起，就像余姚的河姆渡，煞是沧桑坚挺。

船家很殷勤。船行到哪里，就给我们讲解到哪里。虽然他的英文很差，我儿子还能大致弄懂。这是警察局，这是诊所，这是清真寺，这是学校，这是邮局，这是消防局，这是水村博物馆……船家的殷勤让我们感动，后来我们知道，原来他就是水村人，殷勤中自多了一份骄傲与得意。

汽艇开出水村水面，向文莱河上游驶去。而我心中的感受，大约很像1521年麦哲伦来到这里。当时，水村有25000人家，是个繁华的城镇。

大约是受了文莱红色土质的影响，文莱河水也呈淡淡的酱红色。河面时宽时窄，宽处近千米，窄处近百米。河水流畅，波浪滚滚。两岸绿树繁茂，纵深不知数里，绿叶浮在水面，与文莱河水接吻得如胶似漆，随着水波、随着微风，吻到动情处树叶微微颤抖。河右岸边，在一排高大的椰子树间，透射出金顶的光芒，原来苏丹王宫就在这文莱河畔。

河面上白鹭特多，常见三五七八成群，或凌水面飞翔，或栖息于

枝桠，或梳理羽毛，或调情于同类；更有划舢者在河中游弋，出没波浪，鼓浆而行，恰似达摩祖师一苇渡海。

宏树林，是文莱河上的原始森林，里面有着珍稀动物长臂猴，但能够见到它是不容易的。宏树林到了，马来船家突然惊叫，汽艇的速度随之减慢——原来他看到了猴子，比划着让我们随他手指方向搜索，他还殷勤地找出望远镜，可是，我们几番努力只见到远处树梢弹跳，却没见猴哥踪影！扫兴中船继续前行，这回大叫的不是他，而是我——猴子果真出现在我的视线中。船家减速，将船拐进了宏树林深处，宏树木根部裸露，颇似沙漠中的胡杨，钢筋铁骨，盘根错节，在水中支楞起浩大而突兀的迷宫，更像那布满阴森气氛的死亡军阵——一只长臂猴时而在迷宫中从容而行，时而在树梢上弹跳，全然不将我们的到来放在眼里。一只巨大的蜥蜴就趴伏在我们头顶的树枝上，不知是酣睡，还是在观察我们的动静。开始我们以为是鳄鱼，吓了一大跳；因为有报道说过文莱河里有鳄，而在过年期间，报纸上也曾报道有一垂钓者被鳄鱼咬去了一条腿，虽然不在这宏树林中。

揖别猴哥，继续前行，在一座横跨文莱河的桥前拨舵而返。原来这座桥，通向某一代苏丹的陵寝，陵寝就在河南埠，颇似一个景点。

我们又回到水村，来到一户人家参观。上得码头，全是木板铺就的道路，四通八达，整齐平稳。走在上面，很让人想起当年赤壁大战，曹操用庞统连环计连起来的战舰。

链接：水村是马来人传统的居住处。人口最多时有10万，达到文莱全国人口的一半。麦哲伦的随行意大利旅行家安东尼·帕加塔将水村描写成东方威尼斯。1906年，不少水村人家陆续迁到岸上，20世纪50年代，又一次进行大规模迁移。目前，水村只有2919户人家，21390人口，面积2.6平方公里。

水村居民主要从事传统纺织、铜银器制造和捕鱼，现在部分人在政府或私营部门工作。水村基础设施齐全，水电供应充足，房屋外看简陋，内却皆现代。水村每年都会发生多起火灾。为了安置灾民，苏丹基金会在文莱河上修建了两座新水村，均为水泥钢筋结构。

水村曾有华人水村，因其中90%为华人，因而得名。华人水村起源于18世纪，鼎盛时达250多户，人口超2000，多数来自小金门。1981年一场大火将其焚毁，现只有10余户华人居住水村。

二、文莱的年味

（10）特殊的情人节之夜

2月15日 星期四 年廿八 晴

今年情人节时间太巧，夹在“年味”中，故得是段文字。

文莱到底有没有情人节？看来我有辱行前同仁嘱托的使命。前夜超市之行，没能侦察端倪；昨天下午，到得斯市中心，亦未见浪漫气氛或情侣牵手，原来在伊斯兰国度，男女间“过度亲密”有违教规、有伤风化的。但文莱河穿市而过，波光粼粼，水天相接处白云出岫；赛福鼎清真寺肃穆于余辉之下，真金灿烂之光炫耀于高大的棕榈树间；商场寂静，马路无尘。这环境倒适合情人们过节。

虽如斯，昨夜我们还是过了个特殊的情人节之夜。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中国的俗谚即使到得天涯海角也能证实它的魅力。

使馆杨大使两年任期已满，使馆经过周密策划，将饯行宴会安排在情人节之夜。我们有幸应邀与宴。

宴会安排在大使官邸举行。官邸离使馆二十多分钟车程，在一片葱茏迭翠的山峦之中。

文莱山地，地势起伏，道路亦起伏盘旋。一路风光，皆在绿海嫩浪中。

官邸也是这种深山藏古寺的意境。因地制宜，错落有致得恰到好处。

宴会厅呈长方形制，是一个自助式的酒会，酒为法国红葡萄，杯

为雕花玻璃杯。注入红酒，未饮先让人想起“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古诗句。不过，此次所催者不为征战，而是大使卸任回国。

宴会，使馆所有人员和家属、小孩全部参加。

杨大使是位女性。

一身绛红色中国服装，非常随意的短发，大使出现在众人的掌声里。

“杨大使完成了在文的使命，马上就要回到祖国亲人的怀抱，使馆经过‘密谋’，决定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为杨大使饯行，马上大家可以尽情地向杨大使诉说衷情。”参赞很年轻，一表人才，皮肤滋润，口才极佳，只因稍带山东口音，让人想起齐地宴平仲的捷辩风格和外交才具。

“杨大使是一个非常热爱工作、热爱外交事业、热爱生活的女性，也是一个非常温柔贤惠的好母亲、好女人。她的离开，会让我们非常想念。”参赞的“祝酒辞”虽有外交家的口若悬河，但更多的是饱含战友般的温情。

“杨大使在文的两年中，两国交往频繁，政治互信日益增强，经济贸易、人员互访，都有了突破性进展，中文关系发展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阶段；使馆建设、环境、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杨大使带走的是一个句号，但在她个人的外交生涯中，还只是一个逗号……”参赞的话，似乎说出了在场人员的心声，他们频频点首。“下面，让我们一起干杯，祝杨大使旅程平安、快乐！”

“当！当！”大使激动地端起酒杯，离座与每一位与宴者碰杯。“当当”之声，在宴会厅里演奏出一曲清脆而温馨的乐章。

酒过一巡，大使致答词；答词诚恳、温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我三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聚聚离离，每一次聚和每一次离，都让我非常感动，也感受到外交事业的光荣和战友之间亲情的纯朴与敦厚。我人虽要走了，但使馆人员的敬业精神、工作热情和和谐馆风，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回去不管干什么，我们仍然在一

个平台上，一条堑壕里，由外交事业凝聚起来的友情会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当、当”之声又起，大使再一次离座与所有的人碰杯，人们杯中的红葡萄再一次一饮而尽……

酒过数巡，参赞代表全馆人员给大使赠送一份签了使馆所有人员姓名的精致透明的礼物，全馆人员与大使一起合影。大使也给每人回赠了一份自题了祝福语的贺卡。

精彩的节目上演了。“今天是一个特殊而有意义的日子，我们每个人还准备了一份特殊礼物，要送给大使……”

参赞语多含蕴、幽默，不说情人节，只说特殊日子。

参赞首先送礼，送上的是一枝通红的玫瑰；接着，每人都有谋而合地送上了一枝通红的玫瑰。不同的是，在送上玫瑰的同时，每人都要有一个别具创意的中式或西式的姿势，在姿势中与大使合影。参赞的创意是轻吻大使的手背，厅里出现持续热烈之声，参赞不得不轻吻者三四。轮到我儿子，他则采用了拉丁舞姿势，由于甩头摆臂过猛，玫瑰花朵竟然飞了出去，于是引来一厅哗然……

让人意外的是，当天竟是领事馆老张结婚 14 周年纪念日，情报一经泄露，便容不得老张自由。老张与妻子只得在互献鲜花后，喝起大小交杯酒，最终还将 12 岁女儿拉上场去敬酒、献花、合影，负责摄影的老张这回充分享受到了闪光灯的眩目。

在使馆官邸与外交官员同宴，对我们来说，可谓有缘，而正巧为大使送行，又在情人节之夜，更是令人难忘。外交官们平时在外交场上为国争荣争利，叱咤风云，唇枪舌剑，而在外交场下竟亲如姐妹兄弟，亲情友情都在这酒杯、玫瑰和这难舍难分的气氛中得到了印证，我们该不该给大使送点什么礼物呢？所幸的是，儿子曾为大使撰写了一副对联，让我作书，我自知道行浅显，便请了苏州有史以来惟一获得全国兰亭书法大奖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李双阳代书，并草草裱就，不想此时正堪派用。于是，我与太太、儿子斗胆给大使献上。大使十分高兴，当场打开卷轴，只见上书：二载一挥间，两国尽然开气象；四

时皆夏处，十人有幸坐春风。

闪光灯频闪，我们有幸与大使一起定格。

（11）阳光除夕

2月17日 年三十 星期六 晴

文莱的雨季要到2月底才结束，可我们来了4天，只下过一两滴小雨，时间在倏忽之间。尽管时常可见云层在天空翻涌，终究未见热带雨季的滂沱。今天又是烈日当空，看来，过年期间，文莱的炙热可能成为我们享受到的特殊年味——阳光之年。

今天就是除夕。很想知道文莱有没有过年习俗，文莱人民怎样过春节。春节应当是有的，因为文莱有4.14万华人，占文莱总人口的11.2%，其中取得文莱国籍的就有2万人之众。既是华人，春节这个传统节日是不会忘记、也不会怠慢的。据说，为了华人过年，文莱政府还专门放三天假。

由于语言、文字不通，没有儿子陪同，我们是不出去的。昨天大使启程回国，我们也随前往送行的儿子到了机场，后又折回华和超市和第一百货商店。在这种地方，均没有发现特别的年前风景，更没有发现像国内那样狂购年货的人群。当然，在两家超市的一隅，我们还是看到了红灯笼、中国结、红福字、焰火、红信卡之类喜气之物，特别是对联也有，让人感到了一种华夏文化在异乡的色彩和欣喜。昨天晚上，我们驱车来到斯市第二商业中心——加东商业区。这里霓虹闪亮，十分繁华，人虽不多见，车却特拥挤，成群结队，密密匝匝，用蚁集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文莱现有近38万人口，据说三人就有两辆车，这个数字应当在35万左右。而且，由于版图不大，街道不宽，车辆便格外集中。

虽然城市不夜，车辆如蚁，但感受到的并不是心目中的年味。

我们逛了市中心两大超市，文莱的大型超市都已基本“考证”过了。

超市货物丰盈，进入超市的人肤色各异，显示出文莱的开放程度。

看到了冷冻柜橱，忽然想到江南过年的传统——初一早上是要吃元宵的。于是，我们开始遍寻两大超市，却没能找到一袋元宵，不知国内像龙凤汤圆那样的汤圆怎么就滚不进文莱的超市。于是，我们只得改寻糯米粉，终究未负所愿。

年味是一种民族传统，汤圆是一种文化符号。在异国过年，失落年味，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独特的年味。

（12）夜宴图里的情怀

2 月 18 日 年初一 星期日 晴

年初一早晨，没有听到什么“炮响”，我与前几日一样在静谧中醒来，昨晚使馆共吃年夜饭、同度除夕夜的情景也随之醒来。

年夜饭在大使官邸举行。杨大使已回国，新大使要到年后才赴任，田参赞出任临时代办，他仍然那么优雅得体，开宗明义“三大主题”：其中之一就是一起欢度除夕夜。

年夜饭在官邸正厅举行，吃的是火锅，大约是为了体现热闹、热烈、热情。

酒除了法国红葡萄外，上了两瓶使馆专用茅台。代办“钦点”我喝两杯国内喝不到的茅台，并诚敬参赞与全体外交人员。

外交部发来国务委员唐家璇给各驻外使领馆、港澳公署“新春贺词”的明传电报，大约想一听苏州的吴侬软语，代办叫我太太用苏州话向大家宣读电文，太太不会苏州话，只用吴江方言“转致”了唐家璇的祝福，大家鼓掌以谢。

一边轮番敬酒，一边收看春节联欢晚会，气氛相当热烈。于我们来说，一家三口，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海外过年，特别是在自己的使馆里与背井离乡、辛勤在外为国工作的外交人员一起共吃年夜饭，共度除夕，这比哪一次年夜饭都有意义，值得纪念。代办说是一种缘分，我说，不仅是缘分，更是三生有幸。

火锅沸腾，屠苏香醇。热烈中人们似乎忘记了远离祖国、远离家

乡、远离亲人的思念，共聚一起，俨然一个亲情交融的全家除夕夜宴图。在酒杯的碰撞中，在热烈的谈吐中，在友爱的氛围中，凸现了外交官崇高的情怀和境界。这些年来，我国国际地位上升，外交事业取得神圣进展，不都包含了他们的心血和奉献吗？

虽无火树银花，但我却体味到了一种境界，一种特殊的年味。

（13）祖国就在海那边

2月18日 年初一 星期日 晴

经过努力寻找，年三十下午，在一爿超市里，我们终于买到两袋汤圆。由于是冷冻的，在官邸吃年夜饭前便从车上放到了官邸厨房的冰箱中。夜里儿子喝高了，便匆匆而归，结果将汤圆忘了带回宿舍。

年初一早晨，没有现成汤圆可下，我便用先前买的糯米粉自做，做好后，打开液化气灶，却没气了，于是改用电饭煲，烧来烧去，就是不见汤圆上浮，挑出一个切开，里面竟是白白的生面，没熟！怀疑是火力不够，便弄到使馆厨房、换上清水，“烈火烹油”般猛烧20多分钟后，仍然依旧故我。这时，才想到让儿子来看一看米粉包装说明，原来做的竟是一袋粘米粉。粘米粉做成汤圆是烧不透的。太太重新改做，一下就烧熟了。初一早晨吃元宵，总算吃到了。可是，新年第一餐竟折腾了两小时之余。海外过年，别种年味，此或许亦为一种。只识中文，走出家国，随时有可能成为另类文盲，闹出笑话。

下午4点，我们驱车数公里，来到文莱摩拉海滩。这里是南中国海。海滩沙平潮急，绿树婆娑，很多人，很多车，小孩大人，不少和衣躺在、趴在海浪中戏嬉。过年时分，可以下水游泳，这在吴江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打起赤脚，挽起裤腿，在水中沙中行走、戏嬉了一个小时左右。

潮水一轮轮冲上海滩，海滩上的沙子踏上去柔软亲切，海水也十分温情。

北面而望，南中国海胸怀博大，情深无限。祖国就在海那边。

沙滩边沿，被大海冲上来许多褪去皮肤的树木、木块、木板之

类，有的柏树竟长几丈，有的约重千斤，而于大海而言，它们其实比蜉游那类重不了多少。如果将它们堆积在一起，却又是一座相当高大的“山”。

海滩是很干净的，沙子也是有点发白的。

海水和海滩中，各有一座我叫不出是什么植物的“树岛”独自耸立，绿叶飘飘，枯枝骨立，任海潮冲击，却是扎了根，除了叶子摇曳，便蚊丝不动，大有笑傲沧海之慨。

春节能在域外流连沙滩，也是一种特别的况味了！

（14）给华人领袖拜年

2 月 20 日 年初三 星期二 晴

文莱的年味其实也是不薄的。儿子带回几份报纸，从中可见年味之浓，当然，这种年味都是由华人营造的。文莱的华人有的已经在这里定居几代，但是，华人年俗传统没有消亡，说明中华文化是如何不容改变。

文莱本土只有英文报、马来文报，华人报据说总部都在马来西亚，只是开了文莱专版。比如联合日报有文莱专版，诗华日报有文莱专版。

1945 年创刊，说是在文莱国销路最大之中文报的联合日报文莱专版头版头条，就报道了华团联欢团拜度新春的消息，刊登了从 2 月 18 日到 3 月 18 日（年廿九）每一天团拜活动的议程和内容，从中可见这个年是一直要过一个月的。比如，年初一腾云殿上香，汶中瑞师团表演，年初三国际会议中心全汶华社团拜，年初六斯市海南会馆团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年味中，竟有三次颁发子女学优奖励金的活动，两次是为会馆会员子女，一次是为佛教徒子女。

更让我感受到浓烈年味的是昨天随使馆人员一起参加了给当地两位华人领袖的拜年，都是到他们的私宅进行的。上午是到佩欣温瑞祥家，晚上是到洪瑞泉家。

佩欣，是在英国人统治期间授予华人领袖的一种崇高荣誉，有点

像爵位，在文莱全国只有五人。温瑞祥年在七十左右，祖籍福建，上身红色衬衣，下颏有痣，痣上长了几根长长的白须，显现出一种特别的绅士风度；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婿。家在坐东朝西的岗峦上，灯笼高挂，风景极佳；待客为咖啡糕点，来访者甚众，各种人种均有。记者亦赶到，拍照采访。

洪瑞泉则是另一种风度，虽然也着红色短袖衬衣，一头稀疏白发，年亦七十以上。但显现的是一种豁达、随意之象，让人从他稍为匆匆的步履中想象得到他当年的果敢。院子坐落在山冈之上，坡度极陡，占地广阔，可以称得上豪宅的房子很大，建于23年之前，风格典雅，内外立体性很强，开放式客厅可能有200多平方，错落的二层可摆5桌宴席，晚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客厅内外也挂了很多灯笼，客厅里摆了许多照片，其中有一张“苏丹驾临八十庆（文莱中华学校成立80年）”，显然是依据照片改成油画的，象征着他特别推崇的荣誉。洪开有一座酒店，据说他魄力甚大，1991年，中文建交，当时我大使馆尚未有址，是他不怕非议，让使馆住在他的酒店里，我国在文莱升起的第一面中国国旗就是在他的酒店升起的，现在看来，他的果敢与魄力肯定被写进中文外交史册，成了永远的光荣。而且，在去年中文建交15周年庆典中，他又在华社中广为发动，解决了使馆经费奇缺的矛盾，将建交15周年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晚宴是国际宴会标准，六菜一汤，地道的中国菜，非常可口，年味浓浓。

今天上午，使馆人员全部前往文莱国际会议中心，参加华人团拜活动，苏丹国王和王储出来接见拜年。

（15）对话外交官

2月23日 年初六 星期五 晴 夜雨

参赞早就叫我为他们做一个“报告”，讲一讲国内的形势。其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昨天晚上使馆在大使官邸聚餐，我即席与全馆

外交官对话了几十分钟。

“报告”国内形势比较困难，我只介绍了苏州和吴江的情况。

由于离开国内，掌握的资料不多，几天前，请沈振亚帮我从网上找到了苏州和吴江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从中找到一些苏州和吴江去年经济发展的数据。

参赞来自山东济南，其余外交官则来自国内五湖四海，云南、湖南、广东、江西、河北等省份皆有。有的去过苏州，有的没去过。而吴江，没人去过没人知道。所以，我介绍的情况，对他们来说还算新鲜。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了一下苏州、吴江。

参赞听得很认真，大家对苏州、吴江的富有很感叹。文莱2005年GDP是105亿美元，而苏州去年是4820.3亿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则为六七百亿元；吴江去年是501亿元，换算成美元则为六七十亿元。

我则在这个特殊的年味中，别增意义。

（16）想起生命的约会

2月20日 年初三 星期二下午

来文莱已经7天了，7天中，天气的变化不大，也没有特别惊人的风雨。据说文莱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东西，比如没有台风，没有地震，没有海啸，没有国内和其他国家常有的那些灾难。人说，这是不停向真主祈祷的结果，不仅没有灾难，反而有抽不完的石油与富裕。

我突然想起行前特地回到老家，一次与老父的生命约会。

老父今年81岁了。去年国庆，我们弟兄8人特地为他做了80大寿，没有想到到12月份他竟一病不起，起先说腰疼，我们以为他的腰又骨折了，因为前年骨折过一次。1月5日住进盐城二院，查出多种毛病，诸如脑结核、腰骨裂、高血压、脑积水、脑血栓等等。住进一个星期，我与老大、老七曾回去探看，发现他竟像精神失常了一样，不仅不认识人，而且控制不了自己的动作，那天晚上进行了抢救，输氧、

打强心针。因为他有结核，其他医院也不收。为了不让他在死后成为孤魂野鬼，根据姑奶奶、医生和他在清醒时的要求，便将他弄回家去。回去后，最大的问题是小便排不出来，只得一直插着导尿管至于今日。有人为他掐了八字，说是腊月半前后是一关，他腊月廿五生日的两天是一关，这两关过去，年廿九绝对过不去。由于我来文莱是在十月份决定并购买了返程机票，是走是留，一直让我两难。2 月 9 日晚，我特意驱车专门回家，作最后一次看望。

10 日上午到乡下，老父躺在堂屋里。开始并不认识我，一小时后我去告别，他竟然认出了我，我问他有什么话和事要对我说，他竟从被子里伸出手来说："给我一百块钱。"听了他的话，我很伤心，或许这是他最后一次跟我要钱了。他这一辈子过得很苦，没有见过什么钱。我便给了他两百，老娘在侧，我亦给了她两百。我说是我给你们的压岁钱。我对老父说你一定要坚强，挺住。他接过钱后又要将钱还我，说"我不用钱了……"听了他的话，我内心不禁愧疚与自责，由于兄弟们经济都很差，老父身体好时，也没多见过钱，吃得也不好，营养跟不上。这次生病，到医院检查和住院，我出了双份的钱。我叫他拿着，他一定要给我。我说是不是嫌少啊？他竟又与我开起玩笑，说：那你再给三张。我听了他的话，心如刀绞，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从票夹中又抽出四张，说六六大顺。你一定要顶住，你不是打过淮海战役嘛，就像那样，给我顶过年，顶到 3 月份，等我看过你孙子回来……这点钱，你想吃什么，就给妈妈和我弟兄们说，让他们给你买……老父将手中的钱推来推去，吃力而又断断续续地说："淮海战役……我是过一天是一天了！不用钱了！"

我含着眼泪离开了老家，离开了躺在病床上的老父。

老屋破败。离家三十多年，这里依然不能通车，且因村路改道，渐已人迹少至；老父在村里干了一辈子，也算是领导，可本村并入别村后，村领导至今无一人来看望过。

老父弥留。在外游子不能常伺床侧，只有在家的几个弟兄轮流辛苦守夜。当时我想，后天就是老父生日，老父会在来到人世的这天再

离开人世吗？年廿九是个什么日子？如果真在这一天，家中这个年、弟兄们的这个年还怎么过？

而这个时候，我却不得不走。因为老父的大孙子第一年远在天涯，多有不顺。作为父母多少担忧尽在难眠中；作为祖父，肯定也希望子孙有望……

生命之约，我相信在老父弥留的床头与他的约会，他一定能够守信，一定能像当年在淮海战场上那样“挺住”！

我所给他的“六六大顺”，更是一叠让他坚守生命的合同文本……

老父果然守信。

2 月 11 日，老父闯过了他的生日关；2 月 16 日，是年廿九，家中没有电话来；年初一上午，我打电话回家请转达我对他万里之外的拜年，祝贺他又挺过了一关……

老父生命的坚强，可以打破八字的虚幻既定；父子生命之约，终究心灵、血脉相通，不可改变。

为祖为父，唯望子孙出息，自己即使付出牺牲，也常常在所不惜。

为子为孙，当以努力出息为务，需在父母心中升起者，希望耳！

这也是一种生命约会，亲情约会！世间唯此而大耳。

三、文莱的感念

（17）文莱的文明指数

2 月 23 日 年初六 星期五

到洪瑞泉家拜年，脱掉鞋子赤脚以行，我以为是为了尊重洪家的习惯，而且他家客厅铺满地毯，楼上宴会厅也十分干净，虽然地有点凉，也只能尊重之。

但当进入王室陈列馆和清真寺时，才知道我的想法错了，因为在这里也要求脱鞋赤脚。原来，这不是个人习惯，而是文莱的习俗。

这种习俗与文莱的文化有关，也反映了文莱的文明指数。

文莱的文化是多元的。其文化内核或曰组成有三个方面，即马来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英国文化。这自然与文莱的历史有关。

奇怪的是这三种原本不同的文化，在当今文莱竟然得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换句话说，三种文化中优良的东西都被提炼出来组合成了一种新的文莱文化，深入了文莱社会和民众心里，并在平时的生活中反映出文莱的文明指数。

车辆秩序而行，不争道，不鸣笛；道路上、饭店内、商场里，碰到人（自然是生人），不管民族、肤色，总是脸带笑容，点头致意或言语招呼。

文莱虽有狗，但不多，没能成为宠物，据说这是马来文化，马来人只将猫当成宠物，狗无资格。人若是被狗咬了是很不好的。

而猪肉是上不了伊斯兰教教徒的餐桌的，牛肉便大邀其宠，文莱在澳大利亚买了据说比文莱本土面积还大的地方，专门饲养肉牛和奶牛。

和谐、委婉、谦恭，是文莱文明的特征。这种特征重视社会、族群、人际关系的和谐，不采用过激行动；关注弱势群体，重视礼节和传统，循规蹈矩，礼节繁多。

昨天，使馆聚餐，使馆的女佣从我面前经过，我当时坐着，她竟弯腰八九十度，双臂尽力合拢，双手垂直以行，我很惊讶。今天早晨散步，在山中一户人家的窗口，有一位七八岁的小男孩朝我们张望，我向他挥了挥手，他竟也马上将手伸出窗外向我挥手。这说明，文莱的文化礼节已经深入妇孺之心。

伊斯兰教女教徒的头巾是神圣的，据说，只有在自己的丈夫面前才能撩开。伊斯兰教是禁酒的，所以文莱基本上没有酒后驾车一说，要有酒后驾车那肯定不是伊斯兰教教徒。因为伊斯兰教教徒甚众，街上的酒店、餐馆便少有人喝酒。前天，我们在日餐馆吃生鱼片，如果佐之以酒是极适宜的，但没有一桌有人喝酒，而且餐馆也不卖酒。

公共场所不吸烟，抽烟人也不在家里抽，要抽到室外。

文莱没有像国内那样的娱乐场所，什么KTV，什么洗头房，什么足浴馆，什么美容店，都是没有的。文莱人生活安逸得有点单调，锻炼的方法据说基本上就是跑步。不过跑步也是很好的，因为文莱都是山地，坡度大，绿色全覆盖，跑步就是吸氧，就是锻炼肺活量。

文化是一个泛概念，涉及到多领域，所有社会、家庭、个人生活范围，要说清楚，有点困难，只能说点以上的所见所闻，但是已足见文莱文明指数的高低了。

从国内出发前，旅游公司曾给我们一本小册子，让我们依据上面的条款，严加注意，大致是：

与人握手时，通常把手收回到胸前轻触一下，以示真诚；从有身分的人或长辈面前经过，要把手下垂并贴着身体，侧身轻步走过。参观清真寺或到马来人家做客，进门前要脱鞋以示尊重和清洁，不要从正在做祷告的教徒面前走过，非穆斯林不能踩清真寺内祷告用的地毯。在指人或物时，不能用食指，而要四指并拢轻握成拳，大拇指紧贴食指上；在正式场合，不要跷二郎腿或两脚交叉。左手被认为不洁，在接送物品时要用右手，招呼人或出租车时也不能用食指，要挥动整个手掌。不少马来人不愿与异性握手，一般不宜主动与异性马来人握手。不要用手去摸马来人的头部或后背，此举被认为将给其带来灾祸。文莱人喜欢别人称呼其尊称，苏丹和苏丹后称陛下（当面称Your majesty，不当面称his majesty）。

（18）文莱的幸福指数

2月24日 年初七 星期六 晴

邱小华当国家统计局局长弄出个国民幸福指数，舆论哗然，觉得在中国没法进行这种指数的统计；邱小华结束政治生命后，大约也没人去统计幸福指数了。

不过，到文莱一段时间，我竟想到了文莱的幸福指数，能不能统计另当别论，但我的感觉还是客观存在的。

那天到王室陈列室、清真寺，竟然也不收门票，后来得知文莱所有的名胜、景点基本上都是不收费的。在王室陈列室，见到了来自上海的旅游团，我为他们庆幸，这次来文莱旅游，不知他们省却了多少门票钱。

汽油价格便宜不用说，要说的是文莱这么多车，如果将油价上调一两分，哪一天增加多少国家收入？外人都以为文莱物价很贵，其实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文莱的钱也贵，一文币可值5元人民币。在菜场买一斤左右的石斑鱼或左口鱼，也就2文币，买一斤茄子只1.5文币；在超市里买一只冷冻的乌骨鸡，也就七八元文币。如果不考虑汇率，把文币当成人民币，不是与国内差不多吗？人们之所以觉得贵，是因为形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总是将文元的数字乘上5。

文莱人出生到这片土地上，其实是不用操什么心的。文莱的教育是免费的，无公民权的文莱常住居民子女上政府学校也只是象征性收费。转学是不收费的。考取国外学校政府向其提供留学费用。文莱只有250多所学校，大学只有一所。政府教育预算占GDP的7%左右，居各部之首。

文莱的医疗是免费的，国内看不好，国家会把你送到外国去看，仍然不要你一文钱；对永久居民和政府部门里的外籍雇员及其家属也只收取象征性费用。文莱全国只有十多所医院，近千张床位；最大的医院是以苏丹后名字命名的王后医院，有3个病区，一个化验区，550张床位。

而文莱的住房，网上说只要你出一文元，国家就给你土地，你自己去造好了。

因此，国内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三大问题在文莱是根本不存在的。

其实，作为公民，一生最大的问题、最花钱的事情，不就是这三件大事吗？文莱人大约感受不到这三件事还是大事，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的人民为这三件事弄得要死要活，有的甚至干了一辈子，才把房子弄到手，自己却又病倒了，要看病可能还要卖掉房子。

文莱的水电费出奇的便宜，竟然只有几分钱一度。这真不敢想象。

没有后顾之忧，文莱人活得很轻松，很安逸。他们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要找到一项工作，维持自己平时的吃用开销。虽然文莱也有失业率，但并不高；其实即使失业了，也不要紧，国家会给你每月几百元文币。不考虑子女读书，不考虑生老病死，几百元足够花了。只是买车要自己掏钱，但文莱的汽车并不贵，一部福克斯也只要一万一千美元，像新的一样的二手车也只几千文币。文莱还有许多免税的东西，比如劳力士手表，一般也就几千文币。在市中心三个人吃一顿日本生鱼片，也就 50 元文币。

道路都是苏丹造的，不用集资、募捐或奉献，也没听说有什么养路费，汽油税，也不用总是用收费还贷为理由，永远收不完买路钱。因此，所有道路没有收费站，高速公路也不收费。

这样不要钱，那样不要钱，文莱人生活中其实是不需要花太多的钱的，文莱人的幸福指数还不高吗？因此，虽然文莱只有 37 万人口，想加入文莱籍也是难得没有多少希望的，却总有许多人有一个梦：加入文莱籍。

文莱国可能有一种施政方略或想法，那就是一直往老百姓口袋中放钱，而不是处处时时想方设法从老百姓口袋中挖钱。养民可能与惠民不同，惠民好像带有一点恩赐色彩。

（19）文莱的生态指数

2 月 6 日 年初九 星期一 晴间多云

听说中国第一任常驻文莱大使曾写过一本书，叫做《走进世外桃源》。这个世外桃源，就是文莱。本人在来文莱之初，也用了桃花源一词来形容文莱的环境和生态，真是巧合得很。

说文莱是世外桃花源，是没有过的。

文莱平均气温为 28 度，属于热带气候，蚊虫应当不少，但是事实上，你会很失望。苍蝇、蚊子固然有，但少得难得谋面。垃圾扔在

路旁待收，你不会看到苍蝇、蚊虫聚集，像国内那样轰地一声起哄。

空气总是那么新鲜，在国内多年不见的蔚蓝天空在这里天天能见，云彩也总是那么洁净。水也总是那么清澈，国内的水在这里的水面前，根本就不是水了。

随风潜入夜，白天少发生，是文莱下雨的特点。雨常常是在夜间或傍晚下，洗净尘埃，洁净空气，很是知时识趣。

道路全部是在绿色腹心里穿行，人家居住也不成小区，基本上与动植物相亲相近相习。起个早，或往山林中多走几步，没准就能看到猴子在树木中弹跳，鸟儿更是不怕人。那天早上，我们往山里人家多走了几步，果然看到了几只猴子在高高的树梢上跳来跳去，跳得尽兴还像鸭子一样哇呱直叫。本来静谧的山林，陡然增添了几分猴鸣山更幽的趣味。老张说他住在文莱几年，失窃过两次，一次自己长的冬瓜不见了，一次自己长的木薯不见了。原来是猴哥代他消费了，因为这里和没有假冒伪劣的制售者一样，是没有别的盗贼的。

据说文莱人是不讲“生态”一词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生态从来就没有问题，说生态，说环保，那肯定是因为那里的生态、环保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文莱是个和平之邦，其实更是个生态之邦，绿色之邦。出门见绿，处处是绿，整个文莱就是一个绿色世界。

文莱国土面积 5765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到 75%，有 11 个森林保护区，面积为 2277 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 39%，86% 的森林保护区为原始森林。文莱限制森林砍伐和原木出口，实行以保护为主旨的森林管理政策。因此，我们即使在市内，也能看到原始森林，使馆所在区域的山林，看得出来除了开了条路，盖了点房子，林中还是处女地。

文莱的生态，除了得益于森林保护外，自然跟文莱的工业发展有关。文莱其实以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1929 年在诗里亚打出第一口油井，至 70 年代后，文莱才逐步发展成一个富有的国家。因此，文莱经济的支柱就是石油和天然气。文莱石油探明储量为 1.89 亿吨，

天然气 3900 亿立方米，是东南亚第四大石油生产国和世界第四大天然气出口国。油、气历年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占得相当高。除此之外，文莱只有渔业和服装制造业，没有其他像样的工业，更没有化工、污染产业。而油、气，大约也只能继续开采 20 多年。这种状况，固然迫使苏丹政府将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上议事日程，但却是文莱生态指数特高的原因之一。

桃花源是农耕社会的美好愿景，但当今之世，一国之发展离不开工业和现代文明。但愿文莱的多元化发展能够摆脱污染的恶性循环道路，把文莱建成一个现代桃花源。

（20）中文交往

2 月 28 日 年十一 星期三

杨大使任满回国了，参赞担任临时代办，春节期间听说很忙，年初一那天进行了六次拜访活动，外交无假日，一点不假。新任大使大约在 3 月 4 日履任。这是中国驻文第七任大使，说明中国与文莱的交往又要进入一个新层面。

中国与文莱的交往，已有两千年之久。远在西汉时期，就有了商品交换关系，唐代（公元 669 年）两国政府就开始正式交往。而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见《梁书》和《隋书》。《隋书》上说：婆利国，自交趾（今越南）浮海，南过赤土、丹丹（在马来或泰国境内），乃至其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并记载：天监 16 年和 21 年（即公元 517、522 年），婆利国王两次遣使奉表金度朝贡中国。

以后的《南史》《北史》《旧唐书》均有类似记载。

自宋代以后，两国间的官员和民间的商业、文化往来日益频繁。史书中对当时的渤泥国的生活习性有了生动而详细的描述和记载。比如这里“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干之，遂大坚强。国人披古贝如帕，王用班丝布，以璎珞绕身，头著金冠高尺余，形如

弁，缀以七宝之饰”。

由于宋元时期航海事业的发展，两国间的使节、商船往来不绝。1972年，德国碑文学家傅吾录在斯里巴加湾市发现一块宋代古墓碑，墓主为蒲姓宋朝官员，碑文上的景定甲子是南宋理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即1264年。

到了明代，中文两国交往更加频繁。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文莱向明朝进行了十次朝贡。永乐6年即1408年，文莱加那王亲率亲属近臣一百五十余人到中国，受到明成祖朱棣的盛情款待。不幸的是，加那王因病逝于南京，根据其“体魄托葬中华”的遗言，明成祖将其厚葬于南京安德门外，至今该墓保存完好。我们在文莱博物馆看到了该墓的照片。

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也曾到过文莱。这在郑和下西洋往返时间及所经国家和地区简表中也有明确记载。

据文官方1997年出版的《文莱简况》介绍，文莱王室记载的29位苏丹家谱中，有位叫王三品的人和一世苏丹的女儿结了婚。据文有关资料称：中文两国的王室关系非常亲近，王三品是明朝王子，王三品小妹夫后来成了二世苏丹（1408—1425），他们的女儿嫁给了阿拉伯人三世苏丹。

中文建交是在1991年，1993年我国派出驻文莱大使，至今已将七任。中文建交后，胡锦涛、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罗干、吴仪等都对文莱进行过国事访问，温家宝总理在老挝万象也会见过文莱苏丹。2006年，文莱苏丹也曾赴华访问。

中文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去年，是中文建交15周年，进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21）告别文莱

3月3日 星期六 晴

在文莱待了18天，今天晚上7点，我们将告别这片土地，回到祖国。

18 天来，文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富裕，优美，文明，和谐，安定，幸福……

但是，在这些关键词中，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文明。

这里还可以补充两则事例。一是前几天，我们到市中心一大型超市，想买一小瓶橄榄油。在拿取过程中，由于两只小瓶沾在一起，结果一只跟着滑落地面。所幸者，该瓶是塑料的，在地上磡了一下，没有碎，我正在暗处庆幸，但没想到从货架下层又跌落一大瓶橄榄油，是玻璃瓶的，砰的一声，油已溅入我的眼睛，睁眼一看，这瓶油打碎了，流了一地。此时，儿子不在身边，我与他们又没法交流，正僵在那里。但是，让人欣慰的是，超市中跑来两名工作人员，他们不仅没有喝斥，而且脸上没有一丝责备之色。一名工作人员还马上掉头帮我拿来了一沓面巾纸，让我擦脸，而其他的人马上去找来拖把、提桶，打扫起地上的油来。这让我感到温暖。虽然后来付了 8 文币，心里还是感到了文莱人的文明友善。

二是使馆一名工作人员对我说，他刚来文莱时，有一次开车，直冲斑马线，没有避让行人，结果被旁边的车打开车窗指责他："怎么能这样呢？"

这两件事，非常生动地体现了文莱人的文明程度。我是应当把它写到"文明指数"一节的，但因为这两件事发生在后，故补在此处。

文莱的文明到底来自何处？或者说根蒂安在？人们很可能会说，有钱好办事，是因为文莱的富裕带来的。多少有可能，但我以为这并不是根本的。因为深入全社会人民心里的东西，不是钱、不是富就能做到的，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养成的。那么原因在哪里呢？我以为还是文化。虽然对这个答案，我还没有专门研究，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进行认证，但我还是认为只有文化才能潜移默化，润泽心田，再反过来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举止上。

那么文莱的文化是怎样的呢？在文明指数一节，我已说过，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文莱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文明水准，一是因为伊斯兰教的文化，文莱从 15 世纪就引进伊斯兰教，并成为国教，有 70% 左右

的国民笃信该教，而讲究文明，并且已成教规。伊斯兰教更是大教，信徒遍布全世界，600 多年的养成，使文莱的文明有了很深的底蕴。

二恐怕只能是英国文化。虽然日本也占领过文莱，但占领时间不长，而且日本民族是不会给人留下什么优良文化的。因此，只有英伦文化每到一处就会留下良好的东西，比如香港。英国文化主要体现在社会统治和国家管理上，这从文莱道路的设置那么合理，那么人性，几乎没有四岔路口、也不需要电子警察，就可以看出。

人性化的规范、秩序，再加上宗教的力量，文莱的文明指数便可以看涨了。这当然只是我初浅的看法。

文明、富裕、安定、生态优美，这些都是文莱的特色，但是，文莱也有一些问题，当然是个人见解。

文莱的速富，时间并不长，主要靠油和气。这种发展虽然给人们以相当的富裕，但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缺少足够的后劲，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比较差。事实上，文莱的油和气也只能开发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后，怎么办？当然文莱政府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经济多元格局的建立，总不会像找到一个油田那样容易和迅速。更重要的由于快速富裕，也给文莱带来了政府效率低下，社会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特别是长期的养尊处优和过分安逸，也使文莱的民族精神急需向不图安逸、努力开拓这些方面提升，不然，多元经济建设是有难度的，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建立，既与文化有一定关系，也比良好文化的形成更有难度。

写于 2007 年春节在文期间

后记

这本书起初有近20万字60篇，现在只有11万字30篇——连序与后记;原分为五辑,先只三辑。看来算得上“精品”之“精品”了!

只因为书名叫《坐看云起》,有点意境,每辑用了一句古诗做“眼”,自寻一回乐子。

文章有长有短，应当属于散文，算得心情之作，有的还是花了一点心血的。

这些年一直想出一本关于吴江的书，甚至想好了书名。因为来吴江三十年了，写了不少吴江。但没出成，这次这本，有关吴江方面的文字，一篇也不放。

这么多年，总是在写文章，但写来写去总是没有大部头，没有出经典，没有出学问，没有出轰动之作，也没有登上重要刊物，说起来有点惭愧。但想想，也只能这样了。

年龄不小了，是到了“坐看云起”的时候了，正好有机会，“集中”起来看一下；以后当然还会看，但不一定再“集中”了。所以，要感谢吴江市文联和作协，为大家着想，我也搭了“一班车”。

苏州日报总编辑张建雄（简雄）先生，很多年前我在物资系统当企业领导时，我们就是朋友。在苏州新闻界和文学界，他有着不

小的影响。他在苏州日报副刊做编辑时，就发了我不少文章。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领导岗位上“戎马倥偬”着，在为报业与新闻事业执着奋斗着。这次出书，就想请他为我写个序，真是机缘巧合，心想事成。不久前在同里湖度假村忽然见到了他，没想到他一口答应，这让我有点感动。他是了解我的，以前就为我写过文章，真诚鼓励之情激我情怀。这次，又劳他在百忙之中为我写序，觉得说一声感谢，好像不够，但想来想去，也没有其他动听的甜言蜜语了。

写了个自序，发给朱根华先生先睹为快，提点意见。他说“冷”了点，我便加了一点“热”；他在序中穿插点评，说“玩玩”，我就让他玩，点评就让它在我的自序中一同出来，于是“序”有点“絮”了，也不管它。朱根华就在吴江的一个镇上，平生好儒释道之类，心得颇多；认识他，让我想到三人行必有我师；还有，真正有学问的人不一定在什么高高的平台上，也不一定有什么名气，山川湖泽，常常汀芷芬芳。

李双阳是全国有名的书法大师，最近又成为全国十大青年书家之一。与双阳的交往有些渊源，语言相通，意气相通。听说我在弄一本书，他决定为我题写书名。我就有点激动了，赶紧浮白。晚上回家，跌了一交，竟然还流了不少血，可惜没有收集起来，双阳也不在，不然就用那血着墨，那字、那书名可是血写的啊，堪成佳话，流布开来，意义就大了。

十多万字是零零碎碎写出的，时间跨度上可能有一个“抗战”。这段时间，这个如今日益变小的寰球，这个五六千年文明闪亮的华夏，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云光灿烂，云气徊徨，云景看得目不暇接，意气勃发，文心荡漾，所以我才能写出这么些文字，或许不能记录历史，但是能够记录景观与心情。当然，也有看不清，看不懂的，我也想得开，云嘛，本来就是“刚教落日收拾去，又被月影送将来”的，

经常变换姿态，变换神韵，示人以表，里则深藏，没有一点慧心慧眼，没有一点道行，也怪不得人，怪不得云的。但是，不管如何说，没有这些云，人也坐不住，也看不了——当然也不会有这些是耶非耶的文字！这么说来，我也有一点像那“云中子”了！

2011 年5月